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67n1303

林泉老人評唱投子青和尚頌古空谷集

宋 義青頌古　元 從倫評唱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No. 1303-A 林泉老人評唱投子丹霞頌古總序
  - 空谷集目錄
  - 第一則青原堦級
  - 第二則非但曹溪
  - 第三則雲巖遊山
  - 第四則道吾深深
  - 第五則巖參藥山
  - 第六則夾山船子
  - 第七則我國宴然
  - 第八則僧問石霜
  - 第九則洞山祖意
  - 第十則夾山答佛
  - 第十一則萬戶俱開
  - 第十二則九峰丹青
  - 第十三則韶山是非
  - 第十四則梁山祖意
  - 第十五則龍牙烏龜
  - 第十六則靈雲桃花
  - 第十七則國師塔樣
  - 第十八則吸盡西江
  - 第十九則僧問長沙
  - 第二十則雲巖南泉
  - 第二十一則趙州喫茶
  - 第二十二則大隨烏龜
  - 第二十三則南泉斬猫
  - 第二十四則雲居居山
  - 第二十五則丹霞燒佛
  - 第二十六則鷄棲鳳巢
  - 第二十七則踈山答佛
  - 第二十八則歸根得旨
  - 第二十九則問夾山境
  - 第三十則曹山出世

- 第三十一則無隱身處
- 第三十二則風穴古曲
- 第三十三則投子劫火
- 第三十四則米胡問悟
- 第三十五則鏡清有言
- 第三十六則雲門明教
- 第三十七則雲居六戶
- 第三十八則風穴黃龍
- 第三十九則雪峰南際
- 第四十則大士不起
- 第四十一則首山親切
- 第四十二則雲門胡餅
- 第四十三則親傳底事
- 第四十四則板齒生毛
- 第四十五則問法身寶
- 第四十六則日裏看山
- 第四十七則龍宿鳳巢
- 第四十八則巴陵鷄鴨
- 第四十九則投子凡聖
- 第五十則問趙州道
- 第五十一則仰山山河
- 第五十二則首山菩提
- 第五十三則巖頭片帆
- 第五十四則風穴麈鹿
- 第五十五則投子三身
- 第五十六則曹溪意旨
- 第五十七則雪峰長藁
- 第五十八則廣教冀州
- 第五十九則風穴皮裘
- 第六十則僧問首山
- 第六十一則首山此經
- 第六十二則趙橫高坡
- 第六十三則九峰龜毛
- 第六十四則臨濟吹毛
- 第六十五則大隨證龜
- 第六十六則瑞巖不出
- 第六十七則文殊成勞
- 第六十八則上藍市廛

- 第六十九則洛浦藏教
- 第七十則芭蕉法身
- 第七十一則芭蕉好惡
- 第七十二則天彭當戶
- 第七十三則禾山打鼓
- 第七十四則黃連聲前
- 第七十五則資福圓相
- 第七十六則崇福寬廓
- 第七十七則梁山道場
- 第七十八則百丈奇特
- 第七十九則歷村煎茶
- 第八十則文殊九曲
- 第八十一則雪峰典座
- 第八十二則德山上堂
- 第八十三則興化軍旗
- 第八十四則長慶不疑
- 第八十五則洞山莖茆
- 第八十六則國師侍者
- 第八十七則幽棲上堂
- 第八十八則答麻三斤
- 第八十九則北斗藏身
- 第九十則五鳳樓前
- 第九十一則仰山插鍬
- 第九十二則法眼慧超
- 第九十三則趙州勘婆
- 第九十四則多子塔前
- 第九十五則大陽玄旨
- 第九十六則德山上堂
- 第九十七則投子月圓
- 第九十八則芭蕉拄杖
- 第九十九則浮山繡毬
- 第百則浮山骨堆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303-A 林泉老人評唱投子丹霞頌古總序

古今拈頌不為之少，蔡林戶知之者惟四家而已。竊窺先覺利物之心，假以古人公案，誘進群迷，故設筌罤，令速獲魚兔於覺海性苑矣。政如達磨西來，不立文字而不離文字者耶？近參隨衲子殃及林泉，向空谷中剛要傳聲，於虛堂內強來習聽，以無說之說而說其說，便不聞之聞而聞乎聞，非敢與佛果萬松聯罏並騖於世，且傍隣舍試效嚬者歟？至元乙酉中元日，林泉老衲為聰彥明泉無竭說。

古塘居士陸應陽書

空谷集目錄

卷一

一、青原堦級(參學)
二、非但曹溪(槌拂)
三、雲巖遊山(刀劒)
四、道吾深深(禮拜)
五、巖參藥山(五味)
六、夾山船子(舟楫)
七、我國宴然(勘辨)
八、僧問石霜(器用)
九、洞山祖意(祖教)
十、夾山答佛(佛祖)
十一、萬戶俱開(門戶)
十二、九峰丹青(真像)
十三、韶山是非(風雲)
十四、梁山祖意(祖教)
十五、龍牙烏龜(祖教)
十六、靈雲桃花(花果)
十七、國師塔樣(帝王)
十八、吸盡西江(水火)

卷二

十九、僧問長沙(佛祖)
二十、雲巖南泉(姓名)
二十一、趙州喫茶(茶湯)
二十二、大隨烏龜(龜魚)
二十三、南泉斬猫(猫犬)

二十四、雲居居山(住山)
二十五、丹霞燒佛(佛像)
二十六、雞棲鳳巢(菴居)
二十七、踈山答佛(佛祖)
二十八、歸根得旨(對機)
二十九、問夾山境(人境)
三十、曹山出世(佛祖)
三十一、無隱身處(參學)
三十二、風穴古曲(琴棊)
三十三、投子劫火(水火)
卷三
三十四、米胡問悟(悟道)
三十五、鏡清有言(偃息)：
三十六、雲門明教(餬餅)
三十七、雲居六戶(門戶)
三十八、風穴黃龍(對機)
三十九、雪峰南際(禮拜)
四十、大士不起(帝王)
四十一、首山親切(歲時)
四十二、雲門胡餅(餬餅)
四十三、親傳底事(姓名)
四十四、板齒生毛(祖教)
四十五、問法身寶
四十六、日裏，看山(祖教)
四十七、龍宿鳳巢(蔬菜)
四十八、巴陵鷄鴨(祖教)
四十九、投子凡聖(佛祖)
五十、問趙州道(大道)
五十一、仰山山河(器用)
卷四
五十二、首山菩提(橋路)
五十三、巖頭片帆(舟楫)
五十四、風穴麈鹿(牛鹿)
五十五、投子三身(說法)
五十六、曹溪意旨(祖教)
五十七、雪峰長蔕(人境)
五十八、廣教冀州(參學)
五十九、風穴皮裘(參學)

六十、僧問首山(參學)
六十一、首山此經(經教)
六十二、趙橫高坡(佛祖)
六十三、九峰龜毛(祖教)
六十四、臨濟吹毛(刀劒)
六十五、大隨證龜(香燈)
六十六、瑞巖不出
六十七、交殊成勞(肢體)
六十八、上藍市廛(參學)
六十九、洛浦藏教(經教)
卷五
七十、芭蕉法身(法身)
七十一、芭蕉好惡(遷化)
七十二、天彭當戶(佛祖)
七十三、禾山打鼓(法器)
七十四、黃連聲前(對機)
七十五、資福圓相(圓相)
七十六、崇福寬廓(對機)
七十七、梁山道場(琴棊)
七十八、百丈奇特(住山)
七十九、歷村煎茶(茶湯)
八十、文殊九曲(問法)
八十一、雪峰典座(糧食)
八十二、德山上堂(棒喝)
八十三、興化軍旗(骨董)
八十四、長慶不疑(肢體)
八十五、洞山莖茆(遷亡)
八十六、國師侍者(侍者)
卷六
八十七、幽棲上堂(法器)
八十八、答麻三斤(佛祖)
八十九、北斗藏身(法身)
九十五、鳳樓前(大道)
九十一、仰山插鍬(田地)
九十二、法眼慧超(佛祖)
九十三、趙州勘婆(尼女)
九十四、多子塔前(塔廟)
九十五、大陽玄旨(骨董)

九十六、德山上堂(佛祖)
九十七、投子月圓(日月)
九十八、芭蕉拄杖(杖笠)
九十九、浮山繡毬(法屬)
一百、浮山骨堆(祖教)

目錄(終)
No. 1303
林泉老人評唱投子青和尚頌古空谷集卷一

後學性一閱

生生道人梓

第一則青原堦級

示眾云：大忘人世，何必三思？擊碎疑團，那消一句？不滯玄關，縱橫得妙者，是甚麼人？

舉思和尚問六祖大師：當何所務，即得不落堦級？(但能行好事，何必問前程。)祖云：汝曾作甚麼來？(劈腹剜心。)思云：聖諦亦不為。(還丹一粒，點鐵成金。)祖云：落何堦級？(為垂一隻手，不惜兩莖眉。)思云：聖諦尚不為，落何堦級？(迷時三界有，悟後十方空。)祖云：如是，如是。(怜兒不覺醜。)汝善護持，吾當有偈。(願聞法要。)心地含諸種，(總在裏許。)普雨悉皆萌。(諸法從緣生。)頓悟花情已，(並不生枝引蔓。)菩提果自成。(須知甜向苦中來。)

師云：修行漸次，今古皆然。利鈍根機，固難齊等。始自見・修・無學，至暖・頂・忍・世・等妙二覺，皆不出建化玄門。復應圓機，盡情吐露。道：成就慧身，不由他悟。初發心時，即證菩提。子細點撿將來，也只道得一半。至若如來不出世，亦無有涅盤，始是八成。只如十成一句，合作麼生道？多口衲僧難舉似，無言童子善敷揚。南嶽讓和尚嘗謂馬大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況此種子，人人具有，箇箇不無。慎勿辜負己靈，埋沒家寶。得坐披衣，向後自看。雖是林泉口淺，汝等諸人不得氣高糙大。或見不見，更須審問投子始得。頌曰：

無見頂，露雲攢，急(覷著即瞎。)劫外靈枝不帶春，(三光不照處，別有好思量。)那邊不坐空王殿，(無漏國中留不住。)爭肯耘田向日輪？(月華影裏見應難。)

師舉花嚴經云：譬如虛空，遍至一切色非色處，非至非不至。何以故？虛空無身故。如來身亦復如是，遍一切處，遍一切眾生，遍一切法，遍一切國土。何以故？如來身無身故。為眾生故，示現其身。只如無見頂露，合作麼生摸索？若也迷雲靄靄，昏霧蒙蒙，急著眼處，轉沒交涉。況空劫前時，不藉意根，靈枝自秀，那待陽和而品第者邪？是他本來沒面目漢，離得失情量，出升沉窠臼，聖凡莫測，次序難拘，不妨洒洒落落，妥妥帖帖。雖然如是，未免南泉道：威音王佛，猶是王老師兒孫。何也？自古輪王全意氣，不彰寶印自然尊。

第二則非但曹溪

示眾云：別老少，辨妍媸，難謾藻鑑；計輕重，較低昂，無出星衡。既知左眼半斤，想見右眼八兩。怕伊不信，試故詳看。

舉：石頭到思和尚處(跋涉不易)，思問：從甚麼處來？(從苗辨地)頭云：曹溪來。(多虛不如少實)思乃豎起拂子云：曹溪還有這箇麼？(行說好話)頭云：非但曹溪，西天亦無。(當面諱却)思云：子莫到西天來麼？(赶賊莫赶上)頭云：若到則有也。(甜苶徹蒂甜)思云：未在，更道。(抑逼殺人)頭云：莫全靠某甲，和尚也須道一半。(讓則有餘)思云：不辭向汝道，恐後無人承當。(暗裏抽橫骨，明中坐舌頭)

師云：南嶽石頭希遷禪師為沙彌時，六祖將示滅，問曰：和尚百年後，希遷未審依附何人？祖曰：尋思去。及祖順世，遷每於靜處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座問云：汝師已逝，空坐奚為？曰：我稟遺誡，故尋思耳。云：汝有師兄思和尚，今住吉州青原。汝因緣在彼，師言甚直，汝自迷耳。遷聞語，便禮辭祖龕，直詣思處參禮，遂問：汝從甚麼處來？曰：曹溪來。思豎起拂子云：曹溪還有這箇麼？雖是懸羊頭賣狗肉，賴遇當行，謊他不過，被他只道箇非但曹溪，西天亦無。此所謂語忌十成，機貴迴互。向萬丈懸崖便與一推道：子莫到西天來麼？亦可賞他手親眼辨。道若到，則有也。見事不解交，又道未在，更道。所以石頭將計就計道：莫全靠某甲。和尚也須道一半見，不分勝敗，故以甜言美語念合飢人。咦！古人心如明鏡，機似走珠，能於問答之際，將世法佛法打成一片，此豈非冥契佛理者歟？師於唐天寶初荐之衡山南寺，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庵其上，因是號石頭和尚焉。有僧曾問：如何是解脫？曰：誰縛汝？問：如何是淨土？曰：誰垢汝？問：如何是涅盤？曰：誰將生死與汝？觀此開發後學，直截根源，言無枝葉，為曹洞一宗之祖，理當然也。所著參同契有云：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

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覩。石頭老漢雖是半遮半露，後代雲仍到此，看作麼生向當？頌曰：

白雲藏王鳳(不教人見轉風流)，紅日照無寥(別是一壺天)。隱隱星攢處(仰望不及)，無私鎮九霄(高高標不出)。

師云：若論此事，如丹鳳冲霄，不留其跡。其由性空寥廓，慧日精明，照五蘊之皆空，使萬緣之俱泯，直得星攢碧落，月浸丹墀，翡翠簾垂，燭香人靜。當此之際，那容喘息？寧許窺窬？密室不通風，玄門難措足。雖然如是，一點靈明通宇宙，那拘西竺與曹溪？

第三則雲巖遊山

示眾云：同行既無踈伴，便宜豈出當家？不消眼見耳聞，較得隨聲逐色。且道為人手段在甚麼處？

舉：藥山與雲巖遊山(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腰間刀響(幾箇是知音)，巖云：甚麼物作聲(口是禍之門)？山便抽刀驀口作斫勢(為人不惜兩莖眉)。

師云：澧州藥山惟儼禪師嗣石頭。上堂曰：祖師只教保護，若貪嗔癡起來，切須防禁，莫教振觸。是你欲知枯木，石頭却須擔荷，實無枝葉可得。雖然如此，更宜自看，不得絕言語。我今為你說這箇語，顯無語底，他那箇本來無耳目等貌。因與雲巖遊山，腰間刀響，巖問師，師抽刀驀口作斫勢。後洞山舉來示眾道：看他藥山橫身為這箇事，今時人欲明向上事，須體得此意始得。林泉子細看來，要汝諸人二六時中念茲在茲，不遺時，不失候，見到說到用到，妙叶兼帶，非取口辦。若你不信，試看投子獎孤邈，樂來喝采聲。頌曰：

大鵬無伴過天池，(常獨行，常獨步。)師子將兒絕後隨。(百獸潛蹤，實難比擬。)崑崙觸犯歸行路，(惜取草鞋好。)一吼吞雲萬像馳。(方知思大口，曾不覷人情。)

師云：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將徙南冥。南冥者，天池也。諸有智者以喻得解，欲使脫白衲子性海汪洋，飛鳴自在，不被三界火宅之所拘縛，不被六塵妄境之所繫絆，故藥山老漢以養子之緣盡情為濟，直得崑崙之丘亦尋歸計。不見道：青山常舉足，白日不移輪。正當此時，合作麼生委悉？咄！雖是抽刀難入鞘，莫教辜負老文殊。

第四則道吾深深

示眾云：索隱鉤深，以輕勞重，覿面相呈，不辭陪奉。為復是妙用神通？為復是神通妙用？具眼者辨看。

舉：僧問道吾：如何是和尚深深處？(非智可知，非識可識。)吾下禪床作女人拜云：謝子遠來，無可祇待。(感承厚意。)

師云：初祖達磨大士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至曹溪六祖之下，分而為二：一曰南嶽讓，二曰青原思。讓之已下，復分為二：曰溈仰，曰臨濟。思之已下，亦分為三：曰曹洞，曰雲門，曰法眼。曹溪一派，今分為五，此應一花五葉之懸讖也。大抵所傳之法，本無有異，為各立門庭，施設不同。此女人拜者，乃溈仰之機用也。彼宗有九十七種圓相，復以六門總攝：一曰圓相，二曰義海，三曰暗機，四曰多字學，五曰意語，六曰默論。今道吾答處，暗機、默論，覿面相呈。深奧玄關，兩手分付。休云窅漠，閬爾難窺。正眼觀來，已成漏逗。既被傍人覷破，賞伊即是？罰伊即是？是他投子，自知下落。頌曰：

驪龍海臥瑞雲高(徹底無依解轉身)，四望歸宗萬派潮(盡從這裏流出)。

木人來問西宮事(不得妄傳消息)，迴惠東園一顆桃(斂手贈時蒙厚意，箇中滋味幾人知)。

師云：雲從龍，風從虎，物理相須，了無違阻。直須向高高山頂立，管要鼻孔遼天；深深海底行，賭取脚跟點地。非止六戶不掩，更能四衢無蹤。若解恁麼，何淺深之可計度者也？既恁諸緣屏息，何慮萬派不潮？任四遠之遐瞻，儘一宗之自附。雖則重圍禁殿，視聽應難；木女石人，頗傳音耗。儻許絲綸稍降，何妨曲為今時？既蒙吐膽傾心，休又迷頭認影。還會麼？望月佳人祝願時，羅裙簇簇幾人知？劉郎去後春無主，菓熟香飄贈與誰？

第五則巖參藥山

示眾云：從苗辨地，因語識人，及盡今時，始得成立。自淺至深，合作麼生探拔？

舉：雲巖初參藥山(師則一禮，法則遍求)，山問：甚麼處來？(不可不問)云：百丈來。(多虛不如少實)曰：百丈有何言句？(深窮妙理)云：有時道：一句子百味具足。(更索添鹽着醋)曰：鹹即鹹味，淡即淡味，不鹹不淡是常味。作麼生是百味具足底句？(請和尚試咂啖看)曰：爭奈目前生死何？(拍大姪子謔小孩兒)云：目前無生死。(赤諱白諫)曰：二十年在百丈，俗氣也不除。(生擒活捉)又問：海兄更說甚麼法？(細辨根源)云：有時道：三句外省去，六句外會取。(用許多作麼)曰：三千里外，且喜沒交涉。(長蛇陣前，弓梢撲地)又問：更說甚麼法？(水浸麻繩，一匝匝緊)云：有時上堂了，大眾下堂次，復召

大眾(披沙揀金)，眾回首(滿堂都是杜禪和)，乃曰：是甚麼？(千聖亦不識)山曰：何不早恁麼道？(忙家不會，會家不忙)巖於言下有省。(方信蒲團不是天)

師云：潭州雲巖曇晟禪師，依百丈海二十年，因緣不契。後造藥山，山如前問，巖如前答，至末後是甚麼處？山曰：何不早恁麼道？今日因子得見海兄。巖於言下頓省，便禮拜，方信道：無多子省力些兒。便是據百味具足的句，未免黏牙著齒。三句六句外語，太瞞廉纖，所以藥山翻覆不許。此蓋投機不妙，濁智流轉之過也。三句者，百丈大智曰：夫教語皆以三句相連，初中後善。初直須教渠發善心，中破善心，後始明善心。菩薩非菩薩，是名菩薩；法非法非非法，總與麼也。若只說一句，令人入地獄；若三句一時說，渠自入地獄，不干教主事。故古大宗師說法，皆依佛祖法式。不知者以為苟然語，如無著所釋金剛般若，是此意也。六句者，語底、默底、不語底、不默底，總是總不是。勸君不用分明語，語得分明出轉難。本要河清海晏，剛來簸土揚塵，爭免點罰？道二十年俗氣也不除，及三千里外且喜沒交涉，直得辭窮理盡，有口難言。故以百丈不傳之妙，末後通傳，道是甚麼，方愜他意。可笑藥山解將別人拳頭與伊搵地，雖嗔不早道，其奈雲巖不負藥山點化。於斯契悟，還端的麼？暗中樹影從君辨，水底魚蹤任彼分。若非投子，不能見徹。頌曰：

行盡千山路轉高(莫捋有限趁無窮)，肯歸方憶舊雲房(熟境難忘處，隄防落大功)。貪尋古調單于曲(若將耳聽終難會)，暨蹉胡家一韻長(眼裏聞聲方得知)。

師云：善財南詢，遍參知識，至德雲比丘處，遍歷嵓巒，不能得面，七日後向別峰相見，獲大解脫法門。何況雲巖依棲百丈，如許多年不蒙印證，故登山驀嶺，不憚崎嶇，既入叢林，投他保社，再四再三，甘受曲折，忽然一念迴光，豁爾便同本得，只是舊時行底路，逢人說著便諵訛。單于者，虜語言廣大也。虜人謂撐犁孤塗者，單于也。撐犁，此云天；孤塗，此云子，謂天子廣大也。撐(丈庚)單(音禪)胡家者，當作胡笳。笳，笛之類也，吹之為曲。漢李陵答蘇武書云：胡笳互動，牧馬悲鳴。今借此況吾道。新豐云：胡笳曲子，不墮五音，韻出青霄，任君吹唱是也。惑者指世尊梵國為胡家，豈不大謬妄乎？直須向是甚麼處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免使妄情繫綴，業識牽纏，背親向疎，外好裏弱。何也？從今休被閑言語，掉弄花唇取次謾。

第六則夾山船子

示眾云：上無片瓦遮頭，下無寸土立足。以月鉤雲餌，用釣清津；假桂棹蘭篙，追尋錦鯉。只如搖頭擺尾來時，合作麼生收攝？

舉：夾山參船子(不是冤家不聚頭)，船子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低聾低聲)師擬開口(鷂過新羅)，子便打。師落水(便下霹靂手)，纔出又打，云：道！道！(老婆心切)師擬開口(轉見不堪)，子又打(牢看掣電機)。山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棒頭出孝子，不枉古今傳)。子云：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果能先打後商量)。山遂進問：拋綸擲釣，師意如何？(夜深不向蘆灣宿，迥出中間與兩頭)。子云：絲懸渌水，浮定有無之意。速道！速道！(再三撈摝，不悋慈悲)。山云：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終日口喃喃，未嘗說一字)。子云：釣盡江波，金鱗始遇(不忘今日志，果有稱心時)。山乃揜耳(臨溪不必重來洗，好惡爭如總不聞)。子云：如是！如是！(真不掩偽，曲不藏直)。

師云：秀州華亭船子德誠禪師，節操高邈，度量不群。自印心於藥山，與道吾、雲巖為同道交。洎離藥山，乃謂二同志曰：公等應各據一方，建立藥山宗旨。予率性踈野，唯好山水，樂情自遣，無所能也。他後知我所止之處，若遇靈利座主指一人來，或堪彫琢，將授生平所得，以報先師之恩。遂分携至秀州華亭，泛一小舟，隨緣度日，以接四時往來之者。時人莫知其高蹈，因號船子和尚。一日，泊船岸邊閑坐，有官人問：如何是和尚日用事？師竪起橈子曰：會麼？人云：不會。曰：棹撥清波，金鱗罕遇。道吾後到京口，遇夾山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曰：法身無相。云：如何是法眼？曰：法眼無瑕。道吾不覺失笑。山便下座，請問道吾：某甲適來祇對這僧話，必有不是，致令上座失笑，望上座不悋慈悲。吾云：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師在。山曰：某甲甚處不是？望為說破。吾云：某甲終不說，請往華亭船子處去。曰：此人如何？云：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卓錐。若去，當易服而往。山乃散眾束裝，直造華亭船子。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麼寺？曰：寺則不住，住則不似。云：不似似箇甚麼？曰：不是目前法。云：甚麼處學得來？云：非耳目之所到。云：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覺範云：今之師授弟子，有則始終言有，無則始終言無，何止萬劫驢橛而已哉？曹山曰：末法時代，人多乾慧，若要辨驗真偽，有三種滲漏：一、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情滲漏，情存向背，見處偏枯；三、語滲漏，究妙失宗，機昧終始，濁智流轉。立此滲漏，未必不為中此疾者之所設也。次以垂絲千尺，意在深潭之問，放沒面皮，痛下毒手，兩次被打，方始瞥地。既知痛痒，展轉相酬，俱無縫罅，故以金鱗始遇之語滿口許他，遂囑曰：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吾三十年在藥山只明斯事，汝今既得，他

後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钁頭邊覓取一箇半箇接續，無令斷絕。山乃辭行，頻頻回顧，子遂喚：闍黎。山乃回首，子竪起橈，子曰：汝將謂別有。乃覆舡入水而逝。浮定有無者。通玄淨禪師劫外錄判辨云：浮定者，釣魚之標準也。用木為之，浮于水面，下懸鈎餌，以浮沉而定魚之有無，故以為名焉。揜(烏敢)嗚呼！勝默祖翁嘗訓學徒曰：傳法當如舡子，求法當如二祖。今之師資苟或不爾，焉能以荷如來大法者歟？若然，則何慮祖道而不興邪？幸遇投子，發揚先覺之志，為世梯航。頌曰：

泛舟駕嶮三十春(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擊處竿頭活死人(老作家手段終別)，夾嶺桂分千古韻(遠近皆聞)，朗江山翠萬重新(觀之不足)。

師云：吾佛世尊於苦海波心、無明浪裏駕般若慈航，總萬行而為六度，令一切眾生離生死此岸，達涅盤彼岸。又云：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不意像季以來而有船子，剡木為舟，隨流得妙，切切孜孜，學爺做處，亦恐群靈漂沉生死，直截根源，替佛指示。嘗有頌云：三十年來坐釣臺，鈎頭往往得黃能，金鱗不遇空勞力，收取絲綸歸去來。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三十年來海上游，水清魚現不吞鈎，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功程得便休。既遇夾山，盡情分付，直至而今，聲光赫揚，何止朗江山、翠萬重而已哉？還知麼？四海五湖分派處，難將有限計無窮。

第七則我國宴然

示眾云：四目不昧，六賊歸降。干戈叢裏，曾見太平年；糞埽堆頭，得獲清淨土。豈信從來本具？那知靡假他求？忙裏偷閑，若為話會？

舉：藥山問高沙彌云：我聞長安甚鬧(不可承虛接響)。彌云：我國晏然(本自安寧)。山忻然曰：子從看經得？從請益得(漫天布網)？彌云：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脫塵離俗)。山云：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為甚麼不得(但有纖毫即是塵)？彌云：不道不得，自是他不肯承當(且救得一半)。

澧州高沙彌初參藥山，山問：甚處來？云：南嶽來。曰：何處去？云：江陵受戒去。曰：受戒圖甚麼？云：圖免生死。曰：有一人不受戒，亦無生死可免，汝還知否？云：恁麼則佛戒何用？曰：這沙彌猶挂唇齒在。彌禮拜而退。道吾來侍立，山曰：適來有箇跛脚沙彌，却有些子氣息。吾曰：未可全信，更須勘過始得。至晚，山上堂召曰：早來沙彌在甚麼處？彌出眾立，山問：我聞長安甚鬧，你還知不？彌云：我國晏然。法眼別云：見誰說？藥山見彌祇對甚有

來由，又問：汝從看經得？請益得？彌總不落他圈圍，道：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山見牢籠不住，別用一條生機活路，又羅織道：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為甚麼不得？彌渾身手眼不許絆翻，道：不道不得。自是他不肯承當。藥山於此車不橫推、理無曲斷，回顧道吾、雲巖曰：不信道。林泉云：可謂是出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若也於斯見徹，方信道：在欲而無欲，居塵不染塵，百花叢裏過，一葉不沾身。儻能喧靜俱忘，必解正偏兼到。正當此時，合作麼生裁斷？頌曰：

興亡雲去與雲來(千自由百自在)，渠無國土絕塵埃(已是撒沙撒土)。須彌頂上無根草(不從栽種得)，不受春風花自開(遍界發清香)。

師舉：王黃華云：世事雲千變，浮生夢一場。此雖一時遣興述懷，深有理焉。果能言行相應，心口無二，於斯覷透，不被萬境所謾，何得失是非、榮枯成敗而可桎梏者邪？風穴垂語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貼。於立不立處一時坐斷，何興亡而可存哉？此皆性空之剩物，道眼之浮華，雖來去無蹤，奈昏蒙成瞽，直得純清絕點，蕩無纖毫，向不響山中合沒足石人，於須彌頂上採無根瑞草，想不假春風，馨香遍界。請具眼禪和試來賞玩，還見麼？靈苗生有地，大悟不存師。

第八則僧問石霜

示眾云：萬丈海須見其底，千尺井必達其源，唯斯一事，妙密難明。忽遇箇頂門具眼、腦後見腮的衲僧，合作麼生指示？

舉：僧問石霜：如何是和尚深深處？(你有眼麼？)霜云：無鬚鎖子兩頭搖。(徒勞摸索。)

師云：潭州石霜慶諸禪師，廬陵新淦陳氏子，依洪井西山紹鑾禪師落髮。詣洛下學毗尼教，雖知聽制，終為漸宗。回抵溈山，因充米頭，問答愜意。至晚，上堂曰：大眾！米裏有虫，諸人好看。後參道吾，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吾喚沙彌，彌應喏，吾云：添淨瓶水著。良久，却問師：汝適來問甚麼？師擬舉，吾便起去，師於此有省。吾將順世，垂語曰：我心中有一物，久而為患，誰能為我除之？師云：心物俱非，除之益患。吾曰：賢哉！賢哉！後避世混俗于瀏陽陶家坊，朝遊夕處，人莫能識。後因答洞山秋初夏末，萬里無寸草處去，云：出門便是草之語，深蒙稱許，享大因緣。開法後，僧問：真身還出世也無？云：不出世。曰：爭奈真身何？云：瑠璃鉼子口。此恰與無鬚鎖子兩頭搖的眼腦雙生來相似，非唯難弟難兄，況乃無彼無此。瑠璃鉼口則且置，只如此鎖將何料理？是他投子自有同勘鑰匙。頌曰：

三更月落兩山明(清光何處無)，古道程遙苔滿生(幾人能履踐)。金鎖搖時無手犯(誰敢動着)，碧波心月兔常行(莫亂走)。

師舉洞山頌偏正五位，首篇云：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恠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且道舊日嫌甚？今日嫌甚？迷悟到頭俱莫戀，眼中金屑自難留。唐耿偉詩云：返照入閭巷，愁來與誰語？古道無人行，秋風動禾黍。詩具六義，曰：風、賦、比、興、雅、頌。用比興連類，以喻至道。嗟此塵中，無人綿歷，唯餘禾黍而已。故華嚴經云：世法即佛法，佛法即世法，休於世間法中分別佛法，莫於佛法中分別世間法。方信道：會得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其斯之謂歟？況金鎖搖時，非智者難明，徒勞識浪翻波，漫浸蟾宮玉兔，雖能[跳-兆+孛]跳，枉費精神。何故？須信轉身無異路，沒蹤跡處莫藏身。

第九則洞山祖意

示眾云：語忌十成，機貴回互。雖是掬水不漏，焉知一滴難存？外邊雖是撒乾，就裏渾頭沒腦。還知問答有淹潤處麼？

舉：僧問洞山：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意不西來，西來無祖意。)山云：待洞水逆流，即向汝道。(雖知韞匱深藏，爭免漏薑達菜？)

師云：筠州洞山悟本良价禪師，幼歲從師念般若心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處，忽以手捫面，問師曰：某甲有眼耳鼻舌，何故言無？師駭然異之，云：吾非汝師。即指往五洩山禮默禪師披剃。年二十一，詣嵩山具戒。遊方，首謁南泉，值馬祖諱辰修齋，泉問眾曰：來日設齋，未審馬祖還來不？眾皆無對。師出對曰：待有伴即來。泉曰：此子雖後生，甚堪彫琢。云：和尚莫壓良為賤。次參溈山，屢蒙賞鑒。次依雲巖，受秘傳之道。唐大中末，於新豐山接引學徒。厥後盛化豫章高安之洞山，權開五位，善接三根，大闡一音，廣弘萬品。橫抽寶劒，剪諸見之稠林；妙叶弘通，截萬端之穿鑿。又得曹山深明的旨，妙唱嘉猷，道合君臣，正偏回互。由是洞山玄風播于天下，諸方宗匠咸推尊之，故名曹洞宗。立此一宗，自師而為始也。這僧既號通方衲子，不免深窮西祖不傳之妙，故來發問，殊不知未開口時早蹉過了也。只如洞山恁麼答，是與他道？不與他道？伶利漢舉著便知下落，何必分星擘兩，只管忉忉？龐居士謂靈照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照云：老老大大作這箇語話。士曰：汝又作麼生？照云：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士乃笑。若也於斯薦得，非唯有逆水之波，許汝有滔天之浪；其或未然，且向灘下接取。頌曰：

古源無水月何生(靈光獨燿，逈脫根塵)，滿岸西流一派分(盡從這裏流出)。葱嶺罷詢熊耳夢(莫寐語)，雪庭休話少林春(誰敢多言恃語)。師舉古本金光明經偈云：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雖則古源無水，須知正派潛流。休云皓月何生，那委清光普應。既滿岸自西而分，必匝地從東而遍。菩提達磨始傳法於天竺，後接物於支那。梁大通元年九月二十一日至廣州，十月初一日至金陵，見武帝不契。十九日出金陵，十一月二十三日至魏洛陽應讖。居少林，面壁九年，遇二祖求法，立雪斷臂，安心已竟，併傳衣法，往禹門千聖寺化。後般若多羅七十二年，梁武帝作大師碑云：以梁大同二年歲次丙辰十二月五日終於洛州禹門之側，壽一百五十歲。葬于熊耳山吳坂，東魏天平三年也。元象元年，有使宋雲自西域回，見達摩大師于葱嶺，隻履西還。以聞，帝令啟壙，唯見空棺隻履存焉。雖則生死涅盤，猶如昨夢，何妨立雪庭中，重整嫩桂陽和而已哉。咦！自從接活無根樹，五葉聯芳直至今。

第十則夾山答佛

示眾云：色見聲求，無非是妄；忘情離念，未足為真。不須認影迷頭，休更迷頭認影。具眼禪和，應合審細。

舉：僧問夾山：如何是佛？(不禮拜更待何時？)山曰：此間無賓主。(休於言下覓，莫向句中求。)僧云：尋常與甚麼人對談？(一句隨他語，千山走衲僧。)山曰：文殊與吾携水去，普賢猶未折花來。(採汲不虛施，幾人窺得破？)

師云：澧州夾山善會禪師，自幼祝髮，年滿受具，聽習經論，該煉三學。出住潤州鶴林，因道吾勸發，往見舡子。由是師資道契，微朕不留，恭稟遺命，遁世忘機。尋以學者交湊，廬室星布，曉夕參依。咸通庚寅，海眾卜於夾山，遂成蘭若。自是聲名燁赫，道德光揚，開發人天，模鑄生佛，不存意路而大闡玄風。這僧以覺自覺，他覺行圓滿之問，故來探扳。是他大方之家，豈與汝干戈相待？欵欵地只道箇此間無賓主，惹得教他意路上追尋，情關內走作。又問：尋常與甚麼人對談？不識紅綿套索、碧玉穽坑，抵死謾生，黏皮著骨，不得脫洒自由。所以夾山奉箇文殊與吾携水去，普賢猶未折花來。若據恁麼道，是有賓主？無賓主？咄！曾遊花下路，要見洞中天。幸遇投子老師，一覷覷透。頌曰：

親言言處幾人知(徒勞屈指從頭數)，今古無儔類莫齊(世出世間尊，從來難比並)。玉馬雪行歸半夜(偏處不逢)，羚羊挂角月沉西(玄中不失)。

師云：祇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將心用心，轉見病深。本欲直截要會，誰知顛倒迂迴。非止此日，無有知者。自古及今，未逢一

人。一體同觀，與佛並化。當此之際，人多左科背聽，逐句尋言。僧問趙州：如何是玄中玄？州曰：汝玄來多少時邪？云：玄之久矣。州曰：闍黎若不遇老僧，幾被玄殺。且道這僧背聽？趙州背聽？林泉道：會得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汝等諸人聞林泉恁麼道，慎勿左科背聽，更須子細參詳。玉馬雪行，羚羊挂角。沒蹤跡，斷消息。夜半月沉時，請來相見。遂以手摸面云：猫

第十一則萬戶俱開

示眾云：大音希聲，大器晚成，雖是停機佇思，未必不是作家。若解剪惑裁疑，到了須逢明鑒，十成一句，試請舉看。

舉：雲蓋和尚問石霜：萬戶俱閉即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將身直入裏頭看)霜云：堂中事作麼生？(外方誰敢論量)蓋無對。(恰如歪嘴漢吹螺)經半年，方道得語，云：無人接得渠。(已犯功勳)霜云：道則大瞞道，只道得八成。(半肯半不肯)蓋云：和尚又如何？(〔清〕知恁麼來)霜云：無人識得渠。(詩爭二字新)

師云：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遊方時，問雲居曰：志元不奈何時如何？居曰：祇為闍黎功業不到。師不禮拜，直造石霜，亦如前問。霜曰：但非闍黎，老僧亦不柰何。師云：和尚為甚不奈何？曰：老僧若奈何，拈過汝不奈何。師便禮拜，請入室。後石霜上堂，僧問：萬戶俱閉則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曰：堂中事作麼生？僧半年方道得，云：無人接得渠。曰：道則太瞞，道只道得。八成云：和尚又如何？曰：無人識得渠。師知乃禮拜，請石霜道，霜不與道。師云：若不道，打和尚去也。霜曰：無人識得渠。師於言下有省。翠巖芝云：先行不到，末後太過。林泉道：走的走殺，坐的坐殺。祖燈錄中本僧問石霜，非雲蓋問也。此頌古中作雲蓋問，想當時一期編錄之不審也。因辨於斯，學者可委。蓋因聞石霜赤心片片招撥這僧，故放鵂把焰，赫傍石霜，要與他說。若不言下有省，險做兇徒惡黨。還會麼？雖是惡心招善報，更看投子與宣揚。頌曰：

古殿巖開月鎖松(半遮半掩，稍似參差)，霜凝雪露韻無窮(遠觀有色，近聽無聲)。星前人臥千峰室(農夫何事睡猶濃)，佛祖無因識得渠(貴人難見面，何必謾咨嗟)。

師云：空劫威音外，壺天不夜時，巖花開步帳，松月騁芳姿。馥郁通三界，嬋娟映四維，遊人雖悵望，那許暫時窺？雖是霜凝雪露，須忘一色之功；直教霧斂風停，妙叶三玄之旨。七星光彩，莫可窺裔，了無前後差殊，不有古今間斷。於千峰影裏，萬壑聲中，就籌室枕石眠雲，任昨夢吟風嘯月。本來面目，瞻仰無由，未質形名，

豈容知識？便恁麼會時如何休？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露全身。

第十二則九峰丹青

示眾，云：日出連山，盡力只畫得一半；月圓當戶，爭教汝寫到十分？未下筆時却較些子，還有打得此草者麼？試拈出看。

舉：僧問九峰：一筆丹青為甚麼邈志公真不得？(無你下手處。)峰云：僧繇却許志公。(無用處成真用處。)僧云：未審僧繇甚麼人證據？(明月清風共我。)峯云：烏龜稽首須彌柱。(不是同風人不知。)

師云：筠州九峰道虔禪師，雖徧經法席，而受印于石霜，開化九峰，玄徒尤盛。僧問：教中有言：三光緣就，始成其見。三光未就，還成見否？曰：緣有差殊，見無虧損。云：既無虧損，暗中為甚麼不見物？曰：雖不見物，寧無見暗？云：離却三緣，如何是真見？曰：匝地日頭黑似漆。僧問：一筆丹青，為甚麼邈志公真不得？金陵寶誌禪師，姓朱氏，金城人。晉末真興元年己未歲生。幼出家，止京道林寺，禮僧儉為師，修習禪業。出處無常，飲啖不節，髮長數寸，常跣足行。執一錫杖，頭挂剪刀及尺鏡，懸一二尺帛子。齊祖建元中，稍露神迹，或數日不食，無飢容。與人言，始若難曉，及應甚明，多為讖記。京都士庶，咸供事之。後至梁天鑒年中，深蒙帝重，乃應化賢聖之一也。為多神異，聖凡不測，故設此問。僧繇却許誌公者，張僧繇，吳人也。天鑒中，官歷右將軍、吳興太守，以丹青馳譽于時。方梁武帝以諸王居外，每想見其面目，即遣僧繇乘傳寫之，持歸對之，如見其人。此蓋常情，可測可知，非類誌公本來面目，無下手處。焉知未舉筆前，脫體奪真，只是罕逢明鑒。要識誌公麼？烏龜稽首須彌柱，投子分明頌與伊。頌曰：

荊山美玉卞人尋(還具眼麼)，至寶無瑕絕見因(誰敢正覷)。鐵牛帶子踏滄海(非思量處)，撞月石龜長羽鱗(識情離測)。

師舉寶藏論云：天地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林泉道，視之莫見，取之莫得，璨璨乎哉，溫溫如也。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明之者亘古今而受用不盡，昧之者守朝暮而窮困難甘，非止荊山卞人尋覓。楚人卞和獻玉於楚厲王，王曰：石也。遣使刖一足。及武王即位，和又獻之，武王復怒，又刖一足。至楚文王立，和抱璞哭於荊山之下，文王召而謂曰：刖足者何怨乎？曰：不怨刖足，而怨真玉。以為凡石忠事，以為慢事，是以哭之。文王乃使工剖石，乃真玉也。文王歎曰：哀哉二先君，易刖其足，難剖於石。今果是璧，乃國寶也。見韓子。以喻至道，人

莫能窺，非言說可及，非情量可酌，故使鐵牛帶子[跳-兆+孛]跳滄溟，撞月石龜任生毛羽。還達此理麼？無說說中無說說，都教收攝付全提。

第十三則韶山是非

示眾云：許由洗耳，巢父牽牛，拂迹成痕，欲隱彌露。只此現成公案，不消勘辨緣由，不涉思惟，試看決斷。

舉：僧問韶山：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低聲，低聲。)山云：有。(放伊一線許商量。)僧云：是甚麼句？(闍黎不是不將來。)山云：一片白雲不露醜。(老僧不是不拈出。)

師云：洛京。韶山寰普禪師嗣夾山。僧問：如何是韶山境？曰：古今猿鳥叫，翠色薄烟籠。云：如何是境中人？曰：退後看。遵布衲訪師，在山下相見，遵問：韶山路向甚麼處去？師以指曰：嗚！那青青黯黯處去。遵近前把住，云：久響韶山，莫便是否？曰：是即是，闍黎有甚事？云：擬伸一問，師還答否？曰：看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彎弓射尉遲？云：鳳凰直入煙霄去，誰怕林間野雀兒？曰：當軒畫鼓從君擊，試展家風似老僧。云：一句迥超千聖外，松蘿不與月輪齊。曰：饒君直出威音外，猶較韶山半月程。云：過在甚麼處？曰：倜儻之詞，人皆知有。曰：恁麼則真玉泥中異，不撥萬機塵。曰：魯般門下，徒施巧妙。云：學人即恁麼，未審師意如何？曰：玉女夜拋梭，織錦於西舍。云：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曰：耕夫製玉漏，不是行家作。云：此猶是文言，如何是和尚家風？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遵無語，師遂同歸山。纔人事了，師召近前曰：闍黎有衝天之氣，老僧有入地之謀。闍黎橫吞大海，老僧背負須彌。闍黎按劒上來，老僧亞鎗相待。向上一路，速道！速道！云：明鏡當臺，請師一鑒。曰：不鑑。云：為甚麼不鑑？曰：水淺無魚，徒勞下釣。遵無對，師便打。林泉道：此上神通，非同小小。韶山老漢慣臨大敵，那怯殘兵？而況這僧將閑是閑非、有句無句枉來印拍，被他著一片白雲欵欵揜住。何也？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其餘意味，分付投子。頌曰：

白雲不到中峰頂(無心曾出岫，舒卷任隨風)，滿目煙蘿景象殊(高低休便兩般看)，一句曲寒千古調(韻出青霄，任君吹唱)，萬重青碧月來初(松嵓排突屼，桂魄任嬋娟)。

師云：青山白雲父，白雲青山兒，白雲終日倚，青山總不知。不知的事，汝還知否？地藏當年曾漏泄，不須迤[這-言+里]走天涯。煙蘿滿目，景象雖殊，心月孤圓，性空寥廓。縱有萬別千差，其奈一了百當。雪竇云：三界無法，何處求心？白雲為蓋，流泉作琴。一

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若向這裏領略得下，伯牙與子期不是閑相識。如或不然，高山流水知音少，枉奏瑤琴徽外聲。只如萬壑千山，盤青疊翠，緊繫芒鞋，如何履踐？待月來時，與汝相見。

第十四則梁山祖意

示眾云：開口道著，舉步踏著，拈在面前，無人能識。搜遠不搜近，宜假不宜真，擔千負計處，還敢商量麼？

舉：僧問梁山：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頭頭不昧，物物全彰。)山云：莫亂道。(閉口牢藏舌，安身第一方。)

師云：祖意教意，本自無殊。真心妄心，亦不有異。為根機不等，優劣強分。既說淺深，當言頓漸。列門庭，開戶牖，說在駿馬之前。建法幢，立宗旨，獨步劫空之後。曹山曰：洞上宗假，五位君臣。偏正言者，不欲犯中。故臣稱君，不敢指斥言是也。欲明宗要，為作偈曰：學者先須識自宗，莫將真際雜頑空。妙明體淨如傷觸，力在逢緣不借中。出語直教燒不著，潛行須與古人同。無身有事超岐路，無事無身落始終。復作五相。〇偈曰：白衣須拜相，此事未為奇。積代簪纓者，休言落魄時。〇偈曰：子時當正位，明暗在君臣。未離兜率界，烏雞雪上行。〇偈曰：焰裏寒冰結，楊花九月飛。泥牛吼水面，木馬逐風嘶。〇偈曰：王宮初降日，玉兔不能離。未得無功旨，人天何太遲。〇偈曰：混然藏理事，朕兆卒難明。威音王未曉，彌勒豈惺惺。此頌略分宗趣。西來祖意，豈止一途。派列岐分，應機施設。非刻舟記劍，膠柱調絃而已哉。梁山答處，直截指示。欲使言前薦得，句外知歸。開口動舌，堪作甚麼。未審如何即是。不如緘口退却，與道相應。雖然如是，更須問過監察始得。頌曰：

國令嚴嚴擬者危(禍不入慎家之門)，毫釐纔動鐵輪隨(言出思入)。心萌口應三千里(料棹沒交涉)，齒露言來苦怨誰(應須克己)。

師云：當頭諱字寰中禁，誰敢依稀犯聖顏？把斷要津，那許汝嘲三擺四？全提正令，豈容伊撥萬輪千？直得慘悚戢翼，內秘外嚴。不見僧問臨濟：如何是吹毛劍？濟云：禍事，禍事。僧禮拜，濟便打。林泉道：賞罰甚分明，若是當時毫釐有差，便見天地懸隔，寧免鐵輪隨來抑逼？金輪王王四天下，銀輪三、銅輪二、鐵輪一。林泉道：若能了一，萬事決畢。四種輪王隨業受報，各具輪寶，摧伏怨敵，雖心萌口應，其奈參差齒露。言時固多利害，何也？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

第十五則龍牙烏龜

示眾云：把住時放行，維摩一默語如雷；放行時把住，言滿天下無口過。不動唇皮，要通意路，合作麼生舉？還有道得者麼？

舉：僧問龍牙：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朝看雲片片，暮聽水潺潺。)牙云：待石烏龜解語，即向汝道。(謝師茶話。)

師云：潭州龍牙山居遁禪師，因參翠微，乃問：學人自到和尚法席一箇餘月，不蒙一法示誨，意在於何？微曰：嫌甚麼？師又問洞山，山曰：爭恠得老僧？法眼別云：祖師來也。林泉道：和尚莫眼花。雲峰齊云：此三尊宿還有親疎也無？若有，那箇親？若無親疎，眼在甚麼處？林泉道：依舊眉毛下。又僧問：十二時中如何著力？師曰：如無手人行拳始得。林泉道：照[(厂@((既-无)-日+口))*頁]鼻凹。又問：終日區區，如何頓息？師曰：如孝子喪却父母始得。東禪齊云：眾中道：如喪父母，有何閑暇？恁麼會，還息得人疑情麼？除此外，且作麼生會龍牙意？林泉道：慣曾為旅偏憐客，自己貪杯惜醉人，若知醉裏醒醒除。問投子和尚頌曰：

石龜語話是誰聞(徒勞側耳)，無耳髑髏夜聽深(不得妄傳消息)，天曉便藏無影樹(根非生下土)，太陽雖照不能尋(葉不墜秋風)。

師云：知音不在頻頻舉，達者須知暗裏驚。玄中銘云：龍吟枯木，異響難聞。木馬嘶時，何人道聽？洞山問雲巖：無情說法，甚麼人得聞？巖曰：無情得聞。云：和尚聞否？曰：我若聞，汝即不聞吾說法也。云：某甲為甚麼不聞？巖遂竪起拂子曰：還聞麼？云：不聞。曰：我說法，汝尚不聞。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山於此有省，乃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裏聞聲方得知。僧問香嚴：如何是道？曰：枯木裏龍吟。云：如何是道中人？曰：髑髏裏眼睛。僧不領，乃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曰：猶帶喜在。云：如何是髑髏裏眼睛？曰：猶帶識在。又不領，乃問曹山：如何是枯木裏龍吟？曰：血脉不斷。云：如何是髑髏裏眼睛？曰：乾不盡。云：未審還有得聞者麼？曰：盡大地未有一人不聞。云：未審枯木龍吟是何章句？曰：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遂示偈云：枯木龍吟真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曹洞父子節拍相隨，白雪陽春幾人能和？胡笳不犯宮商曲，玉笛同將劫外吹。無影樹頭花笑日，半明半暗幾人知？具眼禪人固宜子細。

第十六則靈雲桃花

示眾云：劉郎栽後，綴葉聯芳；王母摘時，收因結果。莫有閑來賞玩，就路還家者麼？

舉：靈雲見桃花悟道(眼中撥却黃金屑，覷透威音未兆時)。

師云：福州靈雲志勤禪師依大溈，因見桃花，忽然大悟，以偈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而今更不疑。溈曰：從緣入者，永無退失，汝善護持。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雲曰：師兄還徹也未？林泉道：將為狐鬚赤，更有赤鬚狐。且道靈雲見桃花，端的悟箇甚麼？有底道：因逢桃李樹，憶得故園春。有底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三千里外，且喜沒交涉。雪竇云：本無迷悟數如麻，獨許靈雲是作家。林泉至此，稱賞不已，非唯見諦明白，堪與後人為龜為鑑。覺範頌云：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著花；畤耐釣魚舡上客，却來平地摝魚蝦。可謂路見不平，拔劍相助，更有為渠雪屈的麼？試看投子如何評論？頌曰：

山前桃發故園春，(年年相似，歲歲一般。)花綻紅枝省此身。(不因不由，敢有來由。)證據謝君傍著力，(面上夾竹桃花。)笑顏雖展意生瞋。(肚裏侵天荊棘。)煙鎖綠楊鶯囀緩，(春三二月無閑口，說盡東君造化心。)雨侵石笋倚空鄰。(掃月吟風看怎生？)金烏放去無消息，(線斷風箏怎似伊？)木馬嘶聲過漢秦。(不勞乘八駿，捕影與追風。)

師云：陰陽無曲徇，節令不相饒。春分之後，萬木皆萌，匝地普天無非春色，何止山前而已哉？不見道：密移一步六門曉，無限風光大地春。正如心地蘊養，包含善惡種子。一日善惡業熟，發起現行，若於因花空實可辨，見忘執謝，頓悟真常，何佛果而不趣菩提者邪？當此之際，方知此身而不虛設。不意玄沙一手擡、一手搦，暗度神鋒，回戈倒刺。誰想靈雲慣臨大敵，詐敗佯輸，惡來善應，道：師兄還徹也麼？恰似梵志翻著鞾，人皆謂是錯。寧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脚。僧問洛浦：眾手淘金，誰是得者？曰：拳中舊寶，豈假披沙？云：恁麼則展手不逢也。曰：莫將鶴唳，擬當鶯啼。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雪覆孤峰峰不白，雨滴石筍笋須生。林泉恁麼舉來，雖是向鼻孔裏點眼、肷膝上畫眉，且要諸人稍知下落，休待金烏西墜、木馬跑哮，聲逾漢秦，徒勞采聽。何也？不解無中能唱出，枉教清韻出青霄。

第十七則國師塔樣

示眾，云：預備不虞，待覓箇信心檀越；隨緣赴感，令修座出格浮圖。見義勇為、當仁不讓者，知是何人？還理會得麼？

舉：肅宗帝問忠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聖鑑不錯。)云：與老僧作箇無縫塔。(揀難的道。)曰：請師塔樣。(作家君王，天然有在。)師良久，云：陛下還會麼？(覿面相呈，兩手分付。)曰：不會。(因邪打正。)云：吾有付法躭源，却諳此事，請召問之。(祖禰不了，殃及兒孫。)

師云：南陽慧忠國師者，越州諸暨人。自受曹溪六祖心印之後，居南陽白崖山黨子谷，四十餘祀不下山，道行聞于帝里。肅宗上元二年，敕中使孫朝進賣詔徵赴京，待以師禮。初居千福寺西禪院，及代帝臨御，復迎止光宅精藍十有六載，隨機說法。時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通。肅宗命師驗之。三藏纔見師，便禮拜，立于右邊。師問曰：汝得他心通那？云：不敢。曰：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云：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向西川看競渡舡？良久，再問：老僧即今在甚麼處？云：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師復問：汝道老僧在甚麼處？藏罔測。師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甚麼處也？藏無對。可惜明眼人前，一場漏逗。師化緣將畢，乃辭帝。帝曰：師滅度後，所須何物？若非聖慈寬厚，爭肯如此相待？師亦不負天恩，向臨行之際，盡力提撕，道：與老僧作箇無縫塔。殊不知未開口時，已早七花八裂了也。帝雖道不會，就中却亟親切。不見石頭和尚道：衲帔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師既付囑，令問躭源。後果詔問，源良久曰：聖上會麼？帝曰：不會。源述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琉璃殿上無知識。林泉道：拱密威嚴，決難正視。雖是官不容針，何礙私通車馬？放伊一線，試請商量。頌曰：

古塔涌聖迷(天眼龍睛不可窺)，雲籠龍鳳失(非思量處幾人知)。香風半夜沉(沒蹤跡，斷消息)，寶殿無知識(誰敢依稀犯聖顏)。

師云：第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年三十，遇婆修祖師出家，傳法至中印土。彼國王名得度，即瞿曇種族，歸依佛乘，勤行修進。一日，於行道處現一小塔，欲取供養，眾莫能舉。即大會梵行、禪觀、呪術等三眾，欲問所疑。時尊者亦赴此會，是三眾皆莫能辨。時尊者即為王廣說，塔因此之出現，乃王福力之所致也。王聞是說，乃曰：至聖難逢，世樂非久。付位於太子，投祖出家，七日證果。尊者深加慰誨。國師塔樣，非作者之不知。竪窮三際，橫遍十方，亘古亘今，無成無壞。非止勢磨星斗，其由威聳雲煙。丹鳳金龍，莫能依附。既德風之偃草，何香譽之不傳？任曉夜之升沉，儘春秋之改變。四臣不昧，一性圓明。於寶殿欲現心王，令玉燭永調我國。恁麼觀來，有知識那無知識？噓！相識滿天下，知心有幾人？從頭曾遍數，無箇似雙親。

第十八則吸盡西江

示眾，云：指空畫空，敢道卒難對副；依實具實，且恁胡亂安排。本非覿面相謾，就裏慈悲太甚，還有冷眼傍觀窺破者麼？

舉：龐居士問馬大師：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千聖亦不識。)

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口雖硬似鐵，心更軟如綿。)

師云：襄州居士龐蘊者，衡州衡陽縣人也，字道玄。世本儒業，少悟塵勞，志求真諦。唐貞元初，謁石頭，乃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與丹霞為友。一日，石頭問曰：子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士曰：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乃呈偈曰：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頭然之，曰：子以緇邪？素邪？云：願從所慕。遂不剃染。後參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士於言下頓領玄旨，乃留駐參承二載。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自爾機辯迅捷，諸方嚮之。居士問處，將無做有，要辨形容。大師答處，雖塞辭源，潛通意脉。方信道：明中雖不遺涓滴，暗裏洪波浪接天。男婚女嫁則且置，只如堂中二親，還曾奉重也無？頌曰：

父母曠來別(一日思憶一傷心)，得奉當竭力(理合如斯)。木人半夜言(低聲低聲)，莫使外人識(若教容易見，便作等閑看)。

師云：僧問藥山：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汝父母徧身紅爛，臥在荊棘林中，汝歸何所？云：恁麼則不歸去也。曰：汝却須歸去。汝若歸鄉，我示汝箇休粮方子。云便請曰：二時上堂，不得咬破一粒米。此不遺時失候，奉重竭力之式也。雖知親親之親，而豈知非親之至親者歟？第八祖佛陁難提尊者，行化至提伽國毗舍羅家，見舍上有白光，謂其徒曰：此家有聖人，口無言說，直大乘器，不行四衢，知觸穢耳。言訖，長者出禮，問：何所須？祖曰：我求侍者。長者曰：我有一字，名伏馱密多，年已五十，口未嘗言，足未曾履。祖曰：如汝所說，真吾弟子。伏馱聞之，遽起禮拜，而說偈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祖以偈答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馱聞偈已，便行七步。祖曰：此子昔曾值佛，悲願廣大，愛情難捨，故不言不履耳。遂令出家，復繼祖位。若也於斯薦得，父母不離方寸，何勞曠劫相尋？木人既解傳言，寧免外人知識？還具這般眼麼？擬心若蹉一絲頭，對面忽成千萬里。

林泉老人評唱投子青和尚頌古空谷集卷一

林泉老人評唱投子青和尚頌古空谷集卷二

後學性一閱

生生道人梓

第十九則僧問長沙

示眾云：有進有趣，橫身建化門中；無證無修，著脚威音那畔。幸勿減他聲價，不須粧貼門風。比喻將來，汝還知否？

舉：僧問長沙：本來人還成佛否？(虛空無面目，何用巧粧眉。)沙云：你道大唐天子還割茆刈草否？(眼巧不如樣子比。)

師云：湖南長沙招賢景岑禪師，初住鹿苑為第一世，其後居無定所，但徇緣接物，隨宜說法，時謂之長沙和尚。僧問：教中說幻意是有邪？師曰：大德是何言歟？云：恁麼則幻意是無邪？曰：是何言歟？云：恁麼則幻意是不有不無邪？曰：是何言歟？云：某三明盡不契於幻意，未審和尚如何明教中幻意？曰：大德信一切法不思議否？云：佛之誠言，安敢不信？曰：大德言信，二信之中是何信？云：如某所明，是名緣信。曰：依何教文得生緣信？云：花嚴經云：菩薩摩訶薩以無障無礙智慧，信一切世間境界是如來境界。又花嚴云：諸佛世尊悉知世法及諸佛法性無差別，決定無二。又云：佛法世間法，若見其真實，一切無差別。曰：大德所舉緣信教文甚有來由，聽老僧與大德明教中幻意。若人見幻本來真，是則名為見佛人。圓通法法無生滅，無滅無生是佛身。林泉恁麼舉來，且道本來人有成佛分？無成佛分？水月空花元不有，電光石火薦還遲。割茅刈草曾為喻，智者休言道不知。師與仰山翫月次，山云：人人盡有這箇，只是用不得。曰：恰是倩汝用。云：你作麼生用？師劈胸與一踏，云：囚！直下似箇大虫。林泉道：仰山今日親遭毒手。長慶云：前彼此作家，後彼此不作家。林泉道：放汝一踏。長慶別云：邪法難扶。林泉道：雪後始知松栢操，事難方表丈夫心。更看投子不犯尊顏，別通消息。頌曰：

苔殿重重紫氣深，(寶香風燭煙雲合，寂寂簾垂不露顏。)星分辰位正乾坤。(秋清月轉霜輪，河淡斗垂夜柄。)金輪不御閻浮境，(勑遍天下，王不流行。)豈並諸侯寶印尊。(蒞政既彰傳國璽，非同封贈假齊王。)

師云：至理幽微，豈容擬議？非識智之可追求，非妄情之可奔湊。陸亘大夫問南泉：姓甚麼？泉曰：姓王。云：王還有眷屬也無？曰：四臣不昧。云：王居何位？曰：玉殿苔生。後僧舉問曹山：玉殿苔生，意旨如何？曰：不居正位。云：八方來朝時如何？曰：他

不受禮。云：何用來朝？曰：有違則斬。云：違是臣分上，未審君意如何？曰：樞密不得旨。云：恁麼則燮理之功全歸臣相也。曰：你還知君意麼？云：外方誰敢論量？曰：如是！如是！林泉道：君聖臣賢即且置，父慈子孝又如何？非止色難成感慨，無違的意少知音。既爾重重紫氣籠罩深宮，燦燦璇璣定分辰位，王四天下則必御金輪，總三千界則當提寶印，不須附耳而言，躡足以封。韓信還曉此意麼？太平只許將軍建，不許將軍見太平。

第二十則雲巖南泉

示眾云：斜街暗巷，生客頭迷；金鎖玄關，衲僧眼[目*參]。莫有腦後著楔知痛痒者麼？

舉：道吾與雲巖到南泉處(道曠無涯，逢人不墨)，泉問：闍黎名甚麼(適來記得，而今忘却)？吾云：宗智(多虛不如少實)。泉云：智不到處作麼生宗(尊鑑不錯)？吾云：切忌道著(佯小心故大膽)。泉云：酌然道著則頭角生(明眼人前一場漏逗)。異日，師與雲巖後架把針(作務勞神)，南泉過見，再問：智頭陁前日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則頭角生。合作麼生行履(放蕩不耕空劫地，暮天何用牧歌催)？師乃抽身入僧堂(伶俐衲僧一撥便轉)。

師云：潭州道吾宗智禪師，豫章海昏張氏子，依盤和尚受教具戒，預藥山法會，密契心印。一日，山問：子去何處來？曰：遊山來。云：不離此室，速道將來。曰：山上烏兒頭帶雪，澗底遊魚忙不徹。離藥山見南泉，泉問：闍黎名甚麼？尋常語裏便布槍旗。吾曰：宗智。便於長蛇陣前具實祇對，方信道：本色住山人，了無刀斧痕。果然以空劫已前一段大事，猛然提起道：智不到處作麼生？宗是他念茲在茲，未曾忘却，向群居慎口、獨坐防心處欵欵地道：切忌道著。此之所謂十言九中不如一默。故南泉印證道：灼然道著即頭角生。三日後，吾與雲巖在後架把針，泉見乃問智頭陁：前日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合作麼生行履？若向這裏暫時不在，擦手蹉脚便見墮坑落塹，是他覺不似相。便抽身入僧堂。林泉道：退步就己，萬中無一。南泉亦歸方丈。林泉道：伯牙與子期，不是閑相識。林泉雖恁持蠡酌海、折草量天，且圖諸人略知分劑。欲要明白子細，言深淺、說高低，請問投子和尚，決然便知下落。頌曰：

金剛際下古髑髏(多年窮鬼子，切忌弄精魂)，幾被人踏血濺空(體究即不無，染污則不可)。明月任從君自掬(光影門頭，徒勞手勢)，寒松那棄白雲封(好客無踈伴)。

師舉：花嚴經云：其最下方名世界光，遍照一切金剛莊嚴光耀輪為際，依眾寶摩尼花而住。今為金剛隊下者，悞矣。況此本分一事，若占 聖之髑髏、諸佛之頂[寧*頁]，擬之則觸破面門，窺之則瞎却眼睛。有不顧危亡者，踉蹡顛蹶、蹴跳踐踏、生撏活攞，向枯骨上咬嚼、沒巴鼻處近傍，何止血濺長空而已哉？其奈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無始劫來妄想熏習卒難改革，一旦迴光返照、了達真常，於切忌道著處覷透、頭角未生時知歸，萬本寒松、清陰鬱密、一片白雲幸無棄捨，還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處麼？有緣不是余朋友，無用雙眉却弟兄。

第二十一則趙州喫茶

示眾云：雀舌初調，玉盞分時禪思健；龍團槌碎，金渠碾處睡魔降。雖然兩段不同，且喜一家無二。莫有不涉唇吻知味者麼？

舉：趙州纔見僧來，便問：曾到此間麼？(尋常語裏布槍旗)僧云：不曾到。(料掉沒交涉)州云：喫茶去。(承言者喪)又問僧：曾到此間麼？(慣得其便)僧云：曾到。(惜取草鞋好)州云：喫茶去。(滯句者迷)

師云：趙州觀音院從諗禪師，未受具時便抵池陽參南泉，值泉偃息而問曰：近離甚處？云：瑞像。曰：還見瑞像麼？云：不見瑞像，只見臥如來。泉便起坐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云：有主沙彌。曰：那箇是汝主？師遂近前躬身曰：仲冬嚴寒，伏惟和尚尊候萬福。泉器之，許其入室。他日問泉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云：還可趣向也無？曰：擬向即乖。云：不擬爭知是道？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強是非邪？師於言下悟理。僧問雲居膺禪師：羚羊挂角時如何？曰：六六三十六。云：挂角後如何？曰：六六三十六。僧禮拜曰：會麼？云：不會。曰：不見道無蹤跡？其僧舉似趙州，州曰：雲居師兄猶在。僧便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云：挂角後如何？曰：九九八十一。云：得恁麼難會？曰：有甚麼難會？云：請和尚指示。曰：新羅，新羅。林泉道：未眨眼時遭八百，擬開口處隔三千。趙州指示分明處，方信雲居有妙傳。更看投子將何特為，用甚煎點？頌曰：

見僧便問：曾到否？(仁義道中，當合如是。)有言：曾到不曾來？(執結是實。)留坐喫茶，珍重去。(好看千里客，萬里要傳名。)青烟暗換綠紋苔。(惜得自己眉毛，穿過那僧鼻孔。)

師云：趙州古佛於人我山前、凡夫地上、平田淺草內，指條活路徑，直截要似，更強如長安大道。若言曾到，三千里外且喜沒交涉，更買草鞋行脚始得。若言不曾到，顢頇佛性，儱侗真如，兀兀

騰騰，虛淹歲月。折莫你左趖右閃，側覷傍觀，終是出他圈圍不得。謝他看客兩停，不論親踈，一般管待。雖破龍團鳳餅，恐逢跛鼈盲龜。他既口苦心甜，你莫外好裏弱。本無委曲，若疊嶂之青煙；不有蒙茸，似幽庭之綠蘚。只如暗彰文彩，互換偏圓一句又作麼生？待喫茶了，即向汝道。

第二十二則大隨烏龜

示眾云：雖則當面熱，謾隄備傍人冷笑，休賣弄知心可腹，終只是見境生情。還與破除得麼？

舉：大隋和尚與僧行次，見一烏龜(是凶是吉)，僧便問：一切眾生皮裏骨，為甚麼此箇眾生骨裏皮？(果然疑著)隨以草鞋安龜背上(信手拈來用最親)，其僧無語(塞斷咽喉)。

師云：益州大隨法真禪師，嗣長慶安。初見藥山、道吾、雲巖、洞山，次至嶺外大溈會下，數載食不至充，臥不求暖，清苦鍊行，操履不群，溈深器之。一日，問曰：闍黎在老僧此間，不曾問一轉語云：教某甲甚麼處下口？溈曰：何不道如何是佛？師作手勢，掩溈山口。溈嘆曰：子真得髓。從此名傳四海。爾後還蜀，寄錫天彭堋口山龍懷寺，於路煎茶，普施三年。因往後山，見一古院，號大隨，群峰矗秀，澗水清泠，中有一樹，圍四丈餘，南開一門，中空無礙，不假斤斧，自然一庵，時目為木禪庵。師乃居之十餘載，影不出山，聲聞于外，四方玄學，千里趁風。蜀主欽尚，遣使屢徵，師皆辭老病，署神照大師。因庵側見此一龜，僧發此問，師遂拈草鞋安龜背上。是知宗師一期應對，破妄祛惑，明心見性，終不以言句繫綴於人，未委投子若為話會？頌曰：

一家有事百家忙(堪嘆堪悲)，春暖纔迴草自長(節氣不相饒)。東嶺月分西澗水(清光何處無)，菊殘猶自候重陽(淵明歸去后，千古漫傷情)。

師云：若也依因判果，隨業受生，鱗羽皮毛，胎卵濕化，各安其分，那有差殊？此皆迷真執妄，顛倒想生，不悟本空，故受輪轉。普觀一切眾生，漂沉生死，何啻百家而已哉？故世尊以無緣慈，興大悲心，布春風和氣，滋孕群萌，令心花發現，使智果圓成，放愛月光，輝天鑑地，耀古騰今。始自劫壺空處，佛未興時，性海澄渟，無幽不燭。有等焦芽敗種，孤陋寡聞，墮根禪客，向東籬側畔，十月初頭，指望白衣，特來送酒。呆漢！非止此時遭蹉過，須知他後卒難逢。

第二十三則南泉斬猫

示眾，云：衲僧巴鼻，勦絕凡情；佛祖權衡，屏除聖解。莫有具此作略者麼？

舉：南泉有兩堂上座爭貓不止(家返宅亂)，泉陞座提起猫兒云：道得即不斬(和尚幸是大人，且莫造次)。眾無對(能做不能當)，泉乃揮猫兒(大用現前，佛魔屏氣)。趙州至晚方到(甚處去來)，泉乃舉前話(將謂忘却)，州脫一隻草鞋戴頭上出去(老老大大作這箇去就)，泉云：子若早來，却救得猫兒(若不得此語，前話也難圓)。

師云：南泉普願禪師，鄭州新鄭人，姓王氏。幼慕空宗。唐至德二年，依大隗山大慧禪師受業，詣嵩嶽受具足戒。初習相部舊章，究毗尼篇聚。次遊諸講肆，歷聽楞伽、花嚴，入中百門觀，精鍊玄義。後扣大寂之室，頓然忘筌，得遊戲三昧。一日，為眾僧行粥次，馬祖問：桶裏是甚麼？師曰：這老漢合取口作恁麼語話。祖便休。自餘同參之流，無敢詰問。貞元十一年，憩錫于池陽，自建禪齋，不下南泉三十餘載，道風遐布，大振玄綱，因是諸方目為郢匠。一日，因東西兩堂爭猫：是非只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果遇師，白眾曰：道得即救取猫兒，道不得即斬却也。此乃路見不平，當機不讓，便以本分事相為剗除妄想，屏當狂情，要教於空劫已前，威音之始，頓除人我等執，空一切法，頓絕諸緣。眾既無對，師遂斬之。此豈非見到用到，心口相應？人多以斬猫芟蛇為雲門正令，為麤行作業謗之，是不達文殊仗劒之微旨也。世尊於靈山會上，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五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過去殺父害母及諸重罪，於自心內，各各懷疑，於甚深法，不能證入。於是文殊承佛神力，遂手握利劒，馳逼如來。世尊乃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逆，勿得害吾，吾必被害，為善被害。文殊師利，爾從本已來，無有我人，但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我被害，即名為害。於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夢如幻，於夢幻中，無有我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皆如夢幻。於是五百比丘，既得無生法忍，同讚嘆曰：文殊大智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劍，馳逼如來身。如劍佛亦爾，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何殺。出寶積經。是知南泉大用，不減文殊，不可以狹劣之見，僻執之心，誣謗古人。更看投子，別是非，明得喪，分明指出。頌曰：

臨險推人事要知(用知作麼)，求財先自露針錐(照碩刺破眼睛)。釣魚盡說諳風勢(易開終始口)，及至風來波路迷(難保歲寒心)。潦倒趙州雖好手(縱也彼既臨時)，鐘鳴齋後赴來遲(奪也我何特地)。要知大像嘉州路(直須親到一回始得)，鐵牛鎮斷陜關西(沒你近傍處)。

師云：不因一事，不長一智，不喫一交，不學一便。所以道：撒手懸崖下，分身萬象中。南泉老漢能於楂手刺脚處便與解脫，以竭世樞機，過人膽量；向開口合口處選擇人材，露銳利辭鋒，尖新錐

刺，探拔深細，體察虛實；復駕慈航來生死海中、無明浪裏，以長虹為竿，擲月鉤雲餌，乘風駕險求，任子長鯨。不意須臾急流勇退，住岸還迷。正值趙州迴舟撥棹，頂笠披簑，紅蓼灘頭，白蘋影裏，雖避却瀟湘夜雨，還蹉過煙寺踈鐘。大似做模搭樣，名播嘉州；恰如帶水拖泥，犇歸陜府。林泉恁麼曲為中下，裁長補短，剜嵌將來，豈非關空鎖夢，捕影勞形，取笑傍觀者歟？只如斬猫兒戴草鞋，端的一句合作麼生道？如王秉劒由王意，妙用縱橫更莫疑。

第二十四則雲居居山

示眾云：休去歇去，當可厭喧求靜；一念萬年去，何妨息慮安禪？念茲在茲，不為分外，休道全無，所以覿來。敢有來由，怕伊不信，試參詳看。

舉：僧問雲居弘覺：僧家畢竟如何？(枕石眠雲樂自由。)覺云：居山好。(指示分明。)

師云：洪州雲居道膺禪師，幽州玉田王氏子。童年於范陽延壽寺受業，遊方至翠微問道。會有僧有豫章來，盛稱洞山法席，師遂造焉。山問：甚處來？云：翠微來。曰：翠微有何言句示徒？云：翠微供養羅漢。某問：供養羅漢，羅漢還來否？曰：你每日噇箇甚麼？山曰：實有此語否？云：有。曰：不虛參見作家來。後投誠入室，洞山許為室中領袖。今則這僧既來，問衲僧畢竟的事，畢竟本來待有甚事？若一句道有，謂之增語。若一句道無，謂之妄語。不如指教居山自體悉去。不見道：深山縱臥龍天喜，鬧市安禪佛祖憂。雖然恁麼道，更須子細參詳。雲居指示，別有奇特。非止令汝坐守寒巖異草，不解轉身。未到無心時，應須親到。若到無心處，却索迴頭。恁般會去，方有少分相應。其或未然，跳得南堆北阜坐，到頭不解跨崑崙。不知投子別教向甚麼處安身命？頌曰：

峻屼嵯峨萬仞橫(風吹不入，雨洒不著)，四邊無路不通行(無你措足處)，自古兩輪光不到(別是一乾坤)，夜深王老入西岑(不許外人知)。

師云：況此寶山人人分上各有一座，自是不肯退隱深藏、開遊賞玩，空使心猿攀欖、意馬奔馳。子細看來，落群峰之峻、超疊巘之危，須彌尚自難儔，太華何足能比？倚天橫海，妙絕古今。雖四邊無路不許通行，其奈當時身先在裏。天衣懷禪師赴杉山請入院，上堂云：二十年樂慕此山，今日且喜到來。因緣際會，山僧未到此山，身先到此；洎乎來到杉山，却在山僧身內。林泉道：不想和尚有此肚量。此亦心包太虛、量廓沙界之小樣也。果能如是，任教日月般興廢，管甚乾坤夾是非？只如王老夜入西岑又作麼生？不如歸去便歸去，欲覓了時無了時。

第二十五則丹霞燒佛

示眾云：熱則趁凉，非為分外；寒時向火，亦是尋常。於斯凡聖情忘，何必橫生異議？莫有傍不肯惹禍臨身的麼？

舉丹霞和尚一日凝寒，經院過宿(好客不如無)，乃取殿中木羅漢燒向(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為觀自在)。院主致怒，乃感眉鬚墮落(心疑生暗鬼，惹禍自臨身)。師拈云：不會為客，勞煩主人(車不橫推，理無曲斷)。

師云：鄧州丹霞天然禪師，本習儒業，入長安應舉，方宿逆旅，忽夢白光滿室，占者曰：解空之祥也。偶禪者問云：仁者何往？曰：選官去。云：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往何所？云：今江西馬大師出世，是選佛之場，仁者可往。遂直造江西，纔見祖師，以手拓幞頭額，祖顧視良久，云：南嶽石頭是汝師也。遽抵石頭，還以前意投之，頭云：著槽廠去。師禮謝，入行者房，隨次執爨役，凡三年。忽一日，石頭告眾曰：來日剗佛殿前草。至來日，大眾諸童行各備鍬钁剗草，獨師以盆盛水沐頭，於石頭前胡跪，頭見而笑之，便與剃髮說戒，師掩耳而出，淘汰有年而嗣法焉。唐元和中，至洛京龍門香山，及至慧林，遇天大寒，取木佛燒向院主，訶曰：何得燒我木佛？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舍利。曰：木佛何有舍利？曰：既無舍利，更取兩尊燒。主自後眉鬚墮落。經不云乎：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院主致怒，一念嗔心起，百萬障門開，眉鬚墮落，何怨乎哉？還達此理麼？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未審此時孰能賞鑑？頌曰：

古巖苔閉冷侵扉(寒時寒殺闍黎)，飛者驚危走者迷(業識忙忙，無本可據)。夜深寒爇汀洲火(大小明白)，失曉漁家輒自疑(若能常克己，終不怨他人)。

師云：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正當此時，萬境消沉，十方黯黑，乾剝剝兮滴水氷生，冷清清兮撼頷打戰，非止古巖苔閉，緊掩柴扉，飛走驚危，俱難覷向，忘情懷之計較，絕凡聖之階梯，知性火真空，了性空真火，徧周法界，普應河沙，欲使一切眾生了了明明，頭頭不昧，其奈曲高和寡，以是為非，大抵東行不見西行利，巧兒做處拙兒嫌，莫恠漁家，疑情尚在。咦！夜塚髑髏元是水，客杯弓影竟非蛇，性空心月無圓缺，枉被迷雲取次遮。

第二十六則鷄棲鳳巢

示眾云：鶻兒未出窠，已有摩霄志；虎子未絕乳，已有食牛氣。具此作略，坐觀勝敗，立驗輸贏者是誰？

舉：洛浦初參夾山(莫教虛費草鞋錢)，山云：鷄栖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大小壓良為賤)浦云：自遠趨風，乞師一接。(禮下於人，必有所告)山云：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當面諱却)浦便喝。(莫亂刑)山云：且莫草草忽忽，須知雲月是同，溪山各異。(索另者先穹)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爭教無舌人解語？(唵啊音噁)浦無語，(塞箇咽喉)山便打。(賞罰分明)師拈云：到這裏作麼生道得一句？得同身共命，一氣連枝。(木鷄啼子夜，石狗吠天明。)遂代云：無目繡雙鳳，冲虛透碧霄。(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

師云：澧州洛浦山元安禪師，鳳翔麟遊人。丱歲出家，二十具戒，廣通經論。問道臨濟，後為侍者。濟嘗對眾美之曰：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師蒙印可，自謂已足。一日陞堂曰：臨濟門下有箇赤梢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向誰家籧篨裏淹殺。師遊歷罷，直往夾山卓庵，經年不訪夾山。山乃修書令僧持往，師接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對，師便打曰：歸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夾山曰：這僧若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開書，斯人救不得也。師果三日後至，見夾山不禮拜，當面而立。林泉道：只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山云：鷄栖鳳巢，非其同類。出去！林泉道：點撿將來，不可放過。曰：自遠趁風，請師一接。林泉道：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山云：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林泉道：平生心膽向人傾。師便喝。林泉道：熟境難忘，任渠叫喚。山云：住！住！且莫草草忽忽。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爭教無舌人解語？林泉道：近來有箇新條欵，不說麻烏與賽因。師佇思，林泉道：何不更下一喝？山便打。林泉道：就裏溪山元來不異。師因茲服膺。林泉道：師資緣會處，針芥自相投。林泉見處唯只至此，更看花嚴如何科判？頌曰：

無伴石人衣入山(藏身處沒蹤跡)，雲籠紅頂綠衣寒(沒蹤跡處莫藏身)。
喝開劫兆三峰頂(神通廣大)，捧出金襴對日看(莫教標人眼，特地出〔寰〕難)。

師云：聲前薦得，已落今時；句後承當，迷頭認影。雖是石人撫掌，木女高歌，自古至今，知音者少。所以蓮峰庵主道：椰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當此之際，雲籠嶽頂，霧鎖巖阿，密密綿綿，了無縫罅。故夾山唯一本分事，左敲右擊，正按平鋪，令伊離滲漏、絕識情處參見夾山，被他一喝，直得鷄山粉碎，迦葉亡魂所捧金襴七零八落。此之所謂金剛王劒獨露堂堂，擬涉唇吻即犯鋒鋩者也。昔迦葉波持如來所付金襴伽黎，於鷄足山中而待彌勒，山

有三峰，如鷄三足故也。今言喝開捧出者，言語道斷非去來。今還知洛浦、夾山父子相投處麼？照盡體無依，通身合大道。

第二十七則踈山答佛

示眾，云：三十二相，塑畫難成；八十種好，粧鑾不就。匹似告他人，不如求自己。還有認得的麼？

舉：僧問踈山：如何是佛？(你不禮拜，更待何時？)山云：何不問踈山老漢？(見義勇為，當仁不讓。)

師云：撫州踈山匡仁禪師，吉州新淦人，投本州元證禪師出家。一日，告其師往東都聽習，未經歲月，忽曰：尋行數黑，語不如默；捨己求人，假不如真。遂造洞山，值山早參，出問：未有之言，請師示誨。山曰：不諾無人肯。師曰：還可切也無？云：你即今還切得麼？曰：切不得即無諱處。山他日上堂曰：欲知此事，直須如枯木生花，方與他合。一日，有僧問：如何是佛？云：何不問踈山老漢？古人答話，多以徑直截要指示於人，故法燈云：誰信天真佛，興悲幾萬般。蓼花開古岸，白鷺立沙灘。露滴庭莎長，雲收溪月寒。頭頭垂示處，子細好生觀。恁麼會得，胡用他求，自肯承當，不勞別覓。頌曰：

養子方知在上慈，(知恩報恩，風流如雅。)親言無味外人疑。(只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欲窮滄浪深深處，(直須親到一迴始得。)聽取漁家轍莫迷。(不會做官，看傍州例。)

師云：野老負薪歸，催婦連宵織。看他家事忙，且道承誰力？問渠渠不知，特地生疑惑。傷嗟今古人，幾箇知恩德？要汝時時知有，念念無差。故洞山云：向道莫去，歸來背父。又示眾云：欲知此事，如人家養得三箇兒子，州裏須得一箇，縣裏須得一箇，村裏須得一箇。一箇能得屋裏錢物用，一箇須得外頭錢物用，一箇不得外頭錢物用，亦不得屋裏錢物用。且道那箇合在州裏？那箇合在縣裏？那箇合在村裏？僧乃出眾云：三箇莫明輕重否？師曰：是。云：如何是此人出身處？曰：知有却不知有，是此人出身處。云：未審此人從今日去也無？曰：亦從今日去。云：恁麼則屬功也。曰：是。云：喚作甚麼功？曰：喚作功就之功。云：此人還知有州裏人否？曰：知有始解奉重矣。云：恁麼則村裏人全明過也。曰：是。云：如何是此人過處？曰：不知有喚作閑人，是此人過處。不見先師道：今時學道之人，須知有轉身處始得。又僧問曹山：子歸就父，為甚麼父全不顧？曰：理合如斯。云：父子之恩何在？曰：始成父子之恩。云：如何是父子之恩？曰：刀斧斫不開。林泉道：一對無孔鐵槌，一任諸人下楔。此皆是養子之緣，外人疑處。若不

是明眼宗師深窮性海，杜絕迷源，一曲漁歌焉能得聽？還會麼？萬籟有心聞不得，孤巖無耳却知音。

第二十八則歸根得旨

示眾云：直截根源，本欲待教疾會；尋枝摘葉，不須漫費神思。莫有不動唇皮道得底麼？

舉：僧問重雲和尚：如何是歸根得旨？(不勞重話會，切忌錯商量。)

雲云：早是忘却，不憶塵生。(擬思已落二三機，對面忽成千萬里。)

師云：京兆府重雲智暉禪師，總角之歲，好遊佛宇，誓志出家，父母不能止。禮圭峰溫禪師剃度，後謁白水，獨領微言，潛通秘鍵。尋回洛，卜于中灘，刱溫室院，常施水給藥為事。有比丘患白癩，眾惡之，唯師與摩洗如常。俄有神光異香，既而訝之，遂失所在。遺瘡痂，馨香酷烈，聚而塑觀音像藏之。師後忽歸終南圭峰舊居。一日，閑步巖岫間，如常寢處，倏覩摩衲數珠，銅鉼撥笠，觸之即壞，謂侍者曰：此吾前身道具，爾就茲建寺，以酬宿因。當薙草間，有祥雲蔽日，屯于峰頂，久而不散，因目為重雲，所有猛獸皆引去。及塞龍潭以通徑，龍亦他徙。後唐明宗賜額曰長興，學侶臻萃。上堂，僧問：如何是歸根得旨？曰：早是忘却，不憶塵生。云：如何是隨照失宗？曰：家貧遭劫。云：不憶塵生，如何是進身一路？曰：足下已生草，前程萬丈坑。這僧大似窮曹司翻舊案，將六祖臨終謂眾道葉落歸根來時無口之語勘當重雲，雲亦不謀而合道：早是忘却，不憶塵生。若這僧向此一塵語下能於父母未生已前著脚，何坑塹而有落哉？怕伊不信，更看投子從頭解說。頌曰：

家破人亡何所依，(若能絕妄想，便見一真如。)無心無緒話求歸。(惜取草鞋好。)十年忘盡來時路，(因禍致福。)暫憶些兒總不知。(却最親切。)

師舉：僧問洛浦：學人擬歸鄉時如何？浦曰：家破人亡，子歸何處？僧云：恁麼則不歸去也。浦曰：庭前殘雪日輪消，室內紅塵遣誰掃？此所心無心無緒話求歸也。尋思到此，似與寒山同參。山有詩云：欲得安身處，寒山可常保。微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下有斑白人，嘮嘮讀黃老。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若是端的得到不知不會處，非唯參見地藏，許伊親見黃蘗。雖然如是，林泉門下不得點胷擔板。

第二十九則問夾山境

示眾云：窓前翠竹，嘯月吟風；庭際蒼松，欺霜傲雪。非圖眼見耳聞，欲使心開意解。莫有伶利者麼？

舉：僧問夾山：如何是夾山境？(朝看雲片片，暮聽水潺潺。)山云：猿抱子歸青嶂後，鳥銜花落碧巖前。(莫向言中取則，直須句外明宗。)師云：心不識心，見猶在境，情存一念，萬別千差。所以夾山道：聞中生解，意下丹青，目前則美，久蘊成病。青山與白雲，從來不相到，機絲不挂梭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嘉祥一路，智者知踈；瑞草無根，賢者不貴。林泉道：但能明正眼，諸見決難謾。這僧雖恁麼問，夾山雖恁麼答，便不可向碧巖青嶂裏商量，抱子銜花處折倒。法眼云：我二十年只作境會。浮山圓鑒云：法眼要且未得勦絕。既不作境會，別作甚麼會？自著語云：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忽有人問林泉：不作境會合作麼生道？但云：猿抱子歸青嶂外，鳥啣花落碧巖前。非唯掣開那僧識鎖，更乃捩轉法眼謾人關捩。還識浮山徹底為人處麼？分付舒州投子替他分雪。頌曰：

月皎青松鶴夢長(尚高夢中說〔要〕)，碧雲丹桂挂羚羊(沒蹤跡，斷消息)。嚴高碧仞千峰雪(高着眼看)，石笋生條半夜霜(別是一般春色)。

師云：月巢鶴作千年夢，雪屋人迷一色功。向心境俱亡，人牛不見，灑灑落落，妥妥帖帖，無一毫差互，沒半點交加，折莫是境不是境，終不惹絆在於識情之內。若挂角羚羊，蹤跡尚無著處，甚做羚羊氣息？莫慮巖高千仞，積雪彌深，至理一言不能漏泄，其奈堦前石笋半夜抽條？以此看來，是境不是境？信手拈來無不是，莫教常守繫驢橛。

第三十則曹山出世

示眾云：爭強競弱，總是凡情；退己讓人，那存聖解？向此還有不爭人我者麼？

舉：僧問曹山：佛未出世時如何？(雪山修苦行，要識五俱輪。)曰：曹山不如。(謙謙君子，誰不稱揚？)僧云：出世後如何？(為怜三歲子，用盡老婆心。)曰：不如曹山。(將為要津全把斷，誰知逐浪與隨波？)

師云：撫州。曹山慧霞了悟禪師嗣先曹山本寂禪師，僧問：四山相逼時如何？曰：曹山在裏許。云：還求出也無？曰：在裏許即求出。林泉道：放去較危，收來太速。又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曰：曹山不如。云：出世後如何？曰：不如曹山。此語本二世曹山了悟之語，非先曹山本寂禪師之語也。不知者，師資不辨，前後不分，而中驗討不審之疾，因載於此，學者應知。僧問德山緣密圓明禪師：佛未出世時如何？曰：河裏盡是木頭舡。云：出世後如何？曰：這頭踏著那頭掀。所以道：但參活句，莫參死句。於死活句

中，定取一隻宗眼。這僧既問佛出與未出，必有深意。曹山答以如與不如，豈無理哉？還知麼？這畔那邊無不可，放行把住總由他。怕伊不信，試問投子，便知子細。頌曰：

月隱青山瑞氣高(斫額望不及)，梧藏丹鳳覷無寥(無你着眼處)，無端石馬潭中過(切忌拖泥帶水)，驚起泥龍之海潮(一任隨波逐浪)。

師云：洞山道：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此明空劫以前，威音之際，玉兔懷胎，深隱紫微，萬一千巖俱無影象，皆正位中事也。惟騰騰瑞氣，藹藹祥烟，碧梧高聳，丹鳳獨棲，瞻之不及，窺之莫得，恰如佛未出世時，無法可說，無生可度，實際理地不受一塵，曙色未分人皆仰望，所以曹山道不如他也。無端石馬經歷寒潭，耐耐泥龍奔騰巨海，於無見中強見，無聞中強聞，三十二相歷歷分明，十二分教行行布置，向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及乎天曉總見尋常，故言不如曹山也。林泉雖恁剖判將來，慎勿便以得失勝負而生計較，若解無中能唱出，方知絲竹可傳心。

第三十一則無隱身處

示眾云：萬機休罷，皆付痴憨；千聖不携，惟嫌抹搭。莫更有蒸不熟、煮不爛的衲僧麼？

舉僧問雲居：全無學處，如何立身？(退步就己，萬不失一。)居云：無立身處。(巧說不如直道。)僧云：佛事何勞？(認著即不堪。)居云：不同興化。(比類難齊。)

師云：大智如愚，大巧若拙，本自圓成，不勞彫琢。所以永嘉道：君不見，絕學無為閑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是他頂天立地，盤礴四維，巍巍堂堂，磊磊落落，竪窮三際，橫遍十方，只此沒量大人，便是汝本來面目。亘古今而非有，任來去而非無，何必區區安身立命而已。故這僧迷頭認影，剛覓替名。雲居老漢因便截勢，盡情吐露。其僧頑涎不退，展轉生疑，將十二時中著衣喫飯，運水般柴，日用佛事，以當平生。雲居不免頂門著楔道：非同每日朝參暮請，接物利生，興此悲心，化他眾類。應須孜孜切切，一念萬年，不遺時，不失候，甚生次第。若能如是，得處但能忘計較，用時全不費工夫。不犯天威，試聽舉似。頌曰：

苔殿烟收紫氣旋(寶香鳳燭煙雲合)，拱班宸幄退堯年(寂寂簾垂不露顏)。鳳樓不宿桃源客(非公境界)，豈並金光曜漢天(比類難齊)？

師云：尊貴一路，智者難躋；至理玄門，孰能履踐？由是苔封古殿，紫氣盤旋，拱密威嚴，仰瞻宸幄。慶堯年之寧謐，六國安然；賀舜日之增明，四臣樂矣。畢竟龍樓鳳閣，難停玩景遊人；從教杏

圃桃源，恣縱賞心樂事。心光晃耀，根根塵塵而普及寰瀛；智炬揚輝，物物頭頭而遍周沙界。恁麼會得，非止漢天竺土，這畔那邊無不是汝立身之處。何也？把住放行全在我，挨來拶去更由誰？

第三十二則風穴古曲

示眾云：木人把板雲中拍，韻出青霄；石女含笙井底吹，聲騰碧漢。莫有眼中解聽者麼？

舉：僧問風穴：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囉羅哩哩哩哩囉囉)？穴云：木鷄啼子夜，蓊狗吠天明(無中唱出處，千古意分明)。

師云：汝州風穴延昭禪師，初謁鏡清，次參南院，入門不禮拜，院曰：入門須辨主。云：端的請師分。院於左膝拍一拍，師便喝；院於右膝拍一拍，師又喝。院曰：左邊一喝且置，右邊一喝作麼生？師曰：瞎。院便拈棒，師曰：莫用盲枷瞎棒奪打，和尚莫言不道。院擲下棒曰：今日被黃面浙子鈍置一場。云：和尚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飢。曰：闍黎曾到此間麼？云：是何言歟？曰：老僧好好相借問。云：也不得放過。便下。參眾了，却上堂頭禮謝，院曰：闍黎曾見甚麼人來？云：在襄州華嚴與廓侍者同夏。曰：親見作家來。院問：南方一棒作麼商量？云：作奇特商量。師却問院：和尚此間一棒作麼商量？院拈拄杖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於言下大徹玄旨，遂依止六年，四眾請住風穴。又八年，李史君與闔郡仕庶再請開堂演法，其道大行。這僧既發古曲無音之問，想非干六律，不墮五音，設使六么花十八，也應斷和決難齊。是他風穴以無曲之曲、非韻之韻，別般響喨，迥出青霄，何遶梁之可比哉？雖假木雞蓊狗傍提妙唱，自古至今誰能賞鑑？若非投子發揚，險不幾乎淡了？頌曰：

古巖月色鎖重雲(顯而不露)，枯木迎芳曉帶春(隱而彌彰)。昨夜星河轉南斗(急著眼看)，金烏隨鳳過天輪(好客無踈伴)。

師云：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此寔吾宗正偏兼帶，理事叶通之微旨也。雖則岐分派列，施設不同，萬別千差，終歸一揆。昔湛然居士序萬松老師萬壽語錄云：臨濟之宗，得者得之於峻拔，失者失之於莽鹵；曹洞之宗，悟者悟之於綿密，迷者迷之於廉纖；雲門之宗，明者明之於緊俏，昧者昧之於識情。誠哉！是言也。古巖月色，雖鎖重雲，非具眼者莫窺其奧；騰芳枯木，不假陽和，唯知心者能帶其春。豈止星河宛轉於南斗，其由烏鳳趁越於天輪？不墮功勳，寧拘明暗？當此之時，還辨別得麼？試看磨盤秋結子，非同碓觜夜開花。

第三十三則投子劫火

示眾云：問既有宗，答亦攸同，但肯教意解心開，便不索口呿目瞪。莫有於熱惱處令清凉者麼？

舉：僧問投子：劫火洞然時如何？(照顧燎却眉毛。)子云：寒威威地。(心定自清凉。)

師云：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幼依洛下保唐滿禪師出家。初習安般觀，次閱花嚴教，激明性海。復謁翠微，頓悟宗旨，由是放意周遊。後旋故土，隱投子，結茅而居。師一日指庵前一片石，謂雪峰曰：三世諸佛總在裏許。峰云：須知有不在裏許者。曰：不快漆桶。師與雪峰遊龍眠，有兩路。峰問：那箇是龍眠路？師以杖指之。峰云：東去？西去？曰：不快漆桶。問：一槌便就時如何？曰：不是性[慅/心]漢。云：不假一槌時如何？曰：不快漆桶。峰問：此間還有人參也無？師將钁拋向峰面前。峰云：恁麼則當處掘去也。曰：不快漆桶。師居投子山三十餘載，往來激發，請益者常盈于室。縱以無畏之辯，隨問遽答，啐啄同時，微言頗多，今唯錄此。叢林多以不快漆桶為雪峰語，而不知大同答雪峰語也。這僧將仁王般若經偈來問：昔斑足王信外道羅陀語，殺千王頭，淫祀塚間摩訶迦羅大黑天神，冀延國祚。普明王請一日假，依七佛法，齋百法師。第一法師為王說偈：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此偈凡三十二句。王赴死，轉為諸王說。斑足疑問，亦聞此偈，心開悟解，以國付弟，出家得忍。師答以寒威威地，為復是滴水滴凍？為復是霜雪難禁？為復是縮項嗟噓？為復是橫身僵臥？若恁麼會，林泉不免奉汝箇三千里外，且喜沒交涉。畢竟合作麼生會？曝滾鑊中添乍水，飲時冷暖自心知。頌曰：

天地為爐萬物焦(內外赤通紅)，石人駕浪渡雲霄(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風生半夜霜殘重(法身無被不禁寒)，月落水寒碧鬢凋(多愁早老)。

師云：楊無為道：三界炎炎如火聚，道人未是安身處。蓮池勝會待多時，收攝身心好歸去。恁麼看來，石人駕浪索渡雲霄，木女搖篙同歸性海。雖是隨流得妙，應須返本還源。休投寂滅洪波，莫滯沉空湛水。青蘋之末，偶於半夜生風；紅蓼其間，未至三更見月。霜威既重，冰色須嚴。冷清清處，却要溫和；寒威威時，休嫌寂寞。自然逼鬓，不許凋殘。管取赤心，居常謹切。若肯如斯體究，恁麼商量，不須還我布單錢，何必償他口業債。咦，逆耳忠言休不信，莫教辜負老林泉。

林泉老人評唱投子青和尚頌古空谷集卷二

林泉老人評唱投子青和尚頌古空谷集卷三

後學性一閱

生生道人梓

第三十四則米胡問悟

示眾云：形興未質，方知形是影根；名起無名，始信聲為響本。莫有向無形無影、無響無聲處會得的麼？

舉：米胡和尚令僧問仰山：(走口送舌)今時人還假悟否？(平蕪盡處是青山。)山云：悟即不無，爭奈落第二頭何？(行人更在青山外。)胡深肯之。(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師拈云：然仰山與麼道即得，還免得自己落麼？(口是禍之門。)若免得，更有一人大不肯在。(除是和尚。)若免不得，亦落第二頭。(理無曲斷。)米胡雖然肯他，自己還有出身之路也無？(脫體道應難。)諸人試點撿看。(誰有閑工夫？)若點撿得出，兩人瓦解氷消。(老僧遙指猿啼處。)若點檢不得，且莫造次。(更有靈蹤在上方。)

京兆府米和尚亦曰米七師，謂俗舍第七，又曰米胡，美髯故也。胡參學後歸受業寺，有老宿問：月中斷井索，時人喚作蛇。未審七師見佛喚作甚麼？師曰：若有佛見，即同眾生。法眼別云：是甚時節問？林泉道：半夜無燈燭，家書歷歷宣。法燈別云：喚底不是。林泉道：那箇底是？老宿曰：千年桃核。林泉道：切忌咬嚼。當時令僧去問仰山曰：今時人還假悟也無？林泉道：你不見龍牙居遁禪師頌云：學道先須有悟由，還如曾鬪快龍舟。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果然仰山道：悟即不無，爭奈落第二頭。林泉道：仰山老漢有收有放，有縱有奪，真所謂韓信功高誰與同，轉身拆却連雲棧。米胡雖然肯之，此盖姦不廝謾，壯不廝欺，焦塼廝嗑，那覓嗄聲。怎不教投子從頭點檢，徹底評量，謝他看客，兩停箇裏，了無偏向，不盡意趣，又與分明頌出。頌曰：

碧岫峰頭借問人(步步登高易，心心放下難)，指山窮處未安身(坐著即不可)，雖然免得重陽令(眼中撥去黃金屑)，爭似靈苗不犯春(鐵樹花開色更鮮)。

師云：學憑入室，知乃通方，道曠無涯，逢人不盡。所以善財南往，常啼東遊，不惜草鞋錢，惟愁無入路。折麼？碧岫峰頭，青松澗底，求大善知識，推窮解脫門，儻蒙指示分明，信不囊藏被蓋。然危巒峻嶺，突屼嵯峨，未足安身，更宜轉位。不見道：莫守寒巖異草青，坐著白雲宗不妙。正如以癡怀功夫打疊妄心，內守幽閑，

外絕幻境，灰身滅智，撥喪無餘，緊閉玄關，施呈妙悟。然則漸修頓悟，頓悟漸修，翻覆看來，到底終須親到一迴始得。不見道：未到無心須要到，及到無心無也休。此與設有妙悟，亦須吐却，亦無兩樣。恁麼舉來，是免重陽令？是不免重陽令？是犯春？不犯春？還知麼？迷悟似迷休取笑，悟迷非悟莫稱奇。

第三十五則鏡清有言

示眾云：棊逢敵手，琴遇知音，必能打劫衝關，決解吟猱節奏。莫有動絃別曲，不令頭撞者麼？

舉：鏡清問雪峰：古人有言(道甚麼來)？峰便倒臥(謝師答話)，良久起云：問甚麼(貴人多忘)？清再問(重言不當吃)，峰云：虗生浪死漢(面赤不如語直)。

師云：燈錄中載，非鏡清所問。僧問雪峰：承古有言。峰便作臥勢，良久起云：問甚麼？僧再舉，峰云：虗生浪死漢。林泉道：這僧大似小官多念律，攀今覽古待做問端。是他雪峰老將不論兵，及至覿面相呈，却不解全身擔荷。這僧只知口闊，不覺舌長，故又重舉：貪向林中尋野雀，那知鷂子過新羅。怎不惹教雪峰點罰道：虗生浪死漢。雪峰尋常示眾云：我若東道西道，汝等則尋言逐句。我若羚羊挂角，汝等向甚麼處捫摸？林泉道：看破了也。僧問保福：只如雪峰有甚麼言教，便似羚羊挂角？福曰：莫是與雪峯作小師不得麼？林泉道：而今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樁舊處尋。恁麼看來，雪峰非不孟嘗門啟，懶待高賓，自是時流倒生退屈。有不周處，試詳頌意。頌曰：

尋常愛客恨無來(心忙氣急)，及至人來懶話陪(閉口藏舌)。空臥早知眠不當(悔之不及)，虗勞紅焰落寒灰(枉教熱鬧)。

師云：一大圓覺為我伽藍，三世諸佛、十方聖眾、九有四生皆是雪峰不請之友，居常恒以法喜珍饈、禪悅上味沽待而已，每恨時中無來管顧，縱遇一箇半箇墮根禪客、拍盲衲僧，盡力提携、舒心激勵，大似說話與聾人、眨眼與瞎漢，怎不退禪懶為話會？空使長連床上展脚橫眠、方丈室中側身暫臥，恁麼為你老婆徹困，剗自辜恩負德，此豈非虗勞心力、枉用功夫？空餘智焰搖紅，漫做寒灰落却，可謂赤心片片知人少，覿面堆堆覩者稀。

第三十六則雲門明教

示眾云：若遇當家人，合說著實話，索甚花言巧語，敘謝寒溫？當可依實具實，盡情管待。莫有不作外、不做客的麼？

舉：雲門一日問明教：今日喫得幾箇餬餅？(客聽主裁。)教云：五箇。(當仁不讓。)門云：露柱喫得幾箇？(適來記得，而今忘却。)教云：請和尚茶堂裏喫茶。(一椀來，一椀去。)

師舉雲門上堂云：我事不獲已，向你諸人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了也。更欲踏步向前，尋言逐句解會，千差萬別，廣設問難，贏得一場口滑去，於道轉遠，有甚麼休歇時？此事若在言句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語？因甚更道教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得，只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訶責，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此，若是得底人，道火不曾燒口，終日說事未嘗挂著唇齒、未嘗道著一字，終日著衣喫飯未嘗觸一粒米、挂一縷絲。雖然如此，猶是門庭之說也，須是實得恁麼始得。若約衲僧門下，句裏呈機，徒勞佇思。直饒一句下承當，猶是瞌睡漢。時有僧問：如何是一句？師曰：舉林泉道：合取狗口。恁麼看來，方信道：不露風骨句，未語先分付。進步口喃喃，知君太罔措。故於問答不涉思惟，豈落情見？亦不窮玄，亦不究妙，但於日用一切時中，不令業識忙忙，無本可據。忽問明教：今日喫得幾箇餬餅？此豈非鈎頭著餌，要辨魚龍？教云：五箇。雖似將計就計，到底終沒咬嚼。門云：露柱喫得幾箇？向不著意處猛楔一槌。是他明教稍會遮截架解，果有轉身一路道：請和尚茶堂裏喫茶。林泉道：若非笑面虎，難遇駕雲龍。想必投子更知深細。頌曰：

等閑垂借問端由(打鼓弄琵琶)，不負平生盡吐酬(相逢兩會家)。竭力為人須是徹(赤心片片)，方知茶味解人愁(到了惺惺)。

師云：花嚴具載，普慧雲興百問，普賢鉼瀉千酬，撥向上關，吐無礙辯，使狐疑氷釋，令智鑑洞明，廣說如來禪，此最為第一。爭似雲門以尋常用的信手拈來，不生疑阻，剔圇圞處任伊摸索，非止一飽忘百飢，欲使十言令九中，恁麼盡筋截力，徹底為人，尚不得一箇半箇。若是抑而不抑，何有今日？莫道知恩者少，負恩者多，是他也有茶裏飯裏未嘗失照的人，常向夢中了了，醉裏醒醒，加之以盧仝七椀、趙老三杯，不有憂煎，轉添性燥，若非識空，便合時宜，爭解轉身吐氣，不滯玄關？還知此老作略麼？慢嚼細嚥能知味，終不黏牙著齒渠。

第三十七則雲居六戶

示眾，云：癡癡呆呆，默默自知田地穩；囉囉吒吒，騰騰誰謂肚皮憨？莫有粧昏(去呼)者麼？

舉僧問雲居：六戶不明時如何？(外面猶似痴人，肚裏非常俏[牛*昔]。)居云：不涉緣。(百花叢裏過，一葉不沾身。)僧云：向上事如何？(高

著眼看。)居云：慎者不護。(但能常激切，何必更咨嗟。)
師云：寒山睡重，拾得起遲。名韁難繫絆，利鎖莫拘鉗。衲帔幪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六門、六戶、六國、六出，皆六根之異號也。藥山一日問雲巖云：聞汝解弄師子，是否？曰：是。云：弄得幾出？曰：弄得六出。云：我亦弄得。曰：和尚弄得幾出？云：弄得一出。曰：一即六，六即一。林泉道：大哉古宿！出辭吐氣，與修多羅合。故經云：一處成休復，六根皆解脫。巖後到溈山，溈問：承聞長老在藥山弄師子，是否？曰：是。云：常弄有置時。曰：要弄即弄，要置即置。云：置時師子在甚麼處？曰：置也，置也。黑爪梵志運神力，以左右手擎合歡梧桐花兩株來供養佛。佛召仙人，梵志應喏。佛曰：放下著。志遂放下左手一株花。佛召仙人：放下著。志又放下右手一株花。佛又召仙人：放下著。志曰：世尊！我今兩手皆空，更教放下箇甚麼？佛云：吾非教汝放捨其花，汝當放捨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一時捨却，無可捨處，是汝免生死處。志於言下悟無生忍：汝等諸人若向弄師子處獻合歡時，稍然覷透，便見不涉緣慎護之的意也。其餘意味，別咂啖看。頌曰：

春到石人視遠山(徒勞斫額)，鶯啼花木碧波閑(切忌隨聲逐色)。須知雲外巖松瑞(能為萬象主)，千古迎風任歲寒(不逐四時凋)。

師云：遠觀雖有色，近覷本無形，非高低之可校量，非淺深之可窮究，豈容磊落，那許嵯峨？沒足石人，袖春風而莫能登陟；通方衲子，乘曉月而試與參詳。而況鶯啼花木，雀噪園林，魚躍碧波，蝶穿紅樹。眼耳雖勞於視聽，曾不涉緣；鼻舌然闕於觀瞻，慎者不護。身先在裏，意豈不知？休云六戶不明，自是一家無二。巖松現瑞，論甚雲外雲中？庭柏呈祥，非止劫前劫後。欺霜傲雪，嘯月吟風，既耐歲寒，不無節操。只如轉位就功，合作麼生？密移一步六門曉，無限風光大地春。

第三十八則風穴黃龍

示眾，云：明鏡當臺，物來斯鑑；洪鐘在架，應扣騰聲。莫有不蹉絲毫，相度高低者麼？

舉：風穴初到黃龍(跋涉不易)，龍問：石角穿雲路，垂絛意若何？(欲窮親切處，好好細思量。)穴云：紅霞籠玉像，擁嶂照川原。(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龍云：相隨來也。(是誰？是誰？)。穴云：和尚低聲。(衲子難謾。)

師云：汝州風穴山延昭禪師，初參越州鏡清順德大師。德問：近離何處？云：自東來。曰：還過小江否？云：大江獨飄空，小江無可

濟。曰：鏡水秦山，鳥飛不度。子莫盜聽遺言。云：滄溟豈怯艨艟勢，列漢飛帆渡五湖。德竪起拄杖曰：爭奈這箇何？云：這箇是甚麼？曰：果然不識。云：出沒卷舒，與師同用。曰：杓卜聽虛聲，熟睡曉譫語。云：澤廣藏山，理能伏豹。曰：捨罪放[億-音+(天*天)]，速須禮拜了出去。云：出去則得。便行至法堂上，歎曰：行脚人著甚來由？因緣未盡善，豈可便休？當再見堂頭。遂廻云：適來輒呈小駿，冒黷尊嚴，蒙未賜杖責。曰：適來言東來，豈不是翠巖乎？云：雪竇親棲寶盖東。曰：不逐亡羊狂解息，却來這裏念篇章。云：路逢劒客須呈劒，不遇詩人莫獻詩。曰：詩則速秘，略借劒看。云：梟首甑人携劒去。曰：不獨觸風化，亦自顯顦頇。云：若不觸風化，爭明古佛心？云：既許允容，師今何有？四、東來衲子菽麥不分。云：只聞不已而已，何得抑已而已？曰：巨浪涌千尋，澄波不離水。云：一句截流，萬機寢削。便禮拜。德曰：俊哉衲子！次到同安，安問：石角穿雲路，垂藤意若何？今此頌古中作黃龍問，兼以垂藤作垂絛，蓋當時編錄之不詳也。今以祖燈錄為證，學者當知。同安既發此問，風穴須當恁麼答。安以拿活龍手，擒虎兕機，道：相隨來也。是他亦不放閑，欵欵地陪奉道：和尚也須低聲。雖不傷鋒犯手，就中情理難容。若非投子和會將來，險不大呼小叫。頌曰：

無價明珠暗處懸(佛眼覷不見)，夜深將把木人穿(暗中一線實難通)。誰知却被泥牛見(莫錯認)，吞入紅霞碧浪淵(徒勞咬嚼)。

師云：永嘉道：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怎不教雲際祖師禪師問南泉：既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泉云：王老師與汝往來者是。祖云：不往來者。泉云：亦是藏。祖云：如何是珠？泉召云：師祖。祖應諾。泉云：去！汝不會我語。林泉道：端的要知此珠下落，隱而彌彰，顯而不露，終日尋不得，有時還自來，何必三更半夜勞動木人，拈沒鼻金針，穿芒長玉線，被井底泥牛偶然窺見，吞紅霞於人我山頭，吐碧波於是非海裏，當機不讓低聲處，休道風穴不道來。

第三十九則雪峰南際

示眾云：舉頭會意，輸他靈利衲僧；開口見心，除是通方作者。怕你不信，試定省看。

舉：雪峰和尚送南際長老出，作女人拜(捋謂狐鬚赤)，際斂手云：喏！喏！(更有赤鬚〔孤〕)。峰以手斫額，便歸(知音不在頻頻舉，達者須知暗點頭)。

師云：誰家別舘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雪峰老漢雖於世諦路頭回男作女，妙用現前，魔魅人家男女要汝不同一機一境上辜負己靈、埋沒家寶，其實空劫已前、父母未生之際，還有男女等相得失是非麼？不可以女婦妾相定奪。雪峰大抵借婆裙子拜婆年，要識本來真面目，南際斂手，當仁不讓，果見此道未喪，知音可嘉，此真所謂沒孔笛逢氈拍板，無絃琴上和梁州。雪峰為是同行火伴，不免臨行打散，以手斫額，雖則遠觀不審其由，近覩分明，所據科段不差毫末，故擺手便歸。林泉道：呻吟謦咳，無非妙用神通；瞬目揚眉，總是法門佛事。慎勿以弄精魂、胡打鬨，深屈古人。殊不知巧兒做處拙見嫌，東行不見西行利，既曾折柳分襟，未審將何賚別？頌曰：

送客隨家豐儉施(物輕人意重，千里贈鵞毛)，盡情為餞免生疑(相識滿天下，知心有幾人)。却蒙惠重過相贈(彼此不相虧)，斂手遙別向暮歸(是必早回程)。

師云：常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雖則紅塵汩沒，世路迂迴，不可恣情玲瑯飄蕩。古人臨岐，或贈之以言，或進之以酒，或奉之以金帛，或折之以亭柳，此隨家豐儉而施設也。一日，僧辭趙州，州曰：甚處去？云：諸方學佛法去。師竪起拂子，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云：與麼則不去也。曰：摘楊花，摘楊花，此亦餞行之小樣也。既蒙雪峰惠重相贈，南際怎不斂手應喏？還知遙別向暮歸處麼？幾度扣門招不出，將身直入裏頭看。

第四十則大士不起

示眾，云：道高德重，天子有所不臣；性硬心孤，諸侯有所不友。此蓋從來舊例，本非特地新條。莫有不放閑強點撿者麼？

舉：傅大士見梁王不起(倚老賣老)，公臣問曰：大士見王，為甚麼不起(果然放不過)？士云：法地若動，一切不安(留與別人道)。師拈云：然安邦定亂，實假良肱；立法明宗，須憑作者(且忌科分兩段)。然投機不妙，過犯彌天(當局者迷)；力用不全，化風減半(向官不坐罪)。若據將高就下，即枯木重陽(聖慈廣沐，誰不承恩)；若盡令雙趺，即哀同萬里(天下生靈，無敢喘息)。

師云：婺州雙林善慧大士，本州義烏人。齊建武三年丙子五月八日，降於雙林鄉，生傅氏。其父宣慈大士，名翕，南山云弘。年十六，納劉氏女妙光為妻。生二子，長曰普建，次曰普成。二十四，與里人稽亭浦摝魚，獲已，沉籠水中，祝曰：去者適，止者留。人或謂之愚。會天竺僧達磨，時號松頭陀，謂大士曰：我與你毗婆尸

佛所發誓，今兜率天宮衣鉢見在，何日當還？因命臨水觀其影，見大士圓光寶蓋。大士笑謂磨曰：鑪鞴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度生為急，何患彼樂乎？磨指嵩山頂曰：此可棲矣。大士遂因躬耕而居之。有人盜菽麥芥菓，大士令使籃籠盛去。日常傭作，夜則行道。見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放光襲其體。士曰：吾得首楞嚴定，當捨田宅，設無遮大會。大通二年，倡賣妻子，獲錢五萬，以營法會。有慧集法師，聞法悟解，言：我師彌勒應身。大士弟子恐惑眾，止之。六年正月二十八日，遣弟子傅暀，致書于梁高祖。書曰：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白國主救世菩薩，令欲修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略以虛懷為本，不著為宗，無相為因，涅槃為果。其中善，略以治身為本，治國為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略以護養眾生，勝殘去殺。普令百姓，俱稟六齋。今聞皇帝崇法，欲伸論義，未遂襟懷。故遣弟子傅暀，馳書投太樂司令何昌 。昌曰：慧約國師，猶復致啟。翕是國民 ，又非長老。殊不謙卑，豈容致達。暀然指御路。昌乃馳往同泰寺，詢浩法師。浩勸速呈二月二十一日進書。覽之，遽遣詔迎。既至，大士星冠儒履，身披法服，以見帝。帝問：佛耶？大士默指冠。問：道耶？又默指履。問：儒耶？仍默指袈裟。王荊公求佛印，作頌曰：道冠儒履佛袈裟，和會三家作一家。忘却率陀天上路，雙林癡坐待龍華。後於華林園重雲閣講經，玉輦陞殿。眾咸屏氣拱立，而大士箕坐不起。憲司譏問：如何不起？士曰：法地若動，一切不安。林泉道：上乘菩薩信無疑，中下聞之必生恠。然投子拈處，有收有放，有縱有奪。莫向言中取則，直須句外明宗。昔世宗幸大聖安瑞像殿，問圓通善國師曰：禮則是？不禮則是？通奏曰：禮則相敬相重，不禮則各自稱尊。帝大悅。大士不起，只知入理深談。圓通應詔，不廢門庭施設。豈知投子，亦存此意。頌曰：

梁國令他魏國愁(二客煩一主)，渡江投水暗隨流(此處無緣，他方別化)。雖然寸土居無動(只知滴水氷生)，爭奈雙林樹半秋(不有春風和氣)。

師云：二十七祖付達磨大士讖偈云：路行跨水忽逢羊，獨自悽悽暗渡江，日下可怜雙象馬，二株嫩桂久昌昌 。此讖達磨西來始終之事。達磨始來見梁武帝，帝名衍衍，從行從水，故云路行跨水。帝既不契祖師，果有洛陽之游，故云逢羊。羊、陽聲相近也。祖師不欲人知其行，是夜航葦西邁，故曰暗渡江也。祖師西來見梁、魏二帝，此言日下雙象馬也。九年面壁於少林，故曰二株嫩桂也。久、九音同也。假達磨不契鈍滯之事，而比大士徑挺不近人情，亦相類也。末後兩句點他雖有千尺寒松，且無抽條石笋，佛事人情不能周足。還知麼？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為人。

第四十一則首山親切

示眾云：甲子乙丑海中金，不勞煅煉；戊辰己巳大林木，切忌穿鑿。若知日日是好日，方信年年是好年。為汝決疑，故來掐筭。

舉：僧問首山：如何是學人親切處？(鼻下著口，眼上安眉。)山云：五九盡日又逢春。(九九八十一。)僧云：畢竟如何？(飢來喫飯，寒時穿衣。)山云：冬去寒食一百五。(六六三十六。)

師云：汝州首山省念禪師，徧歷叢席，常密誦法華經，眾目為念法華。晚於風穴會中充知客。一日，侍立次，穴乃垂涕告之曰：不幸臨濟之道至，吾將墜于地矣。師云：觀此一眾，豈無人耶？穴曰：聰敏者多，見性者少。師云：如某者如何？曰：吾雖望子之久，猶恐躭著此經，不能放下。云：此亦可事，願聞其要。穴遂上堂，舉：世尊以青蓮目顧視大眾，乃曰：正當恁麼時，且道說箇甚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且道說箇甚麼？師乃拂袖下去，穴擲下拄杖，歸方丈。侍者隨後請益云：念法華因甚不祇對和尚？穴曰：念法華會也。次日，師與真園頭同上，問訊次，穴問真曰：作麼生是世尊不說而說？真曰：鶺鴒樹頭鳴，意在麻畬裏。穴曰：汝作許多痴福作麼？何不體究言句？又問，師曰：汝作麼生？云：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穴謂真曰：汝何不看念法華著語？一日，僧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林泉道：擬親即疎，擬向即乖。故洞山云：向道莫去，歸來背父。所以語忌十成，機貴回互。教汝向三千里外沒諝訛處，作箇脫洒衲僧。設使逢春，不被境謾；縱遇寒食，何勞遊賞？直饒恁麼會去，且喜沒交涉。頌曰：

日暮陰雲郊野深(東西不辨，南北不分)，重陽到後菊花新(莫隨境轉，恐落今時)。不因西嶠殘氷盡(但得雪消去)，爭得東山一帶春(自然春到來)。

師云：九烏射盡，一矐猶存；一箭墮地，天下黯黑。向舒手不見手處，親切不離家；開眼不覺曉時，寂寞不當戶。放開一線，等待重陽，紅葉悲風，黃花泣露。雖則語不立玄，言須關典。故汾陽昭云：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折不可句中採摘，體內商量，玄之又玄，遠之遠矣。直得絕後重甦，梅通暖信，巖阿雪泮，西嶠氷消，始遇東山春風和氣，方信道：若立一塵，家國興盛；不立一塵，家國喪亡。且道：立則是？不立則是？九盡逢春春日暖，有心拜節莫嫌遲。

第四十二則雲門胡餅

示眾云：言言見諦，碓觜夜生花；句句超宗，磨盤秋結子。不涉離微，如何話會？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未開口時何不薦取？)門云：餬餅。(切忌咬嚼。)

師云：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廣主命師出世靈樹，開堂日，主親臨曰：弟子請益。師曰：目前無異路。乃曰：莫道今日謾諸人好，抑不得已向諸人作一場狼藉，忽遇明眼人見成一場笑具，如今避不得也。且問你諸人，從上來有甚麼？欠少甚麼？向你道無事，已是相埋沒也。雖然如是，也須到這田地始得，亦莫趁口快亂問，自己心裏黑漫漫地，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你若根思遲迴，且向古人建化門庭東覷西覷，看是箇甚麼道理？你欲得會麼？都緣是你自家無量劫來妄想濃厚，一期聞人說著便生疑心，問佛問法，問向上向下，覓箇解會，轉沒交涉。擬心即差，況復有言有句，莫是不擬心是麼？莫錯會好，更有甚麼事？珍重！林泉道：雲門說許一落索，只是要汝空劫前承當。佛未出世會得，由是僧問超佛越祖之談，所以用一餬餅且[祝/土]汝口，恐狂生見解，漫逐識情，擬議咬嚼，黏牙著齒。大岳、雪竇同到五祖戒處，岳獨見戒，岳便畫一圓相，戒云：是甚麼？岳曰：餬餅。戒云：趁爐鏊熱，更打一箇。岳擬議，戒以杖打出三門，岳謂雪竇曰：這沒人情漢休去好。林泉道：一般油麵由人做造，一般油麵由人壞却。且道雲門餬餅與大岳餬餅是同是別？雖是團圞無縫罅，想來眾口決難調。試看投子如何發賣？頌曰：

祖佛超談問作家(且莫忉忉)，困來宜喫建溪茶(非從口入)。重陽日近開金菊(莫隨境轉)，深水魚行暗動沙(隱密難窺)。

師云：一言道斷處，千古意分明。假如佛不出世、祖未西來，與誰抵掌清談、論黃數黑？雖知口闊，豈覺舌長？最初不遇作家，到了翻成骨董。這裏最是計利害處，有言成謗，開口成雙橛；無言成誑，揚眉落二三；不誑不謗，情存一念悟。如何趣向？寧越昔時迷？雲門恁麼為汝徹困，怎不旋烹建茗、慢碾龍團？特就法筵煎點一上，何必直待重陽選擇九日，賞東籬之菊、明西竺之心？大抵此事綿綿密密、穩穩沉沉，恰似暗中樹影、水底魚蹤，若非明眼人莫能窺得破。除是雲門有撥天關底手，為汝變生作熟、製造將來，慢嚼細嚥好生嘗，莫貪滋味徒開口。

第四十三則親傳底事

示眾，云：理因事顯，想便宜出自當家；事假理融，料肫膊肯向外屈？家家不異，代代無殊，正當此時，還有認性者麼？

舉：僧問玄沙：如何是親傳底事？(住持千嶂月，衣鉢一溪雲。)沙云：我是謝家兒。(一子親得。)

師云：福州玄沙師備禪師，閩之謝氏子。幼好垂釣，泛小艇於南臺江，狎諸漁者。唐咸通初年，年甫三十，忽慕出塵，乃棄舟投芙蓉訓禪師落髮，往豫章開元寺受具。布衲芒屨，食纔接氣，終日宴坐，眾皆異之。與雪峰本法門昆仲，而親近若師資。峰以其苦行，呼為頭陀。一日，峰問：阿那箇是備頭陀？師曰：終不敢誑於人。異日，峰召曰：備頭陀何不遍參去？師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峰然之。暨登象骨山，乃與師同力締構，玄徒臻萃。師入室咨決，罔替晨昏。又閱楞嚴，發明心要，由是應機敏捷，與修多羅冥契。諸方玄學有所未決，必從之請益。至與雪峰徵詰，亦當仁不讓。峰曰：備頭陀再來人也。林泉道：故應天眼識天人。這僧恁麼審問玄沙親傳底事，他並不以空王無字印、迦葉錦襴衣為對，亦不以授受無法之法、親承無心之心為酬，唯以眾人易會易知的支梧道：我是謝家兒。此豈非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既解子承父業，寧不立計成家？且道與趙州十八上解破家散宅的是一是二？相逢不下馬，各自有前程。頌曰：

親伸端的向君言(低聲低聲)，莫比流沙少室傳(擬心即差)。昨夜雁廻雙嶺後(可怜風擺不成行)，謝家人立月明前(有勞法候)。

師云：理由言彰，非言無以極其致；言不越理，非理無以會其歸。雖云指示分明，當可親伸端的，非止青出於藍、氷寒於水，且向世俗路頭、光影門中略通姓氏，權類鳳毛。豈知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形興未質、名起無名，莫比西渡流沙、東來少室，得皮得髓、傳法傳心，酬立雪之勤、答刳肱之志，以至花開五葉、焰續千燈，亘古亘今、普天匝地，正眼觀來，那的不是親傳底事？忽聞初夜雁廻雙嶺、鶴唳千峰，聲色叢中遞相鈍滯。丹霞云：本是釣魚舡上客，偶除鬚髮著袈裟，佛祖位中留不住，夜深依舊宿蘆花。為復是一色蘆花？明月蘆花，月船不犯東西岸，須信篙人用意良。

第四十四則板齒生毛

示眾云：無意之意，其意遠矣；無味之味，其味恒然。若知露柱懷胎，便信石龜解語。還真箇麼？

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日日日頭東畔出。)州云：板齒生毛。(無中能唱出，未審幾人知？)

師云：趙州古佛出現於世，雖無蓮臺光焰，却有妙用神通，具四辯才、得八解脫，端的海口鼓浪、舡舌駕流，浩浩辭源、滾滾流出，優游平易，殊無艱難險阻之態，方信真文不措、真武不麤。一日，

上堂，云：正人說邪法，邪法悉皆正；邪人說正法，正法悉皆邪。諸方難見易識，我這裏易見難識。僧問：如何是毗盧師？師便起立。云：如何是法身主？師便坐。僧禮拜，師曰：且道坐者是？立者是？林泉道：有勞神用。師問一婆子：甚麼處去？云：偷趙州笋去。曰：忽遇趙州又作麼生？婆便與一掌，師休去。林泉道：眼自爭先得？籌因打劫贏。雖是勾賊破家，其奈泥中隱刺。莫更別有鈍滯處麼？頌曰：

九年少室自虛淹(功成業就)，爭似當頭一句傳(水到渠成)？板齒生毛猶可事(不為希差)，石人踏破謝家舡(焉知無漏)。

師云：九年面壁，垂一則語。直至而今，諸方賺舉。非是虛淹歲月，漫度春秋。意似責他不說而說，未若說而不說。其實當頭一句，把定則唇寒齒冷，放行則喜氣津津。若也脚跟線斷，舌上關開，橫說竪說，無可不可。昔外道問佛：昨日說何法？佛曰：定法。云：今日說何法？曰：不定法。云：昨日說定法，今日何說不定法？曰：昨日定，今日不定。林泉道：大人得自在。世尊板齒雖不生毛，其奈舌端還能具眼。似許石人，脚跟點地，鼻孔遼天。踏破澄潭月，穿開碧落天。何止謝家舡舷而已哉？還知麼？若能截鐵斬釘，必不拖泥帶水。

第四十五則問法身寶

示眾，云：莊宗收得，幸遇興化商量；三角拈來，可惜強賊錯認。莫有賞鑒者麼？

舉：僧問仰山湧和尚：如何是法身寶？(五眼難窺。)湧云：百舌未休枝上語，鳳凰那肯共同棲？(南海波斯笑點頭。)

師云：洞山問講維摩經僧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喚作甚麼語？云：讚法身語。曰：喚作法身，早是讚也。林泉道：何不向未開口時會取？疎山上堂云：病僧咸通年前會得法身邊事，咸通年後會得法身向上事。雲門出問：如何是法身邊事？曰：枯樁。云：如何是法身向上事？曰：非枯樁。云：還許某甲說道理也無？曰：許。云：枯樁豈不是明法身邊事？曰：是。云：非枯樁豈不是明法身向上事？曰：是。云：祇如法身還該一切也無？曰：法身周徧，豈得不該？門指淨餅曰：祇如淨餅還該法身麼？曰：闍黎莫向淨餅邊覓。門便禮拜。林泉道：子細哉詳無縫罅，方知不是繫驢橛。為同不世之珍，所以罕逢別者。若非仰山具天眼龍睛，向不作貴、不作賤處平展演、大鋪舒，分星擘兩為汝提撕，道：百舌未休枝上語，鳳凰那肯共同棲？只如仰山恁麼道，為復是卞和之璧？為復是

隋侯之珠？為復是指東畫西？為復是將無做有？南海波斯知價例，不須更上試金石。頌曰：

松生巖畔鶴停穩(坐着即不堪)，鳳出丹山鸞並群(方以類聚)。面壁尚虧庵外事(只知其一)，淨名何苦太言論(不知其二)。

師云：有箇十八公，唯好居巖壑，朱頂來親依，殊不畏寂寞。雖是恁麼，也合隄防樹下底一場懨懶，況九包之鳳出自丹山，非呈瑞祥鸞莫能為侶，此皆建化門中暫時光影，幸不以隨言定旨、逐語分宗，略向癡人面前為他說夢。吾初祖達磨大士九年面壁，為汝全提空劫前事，猶被人譏呼為壁觀婆羅門，端的是鳥棲林麓易，人出是非難。又復點撿淨名居士，梵語維摩詰，此云無垢稱，亦云淨名，問文殊師利：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文殊師利曰：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今謂何苦太言論者，意謂雖云不語，其聲如雷，自古至今驚天動地，恁麼舉來，未審法身寶在甚麼處也？咄！閻黎不是不將來，老僧不是不拈出。

第四十六則日裏看山

示眾云：說不真，舉不似，一則一，二則二，失却口，摸著鼻。莫有知下落的麼？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花似錦，澗水如藍。)門云：日裏看山。(徒勞引額。)

師云：雲門。上堂道：諸仁者莫妄想，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良久，曰：與我拈按山來。僧便問：學人見山是山，水是水時如何？曰：三門為甚麼騎佛殿從這裏過？曰：恁麼則不妄想去也。曰：還我話頭來。林泉道：門外金剛笑和尚去也。這僧雖問西來祖意，大似頭頭蹉過，念念差殊，鼻孔裏尋牙，腦門後覓口，忽然磕著撞著，方信道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何必日裏看山，巖前翫水，檻內觀花，樹邊努觜？此時若不究根源，漫向當來問彌勒。

坦然曾問老師安(言由在耳)，爭似韶陽一句傳(駟不及舌)？日裏華山仙掌露(莫錯認)，夜深猿叫月當軒(洞然明白)。

師云：坦然初參嵩嶽慧安國師，問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何不問自己意？云：如何是自己意？曰：當觀密作用。云：如何是密作用？國師以目開合視之，然於言下知歸。林泉道：為怜三歲子，用盡老婆心。所以惹得投子道：爭似韶陽一句傳？林泉道：已太廉纖。雖則教汝日裏看山，非是令汝見地明白，向一機一境處會，具

眼衲僧自知下落。郭緣生述征記云：華山與首陽本一山，河神巨靈擘開以通河流，故華山掌記存焉。然雖顯露，認著則不堪。恁麼舉似將來，還似夜深猿叫、月色當軒，無耳石人不勞採聽。還見麼？嵐光滴翠當晴晝，笑殺襄陽孟浩然。

第四十七則龍宿鳳巢

示眾云：運水般柴，總是神通妙用；變生作熟，無非至化玄規。終日忙忙，那事無妨者，未審是誰？

舉：夾山在溈山作典座，(辨齋不易)溈山問云：今日喫甚麼菜？(不是蔓菁，定是芥子)夾山云：二年同一春。(朝朝相似)溈山云：虎好好修事著。(日月一虎)夾山云：龍宿鳳巢。([鷯-鳥+頁]類沒交涉)

師舉法句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魏府老元華嚴示眾云：佛法在日用處，行住坐臥處，喫茶喫飯處，語言相問處，所作所為，舉心動念，又却不是也。林泉道：只貪嚼飯喂嬰兒，不覺渾身泥水濕。又曰：時當缺減人壽，少有登六七十者。汝輩入我法中，整頓手脚未穩，早是三四十年，須臾衰病至，衰病至則老至，老至則死至。前去幾何，尚復恣意，何不初中後夜純靜去？林泉道：利物瀾翻三寸舌，為人不惜兩莖眉。恁麼看來，夾山雖作典座，輔弼叢林，爭奈杓柄在他手裏。溈山故問：今日喫甚麼菜？正意本要洗擇精細，不惹妄塵，和湯合水，大家知味。是他便向粥檻邊、蘆桶外，筋挑不起處，匙抄不上時，對他道：二年同一春。便是袁天綱、李淳風也筭他不著，故云：好好修事著。夾山終不肯受他圈圚道：龍宿鳳巢。林泉道：雖非同類，且恁佛眼相看。頌曰：

相逢借問眾僧糜(切忌黏牙著齒)，莫比庵園香飯施(少賣弄)。紫氣夜隨丹鳳轉(步步相隨)，金龍曉纏月中枝(心心無間)。

師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以先覺覺後之心，行自利利他之行。既偶相逢，不無借問。要與雲水高流，通方衲子，解黏去縛，脫洒伶利。所以道：莫比菴園香飯施。維摩詰經云：爾時舍利弗心念：日時欲至，此諸菩薩當於何食？維摩詰知其意而語言：佛說八解脫，仁者受行，豈雜欲食而聞法乎？若欲食者，且待須臾，當令汝得未曾有食。於是維摩詰不起于座，居眾會前，化作菩薩而告之言：汝往上方界分，度如四十二恒河沙佛土，有國名眾香，佛號香積。到彼如我辭曰：維摩詰稽首世尊足，願得世尊所食之餘，當於娑婆世界施作佛事。於是香積如來以眾香鉢盛滿香飯，與化菩薩。時彼九百萬菩薩俱發聲言：我欲詣娑婆世界。佛言：可往。須臾之間，與化菩薩至維摩詰舍。維摩即化九百萬師子之座，諸菩薩皆坐

其上。化菩薩以滿鉢香飯與維摩詰。飯香普薰毗耶離城及三千大千世界，語舍利弗等諸大聲聞：仁者可食如來甘露味飯。大悲所薰，無以限意，食之使不消也。有異聲聞念是飯少，化菩薩曰：勿以聲聞小德小智，稱量如來無量福德。四海有盡，此飯無竭。由是騰騰紫氣，隨丹鳳轉於蒼梧；皎皎銀蟾，伴金龍躍於碧浪。還知偏不附物，意不立玄處麼？木人夜半穿靴去，石女天明帶帽歸。

第四十八則巴陵鵝鴨

示眾云：木馬嘶風，泥牛吼月，於無說中還能饒舌出是非，離同別處，合作麼生道？

舉：僧問巴陵鑒和尚：祖意教意，是同是別？(李白桃紅，山青水綠。)陵云：鵝寒上樹，鴨寒下水。(切忌針錐，徒勞摸索。)

師云：岳州巴陵新開院顯鑒禪師，初到雲門，門曰：雪峰和尚道：達磨來也，我問你作麼生？師云：築著和尚鼻孔。門曰：地神惡發打須彌，一摑[跳-兆+孛]跳上梵天，拶破帝釋鼻孔，你為甚向日本國裏藏身？云：和尚莫謾人好。曰：築著老僧鼻孔又作麼生？師無語。曰：將知汝只是箇學語之流。師住院後，更不作法嗣書，只將三轉語上雲門。僧問：如何是道？師云：明眼人落井。問：如何是吹毛劒？云：珊瑚枝枝撐著月。問：如何是提婆宗？云：銀椀裏盛雪。門曰：他後老僧忌日，只消舉此三轉語，足以報恩。自後忌齋，果如所囑。林泉道：須知法施無窮盡，報德酬恩亘古今。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這僧大似天上揀月，沙裏淘金，真淨界中，無事生事。果信道老新開端的別，非止只道銀椀裏盛雪，況能知鵝鴨各自下落，可惜教人向冷湫湫、乾剝剝處摸索不著，端的祖教同別分付。投子對眾合貼頌曰：

同別祖意問端由，(纔說是非，紛然失心。)便將元價與他酬。(開口廝當。)絲綸夜靜人垂釣，(不犯清波意自殊。)曉得金烏帶月收。(明不越戶，穴不棲巢。)

師云：聞中生解，意下丹青，瑞草無根，賢者不貴。洛浦侍立臨濟次，有座主參臨濟，濟問：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有一人不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且道此二人是同是別？主云：明得即同，明不得即別。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同說別？濟顧師曰：汝又作麼生？浦便喝。雲門因到江州，陳尚書請齋，纔見便問：儒書中即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僧行脚事？曰：曾問幾人來？云：即今問上座。曰：即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云：黃卷赤軸。曰：這箇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意？云：口欲談而詞喪，心欲緣而慮忘。曰：口欲談而詞喪為對有言，心欲緣而慮忘為對妄想，作

麼生是教意？書無語。曰：見說尚書看法華經，是否？云：是。曰：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幾人退位？書無語。曰：尚書且莫草草，三經五論，師僧拋却，特入叢林，十年二十年尚不奈何，尚書又爭得會？書禮拜曰：某甲罪過。林泉道：慚惶銅面具，呵耐鐵槍頭。且道洛浦、雲門答處與巴陵答處是一般酬價？是兩般酬價？還定奪得麼？而今打入新行市，一任牙人論短長。巴陵老漢向澄源湛水撥棹垂鈎，不顧夜靜水寒，豈怕空舟載月？若知鷄鴨無撈摸，自不著忙上下尋。

第四十九則投子凡聖

示眾云：前念後念，不離當念，是精識精，其中有精。還有具此眼孔者麼？

舉：僧問投子：凡聖相去幾何？(不隔一絲頭。)投子下禪床立。(休推不知，休推不見。)

師云：脩山主垂語道：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同凡夫。凡夫若知，即同聖人。凡夫不知者，背覺合塵，迷己逐物。微言滯於心首，恒為緣慮之場。實際居於目前，飜成名相之境。虛生浪死，不自覺知。儻能一念迴光，片時返照，忽然自肯，直下承當。本自圓成，不勞脩證。是知凡聖本無隔礙，但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故圓覺經序云：心本是佛，由妄起而漂沉。岸實不移，因舟行而驀驟。雖則居於生界，不昧佛因。三毒四倒而非凡，八解六通而非聖。悉住真如寂滅之地，盡入無生不二之門。恁麼舉來，凡聖本無差殊。雲水強來詢問，不免投子降尊就卑，曲垂方便。略下禪床，兩手分付。這僧若是仙陀客，何必文殊更舉槌。頌曰：

水出崑崙浪接天(涓涓不斷)，天高地下秀林巒(葉葉聯芳)，禪床略下雲山斷(只知盡法)，凡聖無蹤海岳寒(不管無民)。

師云：昔黃帝遊于崑崙之丘，赤水之上，遺其玄珠，得逢罔象。任鼓滔天之浪，儘飜浴日之波。乾蓋坤輿，不無蒙潤。林巒谿谷，觸處流通。莫恠禪牀略下，及盡今時，萬疊雲山，一時劃斷。是凡是聖，彼此無蹤。若海若峰，縱橫無跡。巖頭到德山，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林泉道：迅雷不及掩耳。又普化指聖僧問臨濟：且道這箇是凡是聖？濟便喝。化云：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廝兒，却具一隻眼。林泉道：再得完全能幾箇。只如德山、臨濟用處，與投子下禪床立，是一是二？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

第五十則問趙州道

示眾云：真文不醋，真武不麤，若知至理一言，索甚咬文嚼字？直截處有道得的麼？

舉：僧問趙州：如何是道？(脚跟下薦取。)州云：城外底。(指示分明。)僧云：不問這箇道。(錯會衲僧多。)州云：問甚麼道？(佯打不知。)僧云：大道。(可惜蹉過。)州云：大道通長安。(老婆心切。)

師舉三祖信心銘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不憎愛，洞然明白。以此觀來，東西南北而縱橫得妙，行住坐臥而左右逢原。聊爾牌標五里，從教目斷千山。趙州雖指城外的是，何止城外？大抵舉一隅，不以三隅反。這僧果是尋言逐句，漫費草鞋錢；抵死謾生，要婪行脚債。州亦不免粧昏去，呼道：問甚麼道？此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其僧依前不董那科，猶自道：我問大道。大似終日數十，不知二五。趙州所以再三撈摝，盡力提携，云：大道通長安。慎勿錯會。此豈非世法佛法打成一片，離憎愛、嫌揀擇時節？未委投子至此作麼生裁斷？頌曰：

知道還他潦倒翁(不勞贊歎)，親言相指自忽忽(大道廣濶，忙作甚麼)。

關山路遠重須去(是必早廻程)，一逕長途君任通(往來無阻隔，觸處任縱橫)。

師云：南泉道：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只如趙州古佛，端的是知？是不知？若道他知，栽他頭角；道他不知，減伊聲價。向知不知處，當合許他。何故？親口不出疎言，只為慈悲大甚，傾心吐膽，連忙指示，貴圖易曉易會，不知者翻成笑具，難見難聞不弱。關山路隔，鄉國程遙，衣錦還時，終須索去。儻爾正偏兼到，理事叶通，不滯長途，優遊鳥道，作箇脫灑衲僧，豈不快哉？不是趙州親指示，臨岐險不費盤纏。

第五十一則仰山山河

示眾云：文約義豐，都在筆端斡運；心真語直，全因舌本宣揚。揀緊要處，試請道看。

舉：仰山湧和尚示眾云：一言說盡山河。(這箇[妳-女+口]。)僧便問：如何是一言？(聞風便颺。)山以火筯插向爐邊，却收舊處。(已上神通不同小小。)

師云：舌頭無骨，得言句之總持；眼裏有筋，具游戲之三昧。東坡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林泉道：低聲！低聲！而況一言包裹塵沙，一義含容法界，言語道斷，非去來今，何止山河而已？這僧承言滯句，韓獹逐塊，狗囓枯骨，便問：如何是一言？林泉道：何不向未開口時薦取？所以山以火筯插向爐邊，却收舊處。林泉道：仰山老漢被這僧

一問，不免手忙脚亂，放去收來。雖是妙用現前，幾人於此能思無邪？若也悟斯一法，管教萬法圓通，塵劫凝滯當下氷消，無邊妙義一時通盡。怕伊不信，試問投子。頌曰：

一句稱提萬象分(大小明白)，摩竭空自掩重門(莫涉思惟)。當初衲子微開眼(悔之不及)，插筋爐邊當火焚(照顧眉毛)。

師云：一句明三句，三句明一句，三一不相涉，分明向上路。若能於此稱揚提喝的了了明明、洒洒落落，自然森羅萬象，古佛家風，派列岐分，花聯葉綴。摩竭重門者，梵語摩竭陀，此云文物國。西域記云：昔如來於摩竭陀國初成正覺，梵王建七寶堂，帝釋修七寶座，佛坐其上，於七日中思惟是事。當時衲子於仰山示眾，擬提撕處微開正眼，何必以輕勞重，插筋爐邊？雪峰云：三世諸佛向火焰上轉大法輪。雲門云：火焰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此與扇子[跳-兆+孛]跳東海，鯉魚築著鼻孔，雨似盆傾的意脉不相上下。還委悉麼？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

林泉老人評唱投子青和尚頌古空谷集卷三

林泉老人評唱投子青和尚頌古空谷集卷四

後學性一閱

生生道人梓

第五十二則首山菩提

示眾云：長安大道，七縱八橫。咫尺鄉關，一了百當。不移寸步，孰能得到？

舉：僧問首山：如何是菩提路？(脚跟下薦取。)山云：此去襄縣五里。(不多不少。)僧云：向上事如何？(得一望二。)山云：來往不易。(同道方知。)

師云：處處菩提路，頭頭古佛家。不勞重進問，海角與天涯。梵語菩提，此云覺。若知擬心即差，便解動念即錯。汝但於十二時中，行住坐臥，拈匙舉筯，運水般柴，常能覺察身心，不被六根六塵六識使作。若向世諦門中，教貪嗔癡汩沒，深為可怜。儻肯迴光返照，返本還源，即凡心而見佛心，就迷路而歸覺路，甚生次第。清谿居士陳時可問竹林海和尚云：如何是道？曰：貪嗔癡是道。士深肯之。若也於斯明得，菩提煩惱本無有二。恁麼看來，何必緊繫芒鞋，旋尋竹杖，向人問路？首山見這僧掉呆搭癡，就便提携道：此去襄縣五里，此謂就船買得魚偏美，踏雪沽來酒倍香。這僧稍知滋味，恨心不捨，又問：向上事如何？故首山因便截勢，就口便嗢道：來往不易。雖然如是，且於鳥道存心覓，休向區區意路尋。他日逢人，不得錯舉。頌曰：

問路窮途擬進程(看脚下)，綠楊鶯語送行人(不恪慈悲)。牌標五里向君說(謝師指示)，莫道當年不指陳(爭能諱得)。

師云：楊無為道：淨土周沙界，云何獨指西？但能從一入，處處是菩提。恁麼會得，並不索說老婆禪，教驀直去，既不消迤邐行脚，更何須特地歸鄉？若阮籍遇窮途輒慟哭而迴，如此擬進，豈非大錯？雖是短長亭畔，楊柳青青，歸興悠悠，鶯聲恰恰，臨行更盡一杯酒，著意參詳更度量，休數單堠雙堠，枉了將心用心。為汝恁麼指陳，當可歸家穩坐，玲瓏飄蕩多辛苦，莫道山僧不道來。

第五十三則巖頭片帆

示眾云：恒居彼岸，唯貪駕險截流；空守澄源，終不隨風倒柂。還有悠悠漾漾垂綸擲釣者麼？

舉：僧問巖頭：古帆不挂時如何？(平生厭風浪，抵死倦舟航。)巖云：後園驢喫草。(在意放者。)師拈云：寒山睡重，拾得起遲。(箬來名利不如閑。)

師云：世界未成之際，父母未生已前，無地水之可成褫，無火風之可離散，無諸佛之可歸依，無眾生之可濟度，向澄源湛水，獨纜孤舟，不挂片帆，不施短棹，畏風波之險惡，戀荻葦之深藏。這僧將此大意來問巖頭，雖能及盡今時，大坻少些和氣。不見舡子誠禪師囑夾山云：直得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吾三十年在藥山只明斯事，所以巖頭亦不截斷眾流，亦不隨波逐浪，向不溜處楔一馬杓，道：後園驢喫草。於飽青時慎勿咬嚼，切恐中結肚脹，料竄灑蹄，不守繫驢橛，自然無惹絆。是他投子優游平易，不滯玄關，忘寵辱，離憂喜，與輕輕拈過，道：寒山睡重，拾得起遲。他誰管你前園與後園，喫草不喫草？雖然如是，休從長耳咆哮處，蹉過胡笳一韻長。頌曰：

雲暗西巖東嶺明(隱而彌彰)，汀洲南面起笛聲(不容採聽)。天光睡重和衣潤(始覺渾身泥水濕)，鶯囀高枝柳帶春(切忌隨聲逐色)。

師云：交互明中暗，功齊轉覺難，力窮尋進退，金鎖網鞔鞔。其實此事有眼難窺、有耳難聽，雲暗西巖、月生東嶺，向半明半暗處、似見不見時，理圓言偏、言生理喪，不免汀洲南面品起笛聲、蓼岸西頭頻頻側耳，非賞鑑者不達其旨、非知音者莫造其微，此之所謂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裏聞聲方得知。其奈天光滴翠、燭影搖紅，木女魂消、石人睡重，非止幕天席地，其由枕石眠雲，露泣花梢、風鳴樹杪，既潤澤於布衲、合休沐於雲流，普使人人盡皆知有，渾一似春日流鶯，出幽谷、遷喬木，衣金縷、囀笙篁，恰恰啼時要汝不著聲色，翩翩飛去有誰能曉？真如恁麼會得，方信道：侵陵雪色還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條。

第五十四則風穴麈鹿

示眾，云：事存函蓋，且容彷彿酬酢；理極忘情，誰敢依俙比擬？不犯唇皮一句合作麼生道？

舉：僧問風穴：麈鹿成群，如何射得主中主(險)？穴云：釣船載到瀟湘岸，氣咽無寥問白鷗。(切忌道著。)

師云：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至理一言擬舉，唇寒齒冷將垂。半肯欲窮，膽喪魂消。忌犯當頭，豈容喘息。只可傍提護諱，不宜冒黷尊嚴。麈鹿者，乃群鹿之長也。制字之法，故从鹿从主。群鹿隨之，皆視麈尾所轉為准。古之談柄，用麈拂揮之，良有以也。獸類尚別尊卑，人胡不分上下。由是風穴

識尊卑，存上下，故不犯顏觸忤。宛轉虛玄，傍通奧妙。以有語之無語，不談之極談。對他道：釣船載到瀟湘岸，氣咽無寥問白鷗。為復是推惡離己，為復是讓善叢林。具眼者辨看，其或未然，試聽投子重宣聖勑。頌曰：

禁殿重闈視聽危(誰敢妄通消息)，側思偏立絳綸垂(勑遍天下，王不流行)。漢鄉雲斷汀洲迥(仰望不及)，嶺暮猿啼孤月隨(大小明白)。

師云：九重深密處，不許外人知。此明尊貴一路，無敢當鋒，擬來視聽，罪不容誅。踈山仁禪師始問洞山：未有之言，請師示誨。山曰：不諾無人肯。踈曰：還可切也無？山曰：闍黎即今切得麼？踈曰：切不得則無諱處。山肯之。僧後問曹山：先師道：吾常於此切。意旨如何？山曰：要頭斫取去。僧又問雪峰，峰以拄杖劈口打，曰：我也曾到洞山來。林泉道：寧可截舌，不犯國諱。此皆正偏回互，兼帶叶通之微旨也。雖則側思偏立，拱密威嚴，臣當退位朝君，子合轉身就父。絳綸垂者，禮記？緇衣：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紼。故大人不倡游言。游者，浮也，不可用之言也。紼，音弗，車索也。既爾漢天雲斷，必然昏霧不生，沙岸汀洲，固宜孤迥。山寒嶺暮，幽澗猿啼，霜重風嚴，喬松鶴唳。當此之際，作麼生辨的？野色更無山隔斷，月光直與水相連。

第五十五則投子三身

示眾云：三即一，一即三，三一不相攝，分明為指南。莫有深談實相，善說法要者麼？

舉：僧問投子：三身中那身說法？(諦聽，諦聽。)子乃彈指。(此義文長，付在來日。)

師云：三身，謂法・報・化也。法身毗盧遮那，此云遍一切處。報身盧舍那，此云滿淨。化身釋迦牟尼，此云能仁。寂默在眾生身中，即寂・智・用。寂是法身，智是報身，用是化身。這僧今問那身說法，待似含元殿裏坐，猶自問長安。你子細參詳，那一身不與汝說。不見道：剎說，眾生說，三世一切說，熾然說，無間歇。恁麼看來，何待彈指而纔聞邪？僧貫休詩云：紫栴檀塔六七級，紅菡萏花三四枝。禪客相逢只彈子，此心能有幾人知？林泉道：用知作麼？林泉雖恁舉來，不可便恁麼會。不可不恁麼會，畢竟如何？乃鳴指一下，頌曰：

三身說法問端由(事窮的要)，彈指輕輕海岳收(理極深玄)。金鎖塔開紅日像(高著眼看)，夜深人笑碧峰頭(傍觀者哂)。

師云：知音不在頻頻舉，達者須知暗裏驚。而況巖樹庭柯各挺無邊之妙相，猿吟鳥噪皆談不二之圓音？頭頭爾，法法爾，儻能於未發問時、未彈指處深辨來風、稍知去就，任茫茫之滄海，縱岌岌之群峰，萬狀俱泯，千波竭沸，雖是放去較危，何礙收來太速？玉關金鎖，八面玲瓏；寶塔珠簾，十方通暢。赫赫禪天紅日，巍巍聖像金容，不離三身而明一性。忽若夜深人悄，笑虛空不解點頭；試來碧岫峰前，肯入廛何妨垂手？機感相投一句，更請道看：暫時斂念輕彈處，樓閣重重門自開。

第五十六則曹溪意旨

示眾云：水長船高，豈學臥輪誇伎倆？風恬浪靜，不應如秀拂塵埃。伶利衲僧，自知下落。

舉：僧問仰山湧和尚：曹溪意旨如何？(朝朝相似，日日一般。)山云：一鎖入寒空。(徒勞摸索。)

師云：唐中宗神龍元年降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並推讓曰：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祖上表辭疾，願終林麓。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祖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見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邪？簡曰：弟子回，主上必問。願和尚慈悲，指示心要。祖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暗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喻智慧，暗況煩惱。修道之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祖曰：煩惱即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見，羊鹿等機。大智上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祖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聖賢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祖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祖語。有詔謝師，并賜磨衲袈裟，絹五百疋，寶鉢一口。林泉道：勿謂龍顏善分別，故應天眼識天人。汝等諸人，若謂

林泉以此便為曹溪意旨者，大似持蠡酌海，握管窺天。若要見諦明白，須問投子始得。頌曰：

重峰層仞插寒空(巍巍峩峩磊磊落落)，塔鎖深雲勢莫窮(仰望不及)。千古松聲來有韻(莫將耳聽)，萬年溪水去無蹤(只可心知)。

師云：高高標不出，隱隱莫能窺，那許追攀，豈容奔(去呼)湊？既待依俙彷彿，不無突屻崢嶸。重峰層仞，插窅漠之寒空；古澗幽泉，瀉灣環之夜壑。巖扃梵剎，塔鎖深雲，休云佳趣難窮，畢竟玄微漏泄。聲傳千古松風，韻出於青霄意緒；萬年溪水，終投於碧海林泉。恁麼舉似將來，大似與鉢盂安柄，令混沌粧眉。還可喜麼？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第五十七則雪峰長蘗

示眾云：半半和和，抹抹搭搭，沒名沒姓，無繫無拘，時時示時人，時人皆不識。有具眼者麼？

舉：僧問福州靈峰顯和尚：如何是諸佛向上人？(千聖亦不識。)峰云：白雲覆青山。(隱而彌彰。)僧云：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認著依前還不是。)峰云：涤沼徒長蘗。(根非生下土。)

師云：毗盧有師，法身有主，非具天眼龍睛者，莫能覿見。洞山一日為眾曰：體得佛向上人，方有說話分。僧便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山曰：非佛。林泉道：為垂一隻手，不惜兩莖眉。保福別云：佛非。林泉道：倒用顛拈子細看。法眼別云：方便呼為佛。林泉道：不惜唇皮，盡情吐露。若也於斯薦得，方信道：有名呼不得，無位可安排。自古至今，無人能識。故靈峰寬遮外羅，出就藏鋒，道：白雲覆青山。雖則體用互興，正偏兼到，其實舌上無十字關，口角有空王印。更須子細參詳，慎勿死在句下。這僧果然究妙失宗，機昧終始，鑽入紅綿套索，跳入碧玉穽坑，道：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靈峰火到頭上，急忙撲撒，道：涤沼徒長蘗。林泉道：休於言下覓，莫向意中求。免致拖泥帶水，那消逐氣尋香？向乾乾淨淨、冷冷清清處，試參頌意。頌曰：

雪嶠層層翠鎖深(蛇鑽不入)，風生寒岫結重雲(仰望不及)。夜來丹鳳冲霄漢(沒蹤跡，斷消息)，聽曉樵人逐鴈群(一句無私語，千山走衲僧)。

師云：氷霜一色，雪片交光。明白轉身，還曾墮位。莫守層層雪嶠，休栖密密霜林。漫貪疊巘堆青，枉戀幽巖鎖翠。非止形興未質，其由名起無名。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直得龍吟霧起，虎嘯風生。轉位回途，從偏入正。功勳不犯，兼帶叶通。雖寒岫暗結重雲，奈春嶺微生皓月。夜來丹鳳，偶爾冲霄。聽曉樵人，虛勞心

力。霜鴈既歸塞北，雲流莫背司南。恰如鷂子過新羅，致使鬍頭空[絕/耳]耳。還知麼？都為此時曾蹉過，故令今日卒難逢。

第五十八則廣教冀州

示眾云：無師智、自然智，沒可思量；分別心、取捨心，決難裁斷。莫有摸索著知下落者麼？

舉：僧問蘄州廣教志和尚：是甚麼物？學人不會。(只是你不具眼。)志云：生在冀州。(將謂忘却。)

師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林泉恁麼舉來，會那不會？若言會，情存一念悟，寧越舊時迷？若言不會，虛生浪死，有甚了期？向端的處道將一句來。黃蘗云：打破大唐國，覓箇不會的不得。又石頭和尚云：衲帔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又慈覺云：釋迦猶不會，迦葉豈能傳？若會得這不會的，甚生次第？六祖大師告眾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荷澤出曰：是諸法之本源，乃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作本源佛性。澤禮拜而退。祖曰：此子向後設有把茆蓋頭，也只成得箇知解宗徒。林泉道：靈山授記，也不似今日這僧不會。荷澤誇：知畢竟此物是何模樣？不似廣教說得道理好。待道是識，誇空花之濃淡，定兔角之短長；待道不識，憎金有色，謗沉無香。不如且敘鄉貫，道生在冀州，識與不識，會與不會，一任卜度。其餘意況，自有投子為伊指注。頌曰：

禁幄重闈苔蘚深(孰能履殘)，金鈴不動侍無人(照而常寂)。誰携班杖來相問(不識不識)，報說東園麥壟青(切忌妄傳消息)。

師云：曹洞正宗，假尊貴一路，明至極幽玄之道，視之無見，聽之無聞，若至尊之處寶位，上下悚慄，內外雍容，猶眾星之拱北辰，如百川之潮東海。故喻以龍樓鳳闕，禁幄重闈，非箇中人，曷能履踐？所以綠苔斑蘚，隱密幽深。故云：寶香鳳燭煙雲合，寂寂簾垂不露顏。由是金鈴絕響，畫鼓聲消，臣退位以辭君，子轉身而就父，非止借功明位，還能借位明功，曲為今時入廛垂手。故以非物之物，不會之會，不解交處，再三再四，與携斑竹，方便提携。這僧問既有宗，廣教答亦攸同，雖是生在冀州，何處不為鄉國？莫使承言者喪，休教滯句者迷，東園麥壟任青青，春意儘教藏不住。雖然如是，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第五十九則風穴皮裘

示眾云：鼻下有口，眼上有眉，怕伊不信，折麼問誰？還許顛拈倒用，竪判橫批麼？

舉：僧問風穴：如何是學人親切處？(熱則趁涼寒向火。)穴云：須彌南畔齊打跋，賀蘭山上築皮毬。(不勞採聽。)

師云：得處但能忘計較，用時全不費功夫。若向十二時中，行住坐臥，呻吟聲咳，運水般柴，著衣喫飯處，不被塵境所礙，世事相謾。於陰入界處，外不隨應，內不居空，自然中間無繫縛處。故石霜云：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應須念茲在茲，休更抑而不抑。當合切切一一，親為這邊冷淡，那畔相應。所以風穴拈轉話頭，教你至親至切處，灑灑落落，脫塵離俗。非止教你出生死樊籠，解識情羈絆。特與汝道：須彌南畔齊打跋，賀蘭山上築皮毬。知他是你聽得那不聽得？曾見不曾見？古不云乎：萬籟有心聞不得，孤巖無聽却知音。子細參詳，不宜造次。頌曰：

親切曾伸問老翁(敏而好學)，東山歌唱北山吟(拍拍是令)。弄潮須是江吳客(隔行是利)，別語還他漢地人(理長即就)。

師云：雪峰和尚三上投子，九到洞山，汾陽昭參七十一員大善知識。後到首山，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龍袖拂開全體現。昭曰：師意如何？山曰：象王行處絕狐蹤。昭於言下大悟，拜起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問者曰：見何道理，便爾自肯？昭曰：正是我放身命處。非止這僧以親切之言曾問老翁：上代下世，誰不如之？要碎疑團，須參老宿。深謝風穴，指東畫西，將南作北，吐無礙辯，學無舌人，吟無字詩，歌無聲曲，何啻絲竹可以傳心，目擊以之存道？此非本色衲僧莫可得而知也。這僧恁麼問，風穴恁麼答，若非曾泛滄溟，慣經風浪，弄潮於性海，駕險於真空，莫能及此。唯江吳賈客可同舟而濟，知胡越而無異心。風穴雖恁分明舉似，若蕃語相似。何故如是？只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林泉權做通事舍人，聊與妄傳消息。還會麼？他日逢人，不得錯舉。

第六十則僧問首山

示眾云：窮玄究妙，好肉剜瘡。數黑尋行，無風起浪。待要不悶，且守本分。還肯恁的麼？

舉：僧問首山：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山云：恠你一問遲也。(大道廣濶，忙作甚麼？)

師云：將心用心，轉見病深。況此事不可以有心知，不可以無心得。楞嚴經云：阿難言：如來現今徵心所在，而我以心推窮尋逐。

即能推者，我將為心。佛言：咄！阿難，此非汝心。阿難矍然，避座合掌，起立白佛：此非我心，當名何等？佛告阿難：此是前塵虛妄相想，惑汝真性。由汝無始至于今生，認賊為子，失汝元常，故受輪轉。二祖謂達磨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磨曰：將心來，與汝安。祖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磨曰：我與汝安心竟。只如吾佛徵處，達磨安時，未審這僧作麼生用？若也解用，常啼賣處休違價。其或未然，海東有果莫欺謾。首山道：恠你一問遲也。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方來便去。待要教他疾會，所以反恠其遲。可怜一片婆心切，望斷三山片月輝。其餘光彩，分付投子。頌曰：

未語難明迷悟情(勘破了也)，發言方表赤心人(少賣弄)。只知進步求名玉(轉急轉遲)，爭信靈苗不受春(虛勞心力)。

師云：若是靈利衲僧，未語先知，不言自會，直待發言吐氣，堪作甚麼？從來迷悟似迷，今日悟迷非悟，爭奈赤心片片知人少，覿面堆堆覩者稀。圭峰云：作有義事是醒悟心，作無義事是散亂心。散亂隨情轉，臨終被業牽；醒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儻能退步就己，收攝身心，宛勝進步求名，徒增瑕纇，枉向荊山抱璞，還同卞氏招殃，不如自守如意寶珠，免受途中玲嘭辛苦。而況靈苗生有地，大悟不存師，豈受春風和氣，分拆芳妍？不勞造物化工，隨時般弄。若也於斯薦得，自知無伎倆，似覺得便宜。

第六十一則首山此經

示眾云：六成就中莫攝，四法印內難收，端的卷不到頭，其實展不到尾，爭肯容易教人隨喜？

舉：僧問首山：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汝還識字麼？)山云：低聲！低聲！(開口即錯。)僧云：如何受持？(動念即差。)山云：不染污。(已是鹽悔觸大羹。)

師云：東印土國王請二十七祖般若多羅齋，王問曰：何不看經？祖云：貧道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眾緣，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林泉道：有勞尊者神用。藥山尋常不許人看經。有時自看次，僧曰：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何故自看？曰：我只要遮眼。云：某學和尚得否？曰：汝若看，牛皮也須穿透。林泉道：面赤不如語直，巧說不如便道。又一日看經次，僧明哲云：和尚休猱人得也。師卷却經曰：日頭早晚也？云：正當午也。曰：猶有這箇文彩在。云：某甲無亦無。曰：老兄大瞲聰明。云：某只恁麼，未審和尚尊意如何？曰：老僧跛跛挈挈，百醜千拙，且恁過時。林泉道：猶有這箇文彩在。只如尊者與藥山看，轉的是此經，那不是此經？若向未開口時薦得，何必竺法蘭陀特來翻譯？首山云：低聲，低聲。意恐這

僧承虛接響，數黑尋行，故恁麼道。這僧魂靈不著軀殼，猶自審問如何受持。不想首山誨人不倦，就口便嗢道：不污染。若是喫火不燒舌的衲僧，便解轉身吐氣，不被眼謾，豈容口決？頌曰：

水出崑崙山起雲(兩段不同)，釣人樵父昧來因(當局者迷)，只知洪浪巖巒濶(水自水兮山自山)，不肯拋絲棄斧聲(各自有前程)。

師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是知無一法不本乎心、無一物不根乎性。若以比量而較，見煙定知是火、見角決然是牛，水豈無其淵源？山豈無其雲霧？釣人依水、樵夫依山，而不委艮 覆椀、坎中滿，童蒙之爻象、動靜之緣由，雖知洪浪瀾翻，不肯拋綸罷釣，貪尋嵓巒寬闊，徒勞斧鑿痕深，大似點罰。這僧只知一切諸佛皆從此經而出，殊不知此經亦賴一切諸佛而說。不見道：過去已說，未來未說，現在今說。還知此經下落麼？以拂子擊禪床，云：休得也。

第六十二則趙橫高坡

示眾云：念念釋迦出世，還能會古通今；步步彌勒下生，莫避撞頭磕額。處處相逢，休推不識。

舉：僧問郢州趙橫山柔和尚：如何是佛？(不禮拜更待何時？)柔云：平地望高坡。(徒勞斫額。)

師舉花嚴經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方信道：無一名不播如來之號，無一物不闡遮那之形。又高仲常題龍門萬佛詩云：鑿破蒼崖已失真，又添行客眼中塵。請君試看他山石，不費功夫自法身。林泉道：恁麼看來，左逢而右遇，目富而心飫。拶破面門，無迴避處。所以用老婆心太切，當陽指示，更不囊藏被蓋，直教體露真常。道：平地望高坡，莫便淹揉睒眼，斫額擡眉。擬若如斯，蹉過久矣。不見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且向無縈惹、沒粘帶處，子細參詳。頌曰：

江山歷盡幾施功(草鞋錢還來也未)，方得逢人話昔同(不是知音徒側耳)。春到洞庭無壁岸(方知暖日初融)，鳥啼西嶺月生東(切忌隨聲逐色)。

師云：漳江問潼泉：天門一合，十方無路。有人道得，擺手出漳江。泉云：蟄戶不開，龍無龍句。江云：是汝恁麼道那？泉云：是則直言是，不是則直言不是。江云：擺手出漳江。林泉道：只如恁麼道，是肯他不肯他？諾伊不諾伊？具眼者辨看。又趙州問僧：千山萬水來，那箇是你自己？僧云：某甲不會。敢問和尚：如何是學人自己？州云：萬水千山。林泉道：只是舊時行的路，逢人舉著便譃訛。若向這裏會得，方信道：君子千里同風，元本一家無二。既

有洞庭春色，不無曲為今時。問甚氷消北岸，花發南枝，恰恰鶯啼，翩翩蝶戲，月生東嶺，日墜西樓，皆不離我建化玄門。還會得麼？遂以手斫額云：遠觀不審，近覩分明。

第六十三則九峰龜毛

示眾云：禪天遼濶，豈限西東？性海汪洋，那分南北？箇裏既無遠近，就中寧有輕沉？試來战掇，便知深細。

舉：僧問九峰勤和尚：如何是西來意？(碧眼胡僧笑點頭。)峰云：一寸龜毛重九斤。(無星秤上一任稱盤。)

師云：祖意本不西來，西來那有祖意？僧問藥山：祖師未到此土，此土還有西來意否？曰：有。云：既有，祖師又來作麼？曰：只為有，所以來。林泉道：若不來，焉知有？而況此意自無始時來，千佛出世亦不曾增，千佛入滅亦不曾減，何必問祖師來與不來、東語西語？所以老龐云：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恁麼觀來，無一處而不周，無一法而不遍。雖然如是，還丹一粒，點鐵成金，丹未點時，鐵只是鐵。故九峰不恪慈悲，曲垂方便，教這僧向無輕重處教知輕重，無斤兩處要知斤兩，雖是權衡在手，貴圖施設由人，休只於龜毛上尋、兔角邊覓，非唯鷂子過新羅，枉又刻舟來記劒。西來的意本不囊藏，東土衲僧不勞別討，如或不然，請問投子。頌曰：

等閑不語未逢人(知音者少)，語便傷直似太親(老婆心切)。不顧火中鸞鳳息(枉費神詞)，驚他石虎暗生嗔(不勞怯懼)。

師云：青林師虔禪師道：我有一寶琴，寄之在曠野，不是不解彈，未遇知音者。故少林面壁，摩詰忘言，石鞏張弓，俱胝竪指。鎮州三聖慧然禪師一日上堂云：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為人。便下座。興化云：我逢人即不出，出則便為人。林泉道：先行不到，末後太過。一人放行中把住，一人把住中放行。殺人刀，活人劒，總在三聖、興化手裏。雖是九峯言如劈竹，心若直絃，皆為慈悲之故。能如是也，火中鸞鳳，海底泥牛，無處棲泊，莫能摸索。從教石虎生嗔，一任須彌懊惱，露柱燈籠總不恠得。還達此意麼？斤兩錙銖見端的，終歸輸我定盤星。

第六十四則臨濟吹毛

示眾云：芟凡夷聖，當稟鎮鋤；剪惑裁疑，須憑巨闕。不傷鋒、不犯手的，知是阿誰？

舉僧問臨濟：如何是吹毛劒？(不害口碜。)濟云：禍事，禍事。(識法者恐。)僧禮拜，(識甚痛痒。)濟便打。(殺人見血。)

師云：沿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林泉道：宜著精彩，免勞鈍滯。這僧向實際理上發此一問，大似燒紙攬禍祟，合口惹官防。臨濟比他喫鹽多如喫米，終不肯檐干負計，釁及自身。所以道：禍事，禍事。這僧有若強魂出現，做精倒恆，急忙禮拜，怎不教臨濟提正令、總權衡，劈脊便棒？若是皮下有血、眼裏有筋，也合似他見黃蘗的時節，如蒿枝拂相似，復向大愚肋下亦築三拳。若解如此，知恩報恩，甚生次第？咦！痴猫枉守鼠窟，死狗難扶上墻，伶利衲僧輒莫麤心大膽。頌曰：

劒藏匣冷逼人寒(喪膽忘魂)，擬問棲遲過嶺南(遠之遠矣)。更欲進前求退後(鷂過新羅)，悲風千古遶溪潭(海中尋不得，岸上却相逢)。

師云：晉書：雷煥善天文，張華因望斗牛間有異氣，邀煥夜登樓，仰視煥曰：僕察之久矣，寶劒之精上於天，在豫章豐城縣界。華乃薦雷為豐城令，修獄掘基，得石匣，有雙劒，光甚艷發，送一與華，留一自佩。華被誅，失劒。煥卒，子為州從事，佩父劒至延平津，劒躍墮水，使人投之，見兩龍有文章，投者懼迴。此頌金剛王劒獨露堂堂，擬涉唇吻即犯鋒鋩，何止棲遲嶺南而已哉？更欲進前退後，轉見差訛，而況臨濟正令棒頭喝下，凡聖不存，豈容狐朋狗黨至此輒生狂解者邪？漫使悲風千古空遶溪潭，枉教臨濟一枝虛勞雲水，慎勿累吾累汝，應須了性了心。遂拈拄杖云：休嗟一棒一條痕，任你半肯半不肯。復靠却云：盡法無民。

第六十五則大隨證龜

示眾云：一點靈光，本非內外；千年闇室，權立階梯。莫有迥脫根塵，獨耀今古者麼？

舉：僧問大隨：如何是室中燈？(不勞挑剔。)隨云：三人證龜成鼈。(眾口難調。)

師云：譬如暗中寶，無燈不可見；佛法無人說，雖慧莫能了。大般若經云：欲界定嬈亂不定，如四衢道燈；色界定嬈亂常定不動，如室中燈。這僧若解定亂兩融，真俗一致，自然灑灑落落，了了明明，不必剜身千盞，灌滿膏油，箭剔昏燈，祈求天眼，但肯時時不昧，休愁處處皆通。耀古騰今，赫赫兮光明遍照；輝天鑒地，晃晃兮氣焰崢嶸。何止室中獨能煒燁？故大隨以三人證龜成鼈之語，試探這僧，看具眼那不具眼？覷見那覷不見？休只管向長槃短槃上觀瞻，於大盞小盞內剔撥，畢竟煌煌智炬，燦燦心燈，室內街頭，無可不可。所以道：休於言下覓，莫向句中求。要知深細端的，更須請問投子。頌曰：

六耳同謀事可成(少賣弄)，直言方表赤心人(且信一半)。室中燈焰誰來撥(投子[妳-女+口])，白髮童兒兩鬢新(罕見罕聞)。

師云：三人同一心，[土*孛]土變為金，何止六耳而謀大事？設使證龜成鼈、呼鐘作瓮，舌在汝口，何傷之有？平生心膽，直言處分付這僧；至理幽微，曲說時休剛錯會。室中燈焰，著意裁劃；箇裏光明，看誰招撥？若達無說說，其道自玄玄。白髮童兒，雖增新於兩鬢；青眸衲子，還仍舊於雙睛。若能見徹根源，方信元無意路。林泉恁麼分析，還理會得麼？遂下座，云：且歸林下去，別日再商量。

第六十六則瑞巖不出

示眾云：玄微及盡，妙密難明。至賾幽深，威嚴可尚。未登寶位，保養聖胎者，知是何人？

舉僧問瑞巖：如何是誕生王子？(九重深處但聞名。)巖云：深宮引不出。(貴人難見面。)

師云：洞山設王子五位，喻至尊大寶本來尊貴，眾生心佛亦復如是。雖則人人具足，箇箇圓成，奈無始時來迷真執妄，背覺合塵，故以迷悟修證漸次堦級而比類之。五位者：一、誕生；二、朝生；三、末生；四、化生；五、內生。故石霜諸禪師一一頌出。誕生頌曰：天然貴胤本非功，德合乾坤育勢隆。始末一期無別種，宮分六宅不他宗。上和下睦陰陽順，共氣連枝器量同。欲識誕生王子父，鶴騰霄漢出銀籠。朝生曰：苦學情論世莫群，出來凡事已超倫。詩成五字三冬雪，筆落分毫四海雲。萬卷積功彰聖代，一心忠孝輔明君。鹽梅不是生知得，金榜何勞顯至勳。末生曰：久棲巖壑用工夫，草榻柴扉守志孤。十載見聞心自委，一身冬夏衣縑無。澄凝含笑三秋思，清苦高名上哲圖。業就高科酬極志，比來臣相不當途。化生曰：傍分帝命為傳持，萬里山河布政威。紅影日輪凝下界，碧油風冷暑炎時。高低豈廢尊卑奉，五袴蘇途遠近知。妙印手提邊塞靜，當陽那肯露纖機。內生曰：九重深處復何宣，挂弊由來顯妙傳。祇奉一人天地貴，從他諸道自分權。紫羅帳合君臣隔，黃閤簾垂禁制全。為汝方隅宮屬戀，遂將黃葉止啼錢。這僧依此五位首題為問，今具錄之。瑞巖所答之意，不言可曉。平鋪梗槩，投子深明。的確玄微，請參頌意。頌曰：

貴異天然應有時(靡從人得)，六宮春苑少相隨(攀仰不及)。星攢半夜天輪迥(河淡斗垂夜柄)，燭曉東闈簾靜垂(杳絕視聽)。

師云：以世諦為論，位及九五，界總三千，享萬乘之名，衍兆民之慶，富有四海，貴為一人，此豈非貴異天然，有時而已哉？況我真

乘菩提妙種，人人心地莫不包藏，雖黑業荒蕪，儻蒙法雨滋榮，例皆秀拔而已。亦猶積代簪纓，本來尊貴，誕質應世，必有其時，既處六宮，應修萬德。六宮者，阿房、紫微、天一、玄武、長樂、建章，爛遊春苑，誰敢相隨？曲為今時，權分主伴，星攢半夜，月落三更，銀漢橫空，天輪孤迥，東闇燭曉，北闕香消，垂珠簾不面堯眉，扃玉殿難瞻舜目。正當此時，合作麼生奉重？轉身就父無標的，拈却花冠不得名。

第六十七則文殊成勞

示眾云：呻吟聲咳，無非妙用神通；瞬目揚眉，總是法門佛事。下坡不走，快便難逢；至理玄微，若為話會？莫有知音可嘉者麼？

舉：僧問鼎州文殊和尚：古人垂一足，意旨如何？(既能覿面相呈，何必重重詢問？)殊云：坐久成勞。(莫是脚麻麼？)

師云：釋迦拈花，趙州指栢，道吾舞笏，雪峰輥毬，皆以無言之旨為眾提携。若認一機一境，不無半暗半明，非唯料調沒交涉，端的早自關甚事？是他文殊向優游平易無艱阻處更不搆思，信口便道坐久成勞，此謂之騎賊、馬趁賊、奪賊、槍刺賊，並不索張筋努脉、掉臂撐拳，問在答處、答在問處，何必窮玄究妙、索隱鉤深？舉足下足皆是道場，開口合口無非妙理，莫便於禪床邊、蒲團上結跏趺坐，鋪眉苫眼處穿鑿鑽研，疏通解釋，到底乾骨頭上有甚麼汁？若知無味之味，試看投子有條攀條、無條舉例。頌曰：

馳書纔去返忽忽(草鞋錢還來也未)，一足垂酬繼後蹤(步步踏着)。坐久成勞誰委悉(沒脚跟漢)，紅爐點雪自相通(不是知音人不知)。

師舉青原思禪師令希遷馳書與南嶽讓和尚曰：汝達書了速迴，吾有箇鈯斧子與汝住山。遷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讓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遷云：寧可永劫沉淪，不慕諸聖解脫。讓便休。迴至青原，思問曰：子去未久，送書達否？遷云：信亦不通，書亦不達。曰：作麼生？遷舉前話了，却云：去時蒙和尚許住山，斧子便請取。思垂一足，遷禮拜。林泉道：好好脩事著。潭州長髭曠禪師因石頭問：甚麼處來？云：嶺南來。曰：大庾嶺頭有舖功德成就也未？云：成就久矣，只欠點眼在。曰：莫要點麼？云：便請。石頭垂一足，髭便作禮。頭曰：你見箇甚麼便禮拜？云：某見處如紅爐上一點雪。林泉道：無見為真見，孰能達此情？恁麼舉來，這僧問意、文殊答辭，歷歷分明，首尾相見。還知投子妙叶兼帶針線貫通處麼？無目綉雙鳳，冲虛透碧霄。

第六十八則上藍市廛

示眾云：事窮的要，須煩竹杖芒鞋；理絕幽微，焉用月餅雲錫？有箇不出門知天下事的漢，汝還識麼？

舉：僧問上藍超和尚：善財見文殊後，為甚麼却往南方？(為欠布單錢。)藍云：學憑入室，知乃通方。(非師不委。)僧云：到蘇摩城，為甚麼彌勒却遣見文殊？(爭之不足，讓之有餘。)藍云：道曠無涯，逢人不盡。(許伊曾見作家來。)師拈云：然。道無迷悟，法證由師。(車不橫推，理無曲斷。)不住聖凡，莊嚴妙行。(一念不生全體現。)是以文殊遣去，須彌登山。(跋涉不易。)海岸逢師，市廛禮友。(君子不恥下問。)或刀山婬舍，罪杻王宮。(縱橫無不是。)或童女童男，瞿夷聖后。(左右盡逢原。)彌勒彈指，普賢親瞻。(一般拈弄與君殊。)再見文殊，復有何事？(依舊眉毛眼上橫。)信知通方知有，道曠無涯。(不是苦辛人不知。)不昧光蹤，歷窮盡妙。(若不登樓望，焉知滄海寬。)諸仁者！還知更有一人，為甚麼善財不參？(無眼相見。)且道是甚麼人？(從來雖共住，到底不知名。)良久，云：(月色淨中見，泉聲深夜聞。)滿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廛。(偏處不逢，玄中不失。)

師云：不行萬里地，不讀萬卷書，毋閱工部詩。言其見聞博贍，智量恢弘，方能為也。世法尚然如是，況吾真乘世出世間無上妙道大解脫門邪。若非具遊戲神通，奮迅三昧，得大總持，有大威力，曷能經由百一十城，參五十五大善知識。善財初誕生時，其家所有伏藏珍寶，悉皆出現，故立斯號。始遇文殊師利，發菩提心，及問云何脩菩薩行，展轉指示解脫玄門。末後至蘇摩城，彌勒復遣再見文殊。林泉道：原始要終親切旨，肯教虛費草鞋錢。所以上藍云：道曠無涯，逢人不盡。若便恁麼會去，處處長安路，門門古佛家。不勞重進步，特地訪烟霞。投子拈云：然道無迷悟，法證由師。不住聖凡，莊嚴妙行。林泉道：起初不遇作家，到底飜成骨董。迷本非迷，悟本非悟。其道玄玄，何消指注。至此無聖凡可立，無妙行可脩，方稱一乘圓頓之性。雖文殊指令遍參，其實大解脫門，誰不無之。不見道，是處語言皆合道，誰家絃管不傳心。癡愛成解脫真源，貪嗔運菩提大用。妄想興而涅盤現，塵勞起而佛道成。若然，則不昧光蹤，縱橫得妙。更問善財不參的知識，若能覿面相呈，莫認默然良久。雖則滿頭白髮，暫別巖阿。還能半夜穿雲，來遊市肆。偶爾相逢，合談何事。任從滄海變，終不為君通。頌曰：

日出昇空高下周(普天匝地)，崑崙源派入川流(大無不包，小無不入)。

春山雲逗風無盡(銷鎔頓入不思議)，鴈去迴南天地秋(年年不別)。

師云：解脫門中，千光朗耀；菩提心內，一點難謾。蕩蕩乎哉！恢恢然矣！運晶明之慧日，升窅漠之真空，燁赫而高下普周，照燭而古今無間。崑崙源派，分入百川；華藏緣由，收歸六相。若春山雲逗，往復無際而動靜一源；曉樹風生，圓音互奏而即同萬籟。優游

四法界，不離十玄門。寒鴈回南，遍詢知識；秋風應律，搖蕩乾坤。只如不涉途程一句合作麼生道？點地脚跟難摸索，莫隨萬水與千山。

第六十九則洛浦藏教

示眾云：開真如門，正見磨盤秋結子；離言說相，忽逢碓觜夜生花。自從諸聖不安排，直至而今無處所。莫有達此理的麼？

舉：僧問洛浦：如何是一大藏教收不得者？(果然不知，果然不識。)

浦云：雨滋三草秀，片玉本來輝。(心中明了了，何必意遲遲？)

師云：如來所說一大時教，分而為三：一、經藏；二、律藏；三、論藏。然此土流傳者，萬分之一也。這僧今問藏教中收不得者，非謂紙上語也，欲窮一切眾生亘古亘今、歷劫常存、無生無滅妙覺之真心者也。始自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其二中間，未嘗說一字。此未說之說、不傳之傳，何隨函而可收攝者邪？又云：吾四十九年所說三乘十二分教，皆是止啼黃葉，汝等諸人還識真金麼？將知此金豈非藏教收不得者歟？洛浦故以雨滋三草秀，片玉本來輝為答。法華藥草喻說：密雲彌布，等澍其澤，普洽卉木及諸藥草，小根小莖、小枝小葉，中根中莖、中枝中葉，大根大莖、大枝大葉，諸樹大小隨上中下，各有所受。一雲所雨，稱其種性而得生長。雖三乘根機不等，而如來所賜法雨無有異也。片玉光輝，靡從他得，況汝之真心本來具足者也。不見道：聲前一句圓音美，物外三山片月輝。其餘光彩，別看頌意。頌曰：

畢鉢巖花曉帶春(一氣不言含有象)，香風時結鷲峰層(萬靈何處謝無私)。須知玉像鉼中塔(若人窺得破)，別有輝天鑑地燈(大小大明白)。

師云：東君不世情，委曲到山家。隨分有春色，一枝三四花。畢鉢巖乃阿難結集法藏之所也。自此香風遠布，瑞靄層分，福利群生，恩霑萬國。如來說法之處號靈鷲山，山多鷲鳥，故以為名。雖阿難結集而出，皆我佛金口親宣，萬古流通，皆因此也。法苑珠林第十云：四天王白宣律師曰：如來臨般涅盤時，與人天大眾在香山頂阿耨池南牛頭精舍住，告大迦葉：汝將須菩提在須彌山頂吹大法螺，召集十方十地諸菩薩及聲聞僧、百億梵釋及四天王等，亦召十方諸佛來集香山。迦葉隨教，大眾雲集。爾時世尊跏趺而坐，入金剛三昧定，大地六種震動，又放眉毫相光，遍照大千。經于七日，大眾咸疑不如何緣。世尊從三昧起，熙怡微笑，告諸大眾言：我初踰城，始出宮門外，有乾闥婆王將領步族，奏百千天樂，來至我所，即問我言：欲往何所？我答言：欲求菩提。彼語我言：定成正覺。有拘留孫佛欲入涅盤時，付囑我金瓶，瓶中有寶塔，盛七寶印，黃

金印有二，白銀印有五，將付悉達，常使我護。若成正覺時，我尋來至。依言受瓶已，不久成道。大梵天王與地神堅牢於菩提樹南，以黃金白玉造大金剛壇，眾寶莊嚴。雖然如是，還知輝天鑒地一點分明處麼？昔日雲巖曾漏泄，輪王不戴寶花冠。
林泉老人評唱投子青和尚頌古空谷集卷四

林泉老人評唱投子青和尚頌古空谷集卷五

後學性一閱

生生道人梓

第七十則芭蕉法身

示眾云：薄批明月，細切清風。若能拿空摃空，便解以楔出楔。且道誰有如此作略？

舉：僧問芭蕉情和尚：如何是透法身句？(熊飜筋斗，驢舞柘枝。)蕉云：一不得問，二不得休。(放去較危，收來太速。)僧云：學人不會。(却較些子。)蕉云：第三度來與你相見。(有甚面孔？)

師云：僧問雲門：如何是法身向上事？曰：向上與汝道也不難，作麼生會法身？云：請和尚鑒。曰：鑒即且置，作麼生會法身？云：與麼，與麼。曰：這箇是長連床上學得的。我且問你，法身還解喫飯麼？僧無對。林泉代云：謝和尚降重空筵。這僧今日要會透法身句，何不參取杜順和尚道：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若向這裏會得脫灑明白，不索自己走南掠北，免致教他推東拄西。果然芭蕉道：一不得問，二不得休。雖是鈎錐在手，縱奪臨時，其奈這僧撒呆掉癡，故意粧昏(去呼)。你不見道：萬丈海深須見底，只有人心難忖量。故云：第三度來與你相見。且道相見的是芭蕉，那不是芭蕉？記得徑山大慧云：蕉芭蕉芭，有葉無丫。忽然一陣狂風起，吹得來便似南京大相國寺東廊下第十三院王和尚破袈裟。林泉道：莫錯認。若能即物明心，以言會道，爭肯頭頭蹉過？頌曰：

休問維摩臥病城(罕逢明鑒)，靈山空自掩光陰(少遇知音)。流沙欲渡全無難(宿生慶幸)，莫聽鶯啼在那林(枉勞心力)。

師云：昔維摩詰假幻化色身示疾於毗耶離城，靈鷲祖翁遣三十二菩薩就彼問病，摩詰以不二法門勘當透法身句，末後曼殊室利以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為酬，曼殊復問，摩詰默然。故肇公涅盤無名論云：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以顯道，釋梵憑絕聽而雨華。斯皆理為神御，非虛掩光陰者也。乾峰示眾云：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更須知有向上一竅。雲門出眾云：只如庵內人為甚麼不知庵外事？峰呵呵大笑。門云：猶是學人疑處。峰云：子是甚麼心行？門云：也要和尚相委悉。峰云：直須恁麼始得穩坐地。門云：喏，喏！恁麼會得，達磨不必西來，遠渡流沙，雖無厄難，枉費盤纏。伶利禪和幸勿隨

聲逐色，向這畔那邊虛勞採聽。還知端的處麼？清風兩檻竹，白露一庭松。

第七十一則芭蕉好惡

示眾云：把得住，放得行，方為好手；做得是，作得主，賣弄好心。子細點撿將來，也只道得一半。

舉：僧問芭蕉徹和尚：有一人不捨生死、不證涅盤，師還提携也無？(隔壁過狀)徹云：不提携。(面赤不如語直)僧云：為甚麼不提携？(果然着疑)徹云：老僧粗識好惡。(少賣弄)

師云：郢州芭蕉山繼徹禪師，乃溈山四世孫也。初參風穴，穴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泥彈子。穴異之。次謁先芭蕉慧情禪師，情上堂，舉：仰山道：兩口無一舌，此是吾宗旨。師豁然有省。一日，上堂云：眼中無瞖，空裏無花，水長舡高，泥多佛大。莫將問來，我也無答。會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便下座。這僧發此一問，豈不聞圓覺經云：生死涅盤猶如昨夢，何捨何證而可言也？況此一人有名呼不得，無位可安排，淨躶躶，赤灑灑，沒可把，如何提携即是？所以芭蕉切恐和光惹事，故恁刮篤成家。可惜這僧慕頤茅廣，逼拶芭蕉，盡筋截力，道：老僧粗識好惡，雖然惜得自己眉毛，爭奈穿過那僧鼻孔。莫更有識好惡者麼？去！不堪共語，賴遇投子慈悲，方便為伊頌出。頌曰：

百歲童兒出戶來(解行不觸今時道)，滿身紅爛惹塵埃(為垂一隻手)，火中閑步清涼地(不惜兩莖眉)，識者無因敢近擡(縮手有分)。

師云：滿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人市廛。雖云偏處不逢，其柰玄中不失。利生接物，須展丹誠。拄戶撐門，不無紅爛。雖則塵埃滿面，都緣為法亡軀。同安云：但將生死為活計，火裏安身火裏凉。恁麼會得，居火宅而煙焰自息，懷熱惱而豁爾清凉。所以道：般若如大火聚，四面不可入；般若如清凉池，四面皆可入。若能見地明白，自委就中利害。具此眼者，方能知識。雖能知識，認著則不可。所以無敢親近舉似，擅便提携。咦！雖云識好惡，待似沒人情。

第七十二則天彭當戶

示眾云：色見聲求，無非是妄；情忘執謝，未足為真。若非塞壑填溝，洎免撞頭磕額。有認得的麼？

舉：僧問天彭：如何是佛？(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彭云：親切不離家，寂寞不當戶。(時時示時人，時人皆不識。)

師云：心佛與眾生，是三無差別。未委乎阿誰，一一能見徹。方信道：搜遠不搜近，宜假不宜真。空認彩繪粧鑾，漫討泥龕塑像。不應棄本逐末，枉教背父尋爺。休只向蓮臺上追尋，莫便於光焰邊別辨。此之所謂，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善慧大士心王銘云：了本識心，識心是佛。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念念佛心，佛心念佛。欲得早成，戒心自律。淨律淨心，心即是佛。除此心王，更無別佛。林泉道：有心用處還應錯，無意看時却宛然。莫有具眼者麼？無心能出岫，為雨善知時。頌曰：

白雲時映舊山青(依稀彷彿)，竹鎖薄烟露幾莖(瀟灑扶踈)。虛室夜寒秋月迥(清光何處無)，鴈迴遙聽可三更(幾人能曉)。

師云：妙用縱橫，智體不動。子雖依倚，父全不知。散乾蓋而本自無心，踞坤輿而端然有力。此亦寂而不動，感而遂通之朕兆也。於此半遮半露，似晦似明，綠竹漪漪，有匪君子，孰能於是了別心佛之根莖枝葉者邪？雖倚蒲危坐，虛室生白，心月孤圓，秋天獨迥，猶可轉身，不居一色。直得鴈迴北塞，聲噎南樓，木女初聞，石人遙聽，只知日午是三更，那信天明方半夜。何也？月滿猶虧半，烏沉始是圓。

第七十三則禾山打皷

示眾云：恁麼也得，就舡買得魚偏美；不恁麼也得，水月空花難可比。一聲羯鼓響連天，未審知音能幾幾？

舉：僧問禾山：即心即佛即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但有纖毫即是塵。)山云：解打皷。(鼕鼕)

師云：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襄陽人，姓鄭氏。幼歲從師於荊州玉泉寺，初參大寂，問：如何是佛？寂曰：即心是佛。師即大悟，遂之四明梅子真舊隱，縛茆燕處。唐貞元中，鹽官會下有僧因採拄杖迷路至庵所，問：和尚住此山多少時？曰：只見四山青又黃。又問：出山路向甚麼處去？曰：隨流去。僧回舉似鹽官，官曰：我在江西時曾見一僧，自後不知消息，莫是此僧否？遂令僧去招之，師答以偈曰：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郢人那得苦追尋。一池荷葉衣無盡，數棡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茆舍入深居。大寂聞師住山，令僧問：和尚見馬大師得箇甚麼，便住此山？師曰：大師向我道即心即佛，我便向這裏住。僧曰：大師近日佛法又別也。師曰：作麼生？僧曰：又道非心非佛。師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你非心非佛，我只即心即佛。其僧迴舉似馬祖，祖曰：梅子熟也。僧問禾山：大梅恁麼道，意作麼生？禾山云：真師子兒。林泉道：不勞讚嘆。顯宗令中使持

紙一張，書心佛二字，問大慶壽玄悟王禪師曰：此是甚麼字？師應聲答曰：不是心，不是佛。稱旨。次日，令旨賜長短句曰：但能了淨，萬法因緣何足問。日用無為，十二時中更勿疑。常須自在，識取從來無罣礙。佛佛心心，心若依佛也是塵。林泉道：誠哉是言也。玄悟答謝曰：無為無作，認著無為還是縛。照用同時，電卷星流已太遲。非心非佛，喚作非心猶是物。人境俱空，萬象森羅一境中。林泉道：更須打破始得。還知禾山解打鼓處麼？尋思此語驚人處，信手拈來用靳親。頌曰：

布毛拈起費人言(馳不及舌)，爭似禾山一句傳(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打鼓一聲喧宇宙(驚破髑髏)，氷寒千丈忽生蓮(不妨奇特)。

師云：杭州鳥窠道林禪師。一日，因侍僧智通辭師他往，師曰：汝今何往？云：某為佛法出家，和尚不垂慈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師曰：欲學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云：如何是和尚此間佛法？師於身上拈布毛吹之，通遂有省。林泉道：雖然稍得吹噓力，莫撒金沙在眼中。投子老漢雖是一擡一搦，其間有縱有奪，黨護門風不得不爾，為他攝得出、用得親，不犯宮商、能喧天地，若千丈寒氷偶爾生蓮，自古及今實難比擬，非同石笋抽條處，恰似踈山臘月時。

第七十四則黃連聲前

示眾云：擬舉心時，徒勞側耳；未開口處，切忌攢眉。非為有條攀條，免致無事生事。有違此理者麼？

舉：僧問黃連和尚：如何是聲前一句？(合取狗口)連云：聲前無句，聲後問將來。(語直心真)

師云：聲前一句，圓音落落而罕遇知音；物外三山，片月輝輝而少逢明鑑。切忌情存向背，隄防見處偏枯，不應口苦心甜，何必唇寒齒冷？欲發明第一義諦，須大開不二法門。截流之機，豈在有句無句？談天之辯，元來是精識精。若非摩詰忘言，爭顯曼殊本意？索甚說樹倒藤枯，句歸何處？也不消賣布，單買草鞋，向禪床角重來舉似。不見道：但有言說，俱無實義。故於第二門頭，許汝東語西話。頌曰：

空劫前時曠路閑(無人履踐)，聲前無句信人難(忠言逆耳)。欲窮滄浪白雲曲(孰是知音)，且看石人露半顏(休錯認)。

師云：一人發真歸源，十方世界悉皆消殞，何必直待空劫前時而已哉？若肯言辭路絕，分別意窮處，優游放曠，廓落幽閑，聲音未發已前，箇裏本無言句，求人取信，端的為難。欲窮其源，擬探其底，若滄浪之深，似白雲之遠，曲高和寡，聽者還稀。不如向真淨界中、無漏國內，睥睨石人木女、鏡像空花，雖露半顏，未容全

諾。還記得報慈半身寫照偈麼？日出連山存隱顯，月圓當戶定虧盈。

第七十五則資福圓相

示眾云：五音不犯，應須眼裏聞聲；六律難該，莫向喉中取則。莫有善打和者麼？

舉，僧問吉州資福寶和尚：如何是古人歌(羅羅哩哩)？福畫圓相對之(誰是知音)。

師云：五燈會元所載。吉州資福如寶禪師法嗣。資福第二世良窴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人歌窴？畫圓相示之，非問寶也。窴乃溈山四世孫也，雖用暗機默論，其聲如雷，已露栓索。這僧不會是處，語言皆合其道，誰家絃管曾不傳心？自古至今，喧天聒地，方顯觀音妙唱，沙界咸聞，返聞聞性，圓通第一。何必慢謳雪曲，忙和陽春？不比梁州，非同大石。豈不見道：胡笳曲子，不墮五音；韻出青霄，任君吹唱。還知資福的意麼？自笑老林泉，不解打手勢。試聽投子老師吟猱節奏，泛木相兼。頌曰：

一曲兩曲深夜彈(不勞側耳)，松風和雨過前山(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可憐卞玉離荊岫(難換連城)，誰是知音却取還(惟許相如)。

師云：伯牙與子期不是閑相識，所以道：無絃琴有韻，千載響泠泠，耳聽應難會，眉毛始解聽。故於深夜以應佳期，對團團之皎月，奏戛戛之清音，若瑟瑟松風，似零零溪雨，論甚山前山後，輒莫村北村南，若遇賞音，無可不可。據此酬對，待似荊山之下卞和之璧而獻秦王，知王殊無割城之意，而相如使人衣褐懷璧歸趙，還知這僧蹉過處麼？異音不入常人耳，莫比陽關第四聲。

第七十六則崇福寬廓

示眾云：碧岫峰頭，思和尚能說大口；紅塵堆裏，誌公老曾露赤心。若知語忌十成，管索深藏三寸。正當此時，還有道得的麼？

舉僧問益州崇福志和尚：如何是寬廓之言？(胡道亂道，合著正道。)

志云：無舌人道得。(已在口外。)

師舉：雲門示眾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觀世音菩薩將錢來買胡餅，放下手却是饅頭。林泉道：七九六十三。又云：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會麼？林泉道：九九八十一。恁麼商量，何邊彊而可卜度？何方隅而可計較？寬廓窄隘，不言可知。所以道：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以此觀來，便見語帶玄而無路，舌頭

談而不談。只如無舌人，合作麼生道護？唵。薩哩嚩。怛他。阿誐多。頌曰：

寬廓言時不犯舌(悄地悄地)，清風高韻碧雲斜(不勞採聽)。石人貪話西峰事(言多傷行)，不覺東巖起霧遮(顯而不露)。

師云：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何必高談濶論，會古通今？不動唇皮，要周寰宇，既解群居慎口，應須獨坐防心。玄之又玄，誰委維摩一默？說本無說，枉分法藏三乘。況一言包裹塵沙，一義含容法界？所以僧問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云：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林泉道：勸君不用分明語，語的分明出轉難。直饒席上風生，更聽窓前竹韻。碧雲合處，既有知音；白雪歌時，非無明鑑。雖則石人口淺，暗通一線實難明；焉知木女情深，囂塞十方無障礙？且道：西峰、東巖相去幾何？還知麼？夜半正明曾不露，曉來寧許見些兒？

第七十七則梁山道場

示眾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指出。諸相非相，虧我梁山和尚。怕汝不信，更請道看。

舉：大陽明安和尚問梁山：如何是無相道場？(已是起模畫樣。)山指觀音云：此是吳處士畫。(隔壁過狀。)陽擬進語，(鷂過新羅。)山急索云：這箇是有相底，如何是無相底？(氣急殺人。)陽於言下有省。(若不因流水，還應過別山。)禮拜，乃歸本位立。(何不早恁麼？)山云：何不道取一句？(是何心行？)陽云：道則不辭，恐上紙墨。(已露栓索。)山呵呵笑云：此語上石去在。後果上碑。(靈山受記，不似今日。)投子拈云：然道曠古今，行人難度。(額頭汗出。)山危絕嶮，登者無因。(脚下烟生。)儻不發問先蹤，履踐無期得入。(欲知山下路，須問去來人。)所以悟由自己，印乃憑師。(起初不遇作家，到底翻成骨董。)遞代證明，續佛慧命。(古之今之，廣矣大矣。)此者窮崖問路，力盡指蹤。(為垂隻手。)巖壁無門，力窮進退。(不惜兩莖眉。)既金龍失水，妙翅急提。(用盡老婆心。)別透波瀾，復歸本位。(靈利衲僧，一撥便轉。)諸仁者！(喏！)正當恁麼時，還知古人退位處麼？(用知作麼？)若知得，可謂萬仞峰摧，千波竭沸。(險！)龍宮與天界分簷，鳳閣並星辰合彩。(應須高著眼，不可漫度量。)巖松籠瑞，川霧草薰。(刺破眼睛，穿透鼻孔。)不犯化門，千山迥出。(人面逐高低。)若不知落處，巖濶無人問，龍愁滄海深。(漫汗由自可，懞懂更傷嗟。)

師云：空劫威音外，壺天不夜時，此迴如蹉過，千載卒難追。所以情生智隔，相變體殊，情若不生，相自無隔，直饒空一切法，猶有

這箇在。故梁山用撥天關手，指出一條活路，要汝別峰相見。陽擬緊繫行纏，忙趿草履，險不臨岐，墮坑落塹，伶利者一呼便應，懵懂者喚不迴頭，是他終是飽參衲子，俏措禪和，頂[寧*頁]上擬彈，脚板底早響，不動步得到家山，不費力便登覺岸，被伊再拶便解翻身，明眼人前終難出料。由是投子既權衡在手，豈倦稱盤？欲定錙銖，須分分兩。大抵無星秤上本沒高低，信手拈來不無取捨，雖則道曠古今，行人難度，山危絕險，登者無因。此蓋空劫已前難話會，威音那畔絕商量，比及發問，投至得入，要知資勝以表師強，葉葉聯芳，燈燈續焰，既因指示，必解窮通。然暫失機，幸蒙提挈。頌曰：

路窮岸仞問山翁(問既有宗)，別指巖西嶺近東(答亦攸同)。擬進霧垂嵐色重(擬心一絲，對面千里)，迴頭頂見太陽紅(不因師指示，洎乎錯商量)。

師云：枯木巖前雖多差路，空王殿內本沒諸訛，擬欲色見聲求，寧不迷頭認影？所以重重進問，切切咨參，幸遇宗師，不忘付囑，續佛慧命，為法棟梁，與一切眾生解黏去縛，明心見性，故垂隻手，不惜雙眉，再四提撕，為他指示。雖則西巖東嶺，聊分這畔那邊，劫外今時，正來偏去，向實際理地不受纖塵處，唯通一線，要辨來原。擬進途程，霧垂嵐重，忽然捩轉鼻頭，扳迴面孔，於綿綿密密不露風骨沒瑕痕處，偶爾靈光獨耀，迥脫根塵，夜半日頭出，朝霞幾縷紅。還見麼？擬涉思惟，千山萬水。

第七十八則百丈奇特

示眾云：本自平平怗怗，剛待紐紐捏捏。幸遇本分宗師，不許強生枝節。孤危不立處，請高著眼看。

舉：僧問百丈：如何是奇特事？(方塼四角，磨器團圞。)丈云：獨坐大雄峯。(不勞窮究。)

師云：漫天索價，博地相酬，擬滯情關，黏兒落節。高高標不出，深深話不及，鶴白烏玄，山青水綠，松直棘曲，南竹北木，山河大地，萬象森羅，那的是不奇特者？不見道：道合平常，平常合道。若起一絲分別憎愛取捨心者，皆是前塵虛妄想相惑汝真性，自生繫縛，流轉生死，無有出期，於奇特中自不奇特了也。故百丈當機，不讓盡情吐露道：獨坐大雄峰。此一轉語，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遠觀不審，近覩分明。若據恁麼，合向甚麼處相見得箇端的？遂以手斫額云：囚。頌曰：

巍巍峭迥出雲霄(高而不危)，頂鎖水寒勢外遙(滿而不溢)。坐觀四望煙籠處(隱隱難窺)，一帶青山萬水潮(盡從這裏流出)。

師云：孤迥迥，峭巍巍，萬壑爭雄，千峰競秀，未若奇特一事常在諸人眉尖眼角，自是司空見慣，應為尋常向雲籠嶽頂、氷鎖池塘、冷清清處單明自己，豈非氣勢展轉迢遙？何必坐觀四望，周遍十方，靄靄烟籠，難分南北？方信道：混然一色無遺影，不坐同風落大功。賴青山一帶、綠水千尋，雖遠觀有色而渾似蛾眉，況近聽無聲而非同鏡沼？千峰倚翠，萬派潮宗，未委何人懷斯海量？復云：去！汝不解我語。

第七十九則歷村煎茶

示眾云：知時別宜，堪作闍黎。因便截勢，解作活計。向此分點處，有品嘗知味者麼？

舉：歷村和尚一日煎茶次(沙彌童行不得氣力)，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盧仝七椀，趙老三盃)？師舉起茶匙子(信手拈來用最親)，僧云：莫這箇便當麼(錯會納僧多)？師擲向火中(放去較危，收來太速)。

師云：打皷弄琵琶，相逢兩會家。歷村老不歇心，這僧少當努力。然則旋汲清泉，慢生活火，煲鳳餅而要知迴味，烹蠏眼而恐滯咩邪。這僧果然見義勇為，當仁不讓，向瓊甌泛雪，玉盞翻雲處，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既詢上竈，必吐衷腸，不免當筵兩手分付：不問曾到不曾到，論甚喫來不喫來。為問西乾，大開東閣。這僧果要清神爽氣，祛睡降魔，便道：莫這箇便當否？是他絕是非，老手舊肫膊，豈肯教粘牙著齒，惹草沾風。遂擲向火中，任伊貶剝。秀出雨前孰賞鑑，名高天下少知音。賴遇花嚴，同來把銚。頌曰：

煎茶未了人來問(併忙合閙)，拈起茶匙呈似他(不勞費力)。當初若遇收燕手(君子悔前)，性命難存爭奈何(小人悔後)。

師云：拈匙并舉筯，運水及般柴，妙用縱橫處，頭頭總不乖。汝豈不聞興教小壽禪師因墮薪而悟，有頌曰：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此與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豈兩樣邪？這僧伸問西來祖意，恰似大悲閣下欲覓中都，雖是當局者迷，怎不教傍觀者哂？所以拈起茶匙，覿面分付這僧：若是箇懆性漢，便好奪來折作兩截，免教胡抄亂抄。拈起放下，果被投子點罰，道：當時若遇收燕手，性命難存爭奈何？非無赫趙機謀，運籌作略，大似人不知己過，牛不知力大，辜負己靈，埋沒家寶，深為可惜。咦！林泉雖恁麼心切，口苦心甜幾箇知？

第八十則文殊九曲

示眾云：攝末歸本，任伊加減乘除；即俗明真，試看彎環屈折。莫有不涉數量解計筭者麼？

舉：僧問鼎州文殊和尚：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維摩曾漏泄，不必撥流星。)殊云：黃河九曲。(前三三，後三三。)

師云：文殊師利問維摩詰曰：身孰為本？答：貪欲為本。問：貪欲孰為本？答：虛妄分別為本。問：虛妄分別孰為本？答：顛倒想為本。顛倒想孰為本？答：無住為本。又問：無住孰為本？答：無住則無本。文殊師利從無住本立一切法，這僧要將一切法歸無住本。若知無住無本，自委無本無住。恁麼會得，虛妄不生，顛倒想滅，何貪欲而可形名者邪？所以文殊傳文殊法，要汝等諸人離虛妄分別，絕顛倒想像，忘貪欲，了形名處，分明指示道：黃河九曲，不可向隨流得妙，住岸不迷處折倒。若也恁麼摶剝，從上源頭自濁了也。雖則灣灣曲曲，就中了了明明。非止通浩渺辭源，況乃達汪洋性海。如或不爾，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試聽投子，為伊計較。頌曰：

問法窮因歸何處？(一一如二，二二如四。)黃河透過碧波瀾，(灘下接取。)須知雲外千峯上，(高著眼看。)別有靈松帶露寒。(只知其一，豈知其二。)

師舉：睦州示眾云：裂開也在我，揑聚也在我。時有僧問：如何是裂開？州云：三九二十七，菩提涅盤，真如解脫，即心即佛。我且恁麼道，你又作麼生？曰：某甲不與麼道。州云：盞子落地，楪子成七片。曰：如何是揑聚？州乃斂手而坐。林泉道：放去了然忘計較，收來全不費功夫。有若參乎酬一唯，堆灰何礙觜盧都？雖則黃河九曲，誰能直下承當？縱教白浪千尋，孰解其間薦得？透與不透，儘自瀾翻；將心用心，休教蹉過。直須知有，雲外立千峰；不可言無，巖前分萬壑。靈松帶露，怪栢欺霜，傲四時而莫可凋零，超萬象而敢為主宰。憑何道理，便乃如斯？天得一清，地得一寧，衲僧得一，鼻直眼橫。怕汝不信，試摸索看。

第八十一則雪峰典座

示眾云：和光惹事，休教動落今時；刮篦成家，莫使靜沉死水。只如方木不入圓竅，利害在甚麼處？

舉：雪峰在洞山會下作典座，淘米次，(供給眾僧，有勞神用。)山問云：淘砂去米？淘米去砂？(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峰云：砂米一時去。(只知盡法。)山云：大眾喫箇甚麼？(好與一拶。)峰乃覆却盆。(不管無民。)山云：得即得，須別見人始得。(明眼難謾。)後果嗣德山。(君子不發游言。)投子拈云：大眾！洞山恁麼道，是甚麼

道理？(不是知音人不知。)雖然一色乾坤，爭奈山高水濶？(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所以野人云：功夫不到不方圓，言語不通非眷屬。(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乃代云：淘砂去米，淘米去砂。(重宣此義。)

無影長生桂，經霜結子頻。(秋時葉落，春日花開。)大眾喫箇甚麼？(尊鑑不錯。)金鳳採花嘴不盡，玉鼈食藥葉長新。(咂啖方知，咬嚼不可。)

師云：洞山一日問雪峰：作甚麼來？峰云：斫槽來。山曰：幾斧斫成？峰云：一斧斫成。山曰：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峰云：直得無下手處。山曰：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峯休去。林泉道：月色靜中見，泉聲深夜聞。汾陽代云：某甲早困也。林泉道：莫說道理好。又一日，辭洞山曰：子甚處去？峰曰：歸嶺中去。山曰：當時從甚麼路出？峰云：從飛猿嶺出。山曰：今日向甚麼路去？峰云：從飛猿嶺去。山曰：有一人不從飛猿嶺去，子還識麼？峯云：不識。山曰：為甚麼不識？峰云：他無面目。山曰：子既不識，爭知無面目？峰無對。林泉代云：只為無面目，所以不識。不然，以手擘眼云：猫！若據雪峰當時覆盆及此二處祇對，只知入理深談，不解門庭施設，只一向乾暴暴，冷啾啾，空守枯木寒巖，不見半星和氣。故投子老師忍俊不禁，當仁不讓，用沒鼻金針，穿芒長玉線，刺成無縫伽黎，贈與木人穿著。只如饑嗔飽喜時，將何打發？頌曰：

滿鉢盛來一物無(已太多生)，豈同香積變珍蘇(比類難齊)？日月並輪長不照(別是一壺天)，木人舞袖向紅爐(不是小兒戲)。

師云：無手能遮日，釣鼇不犯竿，神通并妙用，莫作等閑看。所以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曰：放下著。陽云：一物不將來，放下箇甚麼？州曰：檐取去。只如滿鉢盛來者，是淘砂去米的？淘米去砂的？砂米一時去的。若也於斯定奪得下，不飡一粒米，終日飽齁齁；其或未然，休向筵中空嚥唾，枉將餓眼覓瓜皮。端的非同香積珍饈、蘇陀上味，縱有鶖子神通，難免維摩貶剝。直得遇斬新日月、特地乾坤，三病二光不勞展照，且看木人舞袖、石女高歌，烈焰光中任迴雪態。還會麼？為垂一隻手，不惜兩莖眉。

第八十二則德山上堂

示眾云：鞔天布網，徧地安槍，擬踏禍機，難出其彀。莫有不顧危亡悞犯者麼？

舉德山和尚一日上堂云：問即有過，不問又乖。(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有僧纔出禮拜，(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山便打。(情知恁麼來。)僧云：某甲話也未問，為甚麼便打某甲？(將謂皮下有血。)山

云：待你開口，堪作甚麼？(巧說不如直道。)投子拈云：然禍因自起，傷損他人。(讚之雙美，毀之兩傷。)火發內生，焰翻林獸。(定業難逃。)既險崖弄巧，只可推落洪巖。(殺的人為的人。)放轉微通，却成返遭受屈。(未必是平人。)雖小得便，還知德山大錯麼？(欲將向人無過背說。)若知得，德山粉碎。(同病相憂。)若不知得，棒猶少在。(休云無血性，大抵沒人情。)

師云：鼎州德山宣鑒禪師，簡州周氏子。丱歲出家，依年受具，精究律藏，於性相諸經貫通旨趣。常講金剛般若，時謂之周金剛。嘗謂同學曰：一口吞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不動。學學無學，唯我知焉。後聞南方禪席頗盛，師氣不平，乃曰：出家兒千劫學佛威儀，萬劫學佛細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當摟其窟穴，滅其種類，以報佛恩。遂檐青龍疏鈔出蜀，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因息肩買餅點心。婆指檐曰：這箇是甚麼文字？師曰：青龍疏鈔。婆曰：講何經？師曰：金剛經。婆云：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箇心？師無語。林泉道：直饒講得千經論，一句臨機下口難。遂往龍潭，至法堂曰：久響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引身曰：子親到龍潭。師無語，遂棲止焉。林泉道：日下孤燈，果然失照。一夕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便出，却迴曰：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師，師擬接，潭復吹滅。師於此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箇甚麼？師曰：從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來日，潭陞座謂眾曰：可中有箇漢，牙如劒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迴頭，他時向孤峰頂上立吾道去在。師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火炬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於是禮辭，直抵溈山，挾複子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顧視方丈曰：有麼？有麼？山坐次，殊不顧盼。師曰：無，無。便出至門首，乃曰：雖然如此，也不得草草具威儀，再入相見。纔入門，提起坐具曰：和尚。山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溈山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否？座曰：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也。山云：此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師住澧陽三十年，屬唐武宗廢教，避難於獨浮山之石室。大中初，武陵大守薛廷望再崇德山精舍，號古德禪院，將訪求哲匠住持，聆師道行，屢請不下山。廷望乃設詭計，遣吏以茶鹽誣之，言犯禁法，取師入州瞻禮，堅請居之，大闡玄風。德山之稱，自茲名冠叢林，孰不敬仰。一日上堂云：問即有過，不問又乖。若是林泉當時見道，便與掀倒禪床，拗折拄杖，免致生言孰語。這僧當斷不斷，返招其亂。由自不伏燒埋，不知痛痒，惹教花擘一上。

所以投子為伊當局者迷，豈免傍觀者哂。故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其間有褒有貶，有縱有奪，向險崖弄巧，放轉微通處，子細參詳。還知德山粉碎，這僧少棒底手段麼？險頌曰：

金輪微動吼乾坤(驚天動地)，稍逆金軀草臥身(國有不犯之令)。更欲發言來擬問(合取狗口)，悲風吹盡四絕鄰(不勝傷感)。

師云：金輪景耀四天下，何止哮吼只一乾坤？點撿將來，大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若於問與不問處停機佇思，鷂過新羅，既不解順水推舡，怎敢更逆風把柁？何止金軀臥草，不顧全身？還招玉鏡分形，難獲半肯。不必發言更問，那消開口技捂？不見道：但能閉口牢藏舌，便是修身第一方。既不慎初護末，傷感悲風，吹落情塵，豈容鄰佑？只如言思路絕，分別意窮一句，合作麼生道去？且待別時來。

第八十三則興化軍旗

示眾云：知時別宜，堪作闍黎，暗合孫吳，豈用躊躇？有敢對壘者麼？

舉：僧問興化：軍旗急速時如何？(有違即斬。)化云：日料半斤飡。(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師云：魏府興化存獎禪師嗣臨濟。師在三聖會裏為首座，常曰：我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的人。三聖聞得，問曰：你具箇甚麼眼便恁麼道？師便喝。聖曰：須是你始得。近代佛日堯禪師自江左至燕然，寓大聖安。一夕，與佛覺晦堂夜話次，時圓通善國師年方十二，座右侍立。佛日曰：山僧自南方來，拄杖頭不曾抹著一箇會佛法者。通叉手進曰：自是和尚拄杖短。佛日大驚曰：可乞此子續吾臨濟一宗。通又進曰：雲門、臨濟豈有二邪？日稱賞不已。林泉道：此與三聖酬酢，不妨省力。後大覺聞舉，遂曰：作麼生得風吹到大覺門裏？師後到大覺為院主。一日，覺喚：院主！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的。你憑箇甚麼道理便與麼道？師便喝，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師再喝，覺再打。師曰：某甲於三聖師兄處學得箇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某甲箇安樂法門。覺曰：這瞎漢來這裏納敗闕。脫下衲衣，痛打一頓。師於言下薦得臨濟先師於黃蘗處喫棒的道理。林泉道：好酒醒人遲。開堂後，方遇後唐莊宗車駕幸河北至魏府，這僧故發此問。雖是眼觀東南，大似意在西北。興化老漢便看窟儱著楔道：日料半斤飡，輒不可向數米調湯偏厚薄邊處會。是他有道火不燒舌，渡水不濕腿的手段。若也黏牙著齒，必然犯手傷鋒。迴牙當頭，如何舉似？頌曰：

離城別閣暗愁時(有口說不得)，月落星分信馬蹄(無言心自知)。風掃曉霜林木迥(淨倮倮赤灑灑)，夜深汀岸火生微(一點分明)。

師云：理極忘情，思惟而決難比喻；借功明位，言說而權恁支捂。雖則離城別閣，納士招賢，曲為今時，要明空劫。不必愁腸漫結，暗受燻煎；應須喜氣潛生，明教舒坦。莫待星分月落，霧卷雲收，玉鞭輕舉馬蹄輕，金鐙慢敲鷄韻急。松窓夢斷，竹榻吟餘，偶聞爐內返魂香，忽聽樓頭塗毒鼓。難逢賞鑑，不遇知音，風掃曉霜，氷生寒沼。林端紅葉醉朝曦，飽玩今時；籬畔黃花泣秋露，競追往歲。曠達三有，迥絕諸塵，夜深汀岸火生微，天曉柳塘烟自斂。所以道：交互明中暗，功齊轉覺難，力窮尋進退，金鎖網鞔鞔。正當急速時，還能緩慢麼？寰中天子宣威重，塞外將軍令更嚴。

第八十四則長慶不疑

示眾云：杌鬼繩蛇，橫生計置，明眼人前，皆為兒戲。只如打滅狂情，祛除妄念，合作麼指示？

舉，僧問長慶：如何得不疑去？(莫妄想。)慶展兩手。(逢人覿面相呈，更不囊藏被蓋。)

師云：福州長慶慧稜禪師，杭州鹽官人，姓孫氏。稟性浮澹，年十三於蘇州通玄出家。具戒已，遍遊禪苑。後參靈雲，問：如何是佛法大意？雲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如是往來雪峰、玄沙二十年，坐破七箇蒲團，不明此事。一日捲簾，忽然大悟，乃有頌曰：也大差，也大差，卷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劈口打。峰舉謂玄沙曰：此子徹也。沙曰：未可，此是意識著述，更須勘過始得。至晚，眾僧上來問訊，峰謂師曰：備頭陀未許汝在，汝實有正悟，對眾舉來。師又有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氷。峰乃顧，沙曰：不可更是意識著述也。師問峯曰：從上諸聖傳受一路，請師垂示。峰良久，師設禮而退，峰乃微笑。師入方丈參，峰曰：是甚麼？師曰：今日天晴好普請。自此酬問未嘗爽於玄旨。後因問：如何得不疑不惑去？師乃展兩手，僧不進語，師曰：汝更問，我與汝道。僧再問，師露膊而坐，僧禮拜，師曰：汝作麼生會？僧云：今日風起。曰：恁麼道未定人見解，汝於古今中有甚麼節要齊得？長慶若舉得，許汝作話主。其僧但立而已。師却問：汝是甚麼處人？云：向北人。曰：向北三千里外學妄語作麼？僧無對。恁麼舉來，此話方始圓備。投子就簡，取其神駿，略其玄黃，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汝諸禪者，當長慶直截處會取不疑不惑底道理，幸遇投子重宣此義。頌曰：

展手之時萬仞摧(瓦解氷消)，枯河無水月無來(光境俱亡)。若疑別問龐居士(那有閑工夫)，石女黃梅誰共陪(從來無伴侶)？

師云：一塵舉，大地收；一葉落，天下秋。直須向六消一亡處淨潔打疊，莫使纖毫翳於心目，其疑自釋，其惑自除。所以廬山遠公云：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涉動境，狀此頹山勢。若能於萬仞摧處不涉動境，不失本端，了了明明，灑灑落落，何疑慮而可得生耶？枯河既無其水，孤蟾自不有來。此豈非一心不生，萬法無咎？脫或有疑，更請審問：龐老還能吸盡西江水麼？舊說：四祖大師居破頭山，山中有無名老僧，唯植松，人呼為栽松道者。嘗請於祖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耶？儻能再來，吾尚可遲汝。乃去，行水邊，見女子浣衣，揖曰：寄宿得否？女曰：我有父兄，可往求之。曰：諾，我即敢行。女首肯之，老僧回策而去。女，周氏季子也，歸輒孕，父母大惡，逐之。女無所歸，日庸紡里中，夕於眾舘之下。已而生一子，以為不祥，棄水中。明日見之，泝流而上，氣體鮮明，大驚，舉之成童。隨母乞食，邑人呼為無姓兒。四祖見於黃梅道中，戲問之曰：汝何姓？曰：姓固有，但非常姓。祖曰：何姓？云：是佛性。祖曰：汝乃無姓邪？曰：姓空故無。祖化其母，使出家，時七歲。眾舘今為寺，號佛母，而周氏尤盛。去破頭山佇望間，道者肉身尚在。黃梅東禪有佛母塚，民塔其上。傳燈錄定祖圖乃曰：釋弘忍，姓周氏。其母始娠移月，光照庭室，終夕若晝，異香襲人，舉家驚駭。安知眾舘本社屋，生時置水中乎？又曰：其父偏愛，因令讀書，不知從何得此語？其敘事妄誕，太率類此。無為子嘗贊其像曰：人孰無父？祖獨有母。其母為誰？周氏季女。濁港滔滔入大江，門前依舊長安路。只如恁麼舉來，石女黃梅，端的誰堪陪奉？還知麼？請問聖僧，自知下落。

第八十五則洞山莖茆

示眾云：百骸雖潰散，一物鎮常靈。若能見性識心，不免撞頭磕額。還見背後的麼？

舉：僧問洞山：亡僧遷化後，向甚麼處去也？(在你鼻孔裏。)山云：火後一莖茆。(大冶真金，終難變色。)

師舉林間錄云：長沙岑禪師因僧亡，以手摩之曰：大眾！此僧却真實為諸人提綱商量。會麼？乃有偈曰：目前無一法，當處亦無人。蕩蕩金剛體，非妄亦非真。林泉道：兩頭俱坐斷，獨露一真常。又曰：不識金剛體，却喚作緣生。十方真寂滅，誰在復誰行？林泉道：燈籠擺手，露柱搖頭。雪峰和尚亦因見亡僧，作偈曰：低頭不

見地，仰面不見天。欲識金剛體，但看髑髏前。林泉道：不會，休睜鬼眼睛。玄沙曰：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萬里神光頂後相。林泉道：面前的聱？有僧問法眼：如何是亡僧面前觸目菩提？答曰：是汝面前。林泉道：當局者迷。又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答曰：亡僧幾曾遷化？僧云：爭奈即今何？答曰：汝不識亡僧。林泉道：不會，作鬼白日現身。覺範云：近代尊宿不復以此旨曉人，獨晦堂老師時一提起，作南禪師圓寂日偈曰：去年三月十有七，一夜春風撼籌室。三角麒麟入海中，空餘片月波心出。真不掩偽，曲不藏直。誰人為和雪中吟？萬古清風是今日。又曰：昔人去時是今日，今日依前人不來。今既不來昔不往，白雲流水空悠哉。誰云秤尺平？直中還有曲。誰云物理齊？種麻還得粟。可怜馳逐天下人，六六元來三十六。林泉道：不因師說破，險不錯商量。林泉恁麼該括收拾將來，汝等還知亡僧遷化下落處麼？其或未然，更看投子如何倒斷？頌曰：

野火燒時越轉新(是真難滅)，至今煙焰雨難霖(豈容近傍)。旱地紅蓮遮日月(不藉三光勢)，無根樹長翠成陰(能分萬國春)。

師云：但將生死為活計，火裏安身火裏凉。此豈非火燒轉新的道理？雖自古迄今，虛生浪死，皆妄情遷變，狂識漂沉，清淨法身何曾動著？所以石頭道：欲識庵中不死人，豈離而今這皮袋？由是煙焰故難近傍，為本來面目，不可以圖繪成，不可以捏塑就，說似一物即不中，方來便去。要明斯事，向無中出有，有裏教無，不是知音，決難理會。非同世間語言，釘釘膠粘，攢花簇錦，以才思搜奇，以字樣取則，格高意遠，句健情深，皆非吾宗無說之說，不聞之聞。不見法花經道：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要會末後句，更參三十年。

第八十六則國師侍者

示眾云：勤奉侍，少出入，敢為上法；識尊卑，知進退，方是作家。應須念念無差，莫避時時管帶。有不周處，請點檢看。

舉國師三喚侍者話(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

師云：南陽慧忠國師，嗣六祖大鑑。唐肅宗上元二年，勅中使孫朝進詔徵赴京，待以師禮，故天下以國師名之。師一日喚侍者，者應諾，如是三召三應。師曰：將謂吾辜負汝，誰知汝辜負吾。林泉道：暗中樹影，水底魚蹤。僧問玄沙：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沙云：却是侍者會。林泉道：贓誣殺人。雲居錫云：且道侍者會那不會？林泉道：請和尚定當。若道會，國師又道：汝辜負吾。若道不會，玄沙又道：却是侍者會。且作麼生商量？林泉道：可怜一句隨

他語，漫使千山走衲僧。玄覺徵問僧：甚麼處是侍者會處？僧云：若不會，爭解恁麼應？玄覺云：汝少會在。林泉道：因禍致福。又云：若於這裏商量得去，便識玄沙。林泉道：要識作麼？僧問法眼：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眼曰：且去，別時來。林泉道：謝和尚不悋慈悲。雲居錫云：法眼恁麼道，為復明國師意，不明國師意？林泉道：空生不解金剛旨，惹得疑情滿世間。僧問趙州：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州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林泉道：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雖然如是，更須細看偏傍，細切注脚。林泉領此一隊老凍膿，東語西話，開發後學，還有知恩報恩者麼？遂高聲叫云：侍者。復云：喏。頌曰：

國師喚侍者(不是患聾)，重言不當吃(非是患啞)，他耳又不聾(隨喚隨應)，自又無處雪(盡在不言中)。

師云：五通仙人問佛：佛具六通，我具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佛喚仙人，仙人應喏，佛云：那一通你問我？林泉道：雖能蓋覆將來，爭奈漏籮達菜。翠巖芝云：五通如是問，我佛如是答，要且不會那一通。林泉道：和尚還會也無？雲蓋本云：佛如是召，仙人如是應。作麼生是那一通？良久，云：姹女已歸霄漢去，獃郎猶向火邊栖。林泉道：蝦蟆蝦蟆休努觜，我道龍王不道你。雲峰悅云：大似瞿曇被外道勘破了也。有傍不肯出來，我要問你那一通。林泉道：將謂忘却，儼然記得。世尊恁麼召，五通恁麼應，且道與國師侍者是同是別？六耳不同謀，別時向汝說。

林泉老人評唱投子青和尚頌古空谷集卷五

後學性一閱

第八十七則幽棲上堂

示眾，云：拈槌竪拂，豈憚劬勞？接物利生，那嫌分外？箇這有收有放、能縱能奪，且道誰是其人？

舉：幽棲和尚一日斂鍾上堂(為法忘勞)，大眾纔集(併忙合閙)，棲云：是甚麼人打鐘(佯打不知)？僧云：維那(口是禍之門)。棲云：近前來(照顧杻鼻木)。僧近前(禍福無門，唯人自召)，棲便打(伏手骨朵)，却歸方丈臥(收來太速)。投子拈云：然自急須逃，古今皆有(懶兒攀伴)。行窮絕處，試問傍人(論出理長)。不惜下情，果然獲有(明眼難謾)。既從相問，急索端由(一遞一刮)。不顧危亡，得他假難(不賭惡發)。雖獲小利，也是暗地傷人，不為好手(傍觀者哂)。這僧雖然失利，蓋為自不守分，致禍臨身，未為分外(爭免遭人點檢)。然雖如是，終是平人橫遭羅網，自有傍人證據在(路見不平，抜劒相助)。且道證據箇甚麼事(你豈不知)？乃云：東家不了，西舍受殃(德不孤，必有鄰)。

師云：台州幽棲道幽禪師。鏡清問：如何是少父？師曰：無標的。云：無標的以為少父邪？曰：有甚麼過？云：只如少父作麼生？曰：道者是甚麼心行？林泉道：當頭諱字寰中禁，誰敢依稀犯聖顏？既曾斂鐘上堂，何恠聚頭作相？雖是權衡在手，難謾雲水凝心。為伊放去較危，所以收來太早。棒頭有眼，足下無私，丈室寥寥，橫眠側臥，未必做得一員無事道人。果被投子從頭花判，現成公案，豈用強詞？只此緣由，便為招狀。果信道：清官易斷，不謾易筭。鳳凰飛在梧桐樹，自有傍人話短長。還知東家不了，西舍受殃處麼？苦屈之辭，幸遇明鑑。若非投子，誰敢評量？頌曰：

驀路相逢借問由(出門便入是非市)，寸心莫便與他酬(開眼不逢仁義人)。雖然重檐教人待(推惡離己)，終是慚顏暗地羞(醜則一度醜，話杷幾時休)。

師云：鳥栖林麓易，人出是非難。狹路相逢，不無溫問，或假事而顯理，或即俗而明真，或指空劫已前，或示威音之後，非妄情可測，非狂解可求。據此緣由，幾人窮究？但肯寸心不昧，自然萬法皆明，休向用機謀運智處便恁評跋。不見道：一分心倖，一分慈悲，不因一事，不長一智，不喫一交，不學一便。須知海岳歸明主，未必乾坤陷吉人。投子雖恁麼拈頌，莫便一向得失是非上穿

鑿，且對癡人暫時說夢。還知東家不了，西舍受殃處麼？只因不本分，所以禍臨身。

第八十八則答麻三斤

示眾云：三覺圓明，當可頂門上具眼；二利兼濟，寧容脚板底烟生？但能念念無差，便見頭頭顯露。莫有辨得的麼？

舉：僧問襄州洞山：如何是佛？(更嫌何處不分明。)山云：麻三斤。(無星秤上一任稱盤。)

師云：襄州。洞山守初宗慧禪師初參雲門，門問：近離甚麼處？師曰：查渡。門曰：夏在甚麼處？曰：湖南報慈。云：幾時離彼？曰：八月二十五。云：放汝三頓棒。師至明日，却上問訊：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麼處？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師於言下大悟，遂曰：他後向無人煙處，不畜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方往來，盡與伊抽釘拔楔，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教伊灑灑地作箇無事衲僧，豈不快哉！門云：你身如椰子大，開得如許大口。師便禮拜。住後，上堂曰：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還會得麼？你衲僧分上到這裏，須具擇法眼始得。只如洞山恁麼道，也有一場過，且道過在甚麼處？林泉道：再犯不容。僧問：如何是佛？師答：麻三斤。還有這裏辨錙銖、知輕重的麼？佛身既充法界，法性何處不周？剎剎如然，塵塵皆爾，拶破面門，磕傷額角，不免教人點檢道：當局者迷，傍觀者哂。況杭州興教小壽禪師亦云：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林泉雖恁離堅合異，莫便尋言逐句，識情卜度。不見道：三句外會取，六句外省去。只如到此，端的合作麼生會？良久，云：還相委悉麼？定盤星上無斤兩，莫逐高低漫度量。頌曰：

三年一閏大家知(要知作麼)，也有顢頇不記時(無心猶隔一重關)。昨夜鴈迴沙塞冷(節氣不相饒)，嚴風吹綻月中枝(狼藉遍地)。

師云：三百六旬，似蟻循環而不住；七十二候，如珠走盤而非停。日月如梭，春秋若箭，所以閏餘成歲，全因律呂 調陽。萬松先師住仰山時，閏四月旦日，上堂云：所謂道人者，不知月之大小，不知歲之餘閏。野僧即不然，今年三百八十四日，前月大盡，此月小盡，即今閏四月一日辰末巳初，忽有箇出來道：通疏伶利，知時按節，要且無道人氣息。野僧以手掩鼻道：近後！近後！作什麼？你道人氣息，珍重！恁麼商量，是顢頇？不顢頇？是記得？不記得？林泉道：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眾生心佛，應須自向，何必霜秋月夜，採聽鴻聲，沙塞嚴凝，江天寂寞？雖道法身無被不禁寒，莫守寒巖沉死水，當可迴途復妙曲。為今時信手拈來，哉斤邈兩，休便

向秤幹上尋、秤錘邊覓，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遠之遠矣。畢竟合作麼生參禮？但能忘計較，處處可歸依。

第八十九則北斗藏身

示眾，云：冬瓜儱侗，到處皆然；瓠子彎環，任誰索信。只此街談巷語，無非趙璧燕金，儻能直下承當，便可空中仰望。有具眼者麼？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未開口時何不領會？)門云：北斗裏藏身。(看破了也。)

師云：韶州雲門山光奉院文偃禪師，嘉興人，依志澄律師出家，敏質生知，慧辯天縱。及長落髮，稟具於毗陵壇，侍澄數年，探窮律部。以己事未明，往參睦州，州纔見來，便閉却門，師乃扣門，州曰：誰？云：某甲。曰：作甚麼？云：己事未明，乞師指示。州開門，一見便閉却。師如是連三日扣門，至第三日，州開門，師乃拶入，州便擒住曰：道！道！師擬議，州便推出曰：秦時[車*度]轢鑽。遂掩門，損師一足，師從此悟入。州指見雪峰，師到雪峰莊，見一僧，乃問：上座今日上山去那？僧曰：是。師寄一則因緣問堂頭和尚，只是不得道是別人語。僧曰：得。師曰：尚座到山中，見和尚上堂，眾纔集，便出握腕立地曰：這老漢項上鐵枷何不脫却？其僧一依師教。雪峰見這僧與麼，便下座攔胸把住曰：速道！速道！僧無對，峰拓開曰：不是汝語。僧曰：某甲語。峰曰：侍者將繩棒來。僧曰：是莊上一浙中上座教某甲來道。峰曰：大眾去莊上迎取五百人善知識來。次日上雪峰，峰纔見便曰：因甚麼得到與麼地？師乃低頭，從茲契合。溫研積稔，密以宗印授焉。師出，遍謁諸方，覈窮殊軌，鋒辯險絕，世所盛聞。後抵靈樹，冥符知聖禪師接首座之說。初，知聖住靈樹二十年，不請首座，常云：我首座生也，我首座牧牛也，我首座行脚也。一日，令擊鐘三門外接首座，眾出迓，師果至，直請入首座寮解包。自是聲名藉甚，道價崢嶸，為一派祖之根源，信不誣矣。此僧既問透法身句，雲門須索盡心酬對，道：北斗裏藏身，非是教汝仰望不及，非是教汝尋覓不見，本欲要汝非智可知處知，非識可識處識，本沒譆欺，亦不厮賴，精精細細，分明薦取。頌曰：

南嶽峰高北嶽低(不為有餘，不為不足)，行人泣淚兩遲疑(都是自心境界)。火星昨夜移牛斗(南山起雲)，照見西瞿人不知(北山下雨)。

師云：千峰聳翠，萬派爭流，既有高低，不無深淺，此皆妄識評跋，狂情繫綴。若向是法平等處著眼，空劫前時存心，索甚行人泣淚？漫自遲疑，畢竟離言說、絕思慮的消息，豈許等閑容易領會？

不見道：只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自己不會浮，休怨河曲剝。雲門忒煞老婆心切，火星昨夜既移牛斗，歲君今日必降灾祥，得之者頭輕眼明，失之者心忙腹熱，想見西瞿耶尼，人總不知。林泉道：因禍致福。須彌四面各有一洲，東曰東弗于逮，南曰南贍部洲，西曰西瞿耶尼，北曰北鬱單越，此四洲之梵音也。還知北斗藏身處麼？徒勞斫額望，枉了強搜求。

第九十則五鳳樓前

示眾云：有時步步踏著，有時頭頭蹉過，須知尊貴一路，豈容取次登陟？有善迴互者麼？

舉：僧問風穴：如何是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穴云：五鳳樓前。(好看脚下。)僧云：如何是道中人？(相逢難對面，對面不相逢。)穴云：問取城隍使。(推惡離己。)投子拈云：然。指道由人，行之在己。(師治半，自治半。)問窮決悟，答以提宗。(相逢兩會家。)不是當人，徒勞進步。(險費草鞋錢。)何故？蓋向上一路，千聖不遊。(誰敢胡行亂履。)擬議之間，長途萬里。(險。)是以龍樓迎瑞，紫殿籠烟。(寶香鳳燭煙雲合。)苔砌深闈，燭香人靜。(寂寂簾垂不露顏。)正當恁麼時，還許人喘息麼？(住氣，住氣。)若喘息之間，長途萬里。(只知盡法，不管無民。)

師云：汝州風穴延昭禪師，博學有才，機辨冠眾。初參鏡清道怤禪師，後嗣南院顒。機語頗多，不及備錄。這僧今問：如何是道？道之一字，固有多門。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莊子却云：道在屎溺。據二子恁麼道，是常邪？非常邪？若定奪得，許汝具一隻眼。直饒雙眼圓明，亦不出邪因無因二種外道，向我祖師門下更參三十年。故南泉道：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是知吾佛無上菩提之道，非同世之所說者也。若非親證履踐明白，終是口頭取辦，畫餅難充饑。爾不見長慶道：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所以風穴傍提玄化，迴互尊嚴，教伊五鳳樓前，瞻仰有分，奔湊無門。其僧果問：如何是道中人？林泉道：從來雖共住，到底不知名。風穴老漢推惡離己，恐犯當頭，指問隍城，使此問此答，不可以有意會，不可以無心知。水中擇乳，須是鵝王。投子拈云：然指道由人，行之在己。此真所謂車不橫推，理無曲斷。又道：問窮決悟，答以提宗。不是當人，徒勞進步。此豈非弄潮須是江吳客，別語還他漢地人。緊繫行纏牢著脚，不宜岐路漫因循。果云：向上一路，千聖不遊。擬議之間，喪身失命。故知擬心即差，舉步即錯。墮坑落塹，何怨乎哉。當可慘悚戢翼，仰德拳拳。遠瞻紫殿籠烟，佇視龍樓迎瑞。深闈禁幄，人靜香消。無敢優遊，

何容喘息。若喘息之間，長途萬里。但肯忘緣達聖道，無中有路隔塵埃。頌曰：

深宮禁殿隔重闈(九重深密處)，簾靜簷楹紫氣垂(不許外人知)。苔地不通朝請近(不可妄傳消息)，家人指路莫遲疑(應須子細，不必沉吟)。

師云：吾佛之道，妙密難明。六戶雖通，四臣拱手。得之則縱橫無礙，失之則觸途成滯。放行則瓦礫生光，把住則真金失色。況深宮禁殿，更隔重闈。視聽應難，履踐莫可。以喻聖人之道，非名言而可比擬者哉。而復簾靜簷楹，逾難親近。月沉院宇，誰敢親依。此道中人，何面目而可見，何姓名而可通。只可貴耳賤目，見面不如聞名。即俗明真，棄事方能就理。應須子細，詳審尋思。莫得因循，虛徒造次。此雖逆耳，終是忠言。誰嗔苔地不通，聖朝請近。綸音未降，丹詔恩遙。家人雖指玄關，識者罕逢明鑑。作家禪客，切忌遲疑。伶利衲僧，直須診細。出門雖入是非市，開眼好看仁義人。

第九十一則仰山插鍬

示眾，云：言中有響，非知音者難明；句裏呈機，唯具眼人可曉。休云父慈子逆，本非恩斷情忘。莫有閑點檢者麼？

舉仰山插鍬話(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

師云：仰山在溈山為直歲，作務歸，溈問：甚麼處來？仰云：田中來。溈云：田中多少人？仰插鍬叉手立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茆。仰抜鍬便行。林泉道：放去較危，收來太速。玄沙云：我若見，便與踏倒鍬子。林泉道：也是忍俊不禁。僧問鏡清：仰山插鍬，意旨如何？清曰：犬嗡赦書，諸侯避道。僧云：只如玄沙踏倒，意旨如何？清曰：不柰舡何，打破脣斗。林泉道：莫向言中取則，直須句外明宗。僧云：南山刈茆，意旨如何？清曰：李靖三兄，久經行陣。林泉道：且莫干戈相待。雲居錫云：且道鏡清下此一判，著那不著？林泉道：無孔鐵鎚，不勞下楔。溈山以本分家風明本分事，向汝十二時中動轉施為處，擬求本分，已早不本分了也。所以問：甚麼處來？云：田中來。溈山老漢豈不知他從田中來？著此一問，要知下落，故又問：田中多少人？若是杜撰禪和，拍盲衲子，便向數目裏走作，他便覿面相呈，盡情通報，便插下鍬子，叉手而立。此與答前三三、後三三，意趣是同是別？溈山為人為徹，殺人見血，而復勘當道：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茆。非止叱伊靜沉死水，而況恐他動落今時。中斯疾者，寧不以瞑眩之藥而與瘳歟？是他終是伶利衲僧，一撥便轉，便與踏倒鍬子，意欲纖塵不立，萬境消沉，曳

尾靈龜，轉加其迹。致使玄沙點檢，鏡清論量，雲居比校，投子掀揚，向此頌中，自知來意。頌曰：

溈山問處少知音(人不得貌想，海不得斗量)，插地酬時佛祖沉(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為觀自在)，踏倒玄沙傍不肯(見義不為無勇也)，免教蒼翠帶春深(懊惱闍黎齋後鐘)。

師云：洪鐘在架，任扣擊以成聲；明鏡當臺，儘媸妍而自露。故云：問在答處，答在問處。休云問答者稀，莫道知音者少。溈山屢用此機，勘辨諸方黃口衲子。山又云：夫道人之心，質直無偽，無背無面，無詐妄心，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即得。從上諸聖，只說濁邊過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亭，清淨無為，澹泞無礙，喚他作道人，亦名無事人。時有僧問：頓悟之人，更有修否？溈曰：若真悟得，本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可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始得。以要言之，則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直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仰山復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溈指燈籠曰：大好燈籠。仰曰：莫只這便是麼？溈曰：這箇是甚麼？仰曰：大好燈籠。溈曰：果然不見溈山仰山恁麼問答，何止田中一句，而少知音，插地酬時，逾難近傍。故玄沙老漢，放沒底誂，待與踏倒正意，恐墮功勳，及涉春意，作麼生得恰好去？是須記取南山語，鏤骨銘肌共報恩。

第九十二則法眼慧超

示眾云：搜遠不搜近，空費草鞋錢；宜假不宜真，枉償口業債。抄直打快處，誰能道得？

舉：僧問法眼：如何是佛(休分外)？眼云：汝是慧超(莫錯認)。

師云：金陵清涼院文益禪師，餘杭魯氏子，依新定智通全偉禪師落髮。弱齡稟具於越州開元，屬律匠希覺盛化于明州鄮山育王，師往預聽習，究其微旨。復傍探儒典，遊文雅之場，覺師目為我門之游夏也。師玄機一發，雜務俱捐，振錫南邁，抵福州參長慶，不大發明。後同紹修、法進三人欲出嶺，過地藏院，阻雪少憩。附爐次，藏問：此行何之？師曰：行脚去。藏曰：作麼生是行脚事？師曰：不知。藏曰：不知最親切。又同三人舉肇論，至天地與我同根處，藏曰：山河大地與上座自己是同是別？師曰：別。藏竪兩指，師

曰：同。藏又竪兩指，便起去。雪霽辭去，藏門送之，問曰：上座尋常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乃指庭下片石曰：且道此石在心內在心外？師曰：在心內。藏曰：行脚人著甚來由，安片石在心頭？師窘無以對，即放包依席下求決擇。近一月餘，日呈見解說道理。藏語之曰：佛法不恁麼。師曰：某甲詞窮理絕也。藏曰：若論佛法，一切見成。師於言下大悟，因議留止。進師等以江表叢林，欲期歷覽，命師同往。至臨川，州牧命主崇壽院，大唱佛祖不傳之道。問答機語，不及備錄。復遷金陵，三坐道場，朝夕演旨。時諸方叢林，咸遵風化。師一日與李王論道罷，同觀牡丹花。王命作偈，師即賦曰：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艷冶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王頓悟其意。自是中興大法，廣闡徽猷，隨根悟入者，不可勝紀。及示寂後，謚大法眼禪師，塔曰無相。這僧當時問：如何是佛，特似不離花下路。法眼答道：汝是慧超，恰如便見洞中天。雖是其間景致非常，若不具擇法眼，齋來恰似不齋來。要知見諦明白，須是一迴親到。頌曰：

巉嶮行時問路難(不是苦辛人不知)，有人相指北村南(慈悲之故，落草之談)。長安無限人來往(屈指從頭數莫真)，幾箇無鈴過得關(不有憑由，終成敗闕)。

師云：道無不在，行之由人。佛亦如然，明之在己。得之者，古路坦然平，縱橫無不是。失之者，巖崖多差道，左右盡成非。若不低情下意，審問緣由，怎不落草邏荒，懸崖顛墜？何必指東話西，將南作北？大抵長安大道，時人皆行，得到家山，萬中無一。誰不玲瓏辛苦，捨父逃逝？不識自珍，誰貪他寶？一旦妄情撲落，真智現前，一念迴光，便同本得。汝豈不聞雙林傅大士頌云：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只這語聲是。雖然如是，幾人伶伶利利得過此關？還省得也未？此時若不究根源，直待當來問彌勒。

第九十三則趙州勘婆

示眾云：姦不廝謾，壯不廝欺，莫騁僂儸，休說大口，總被林泉勘破，再敢有傍若無人者麼？

舉趙州勘婆話(好手手中還好手，紅心心裏射紅心)。

師云：有僧遊五臺，問一婆子曰：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僧便去。曰：好箇師僧，便恁麼去。後有僧舉似趙州，州曰：待我與勘過。明日州便去。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曰：驀直去。州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州歸院謂僧曰：臺山婆子，

我為汝勘破了也。玄覺徵云：前來僧也恁麼道，趙州去也恁麼道，甚麼處是勘破婆子處？林泉道：好箇師僧，便恁麼去。又云：非唯被趙州勘破，亦被這僧勘破。林泉道：更有收人在後頭。此話諸方商量者，多皆不出勝負常情。其實權衡在手的人，低也在他，高也在他。汝諸人等，大抵總被妄情繫綴，得失相謾，寵辱牽纏，名位羈絆。此生死之根本，輪轉之媒[□@((采-木+(工/山))*系)]。故古人興一言，立一法，令一切眾生，向直截穩當處，超生死此岸，達涅槃彼岸。以尋常家長裏短，你來我去，不濟要話，方便提携。假以得失，令離得失；假以勝負，令離勝負。此亦以楔出楔，以毒去毒之謂也。若也將虛作實，認影迷頭，恣意縱情，尋言逐句，非止於道遠矣，其實負我多焉。且休說婆子勘破這僧，趙州勘破婆子。你還知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總被林泉勘破處麼？一朝權在手，看取令行時。頌曰：

靈龜未兆無凶吉(寂然不動)，變動臨時在卜人(感而遂通)。路頭問破誰人委(趙州[妳-女+口])，王老東村努目嗔(干你甚事)。

師云：古人以鑽龜打瓦以應吉凶，殊不知心未萌時，禍福何在？仲尼有言：神龜能現夢於元君，而不能免余且之網；智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而不能免刳腸之患。如是，則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莊子云：宋元君夢人披髮，曰：予在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覺，占之，神龜也，漁者果有。余且網得白龜，其圓五尺，君欲活之，卜之，曰：殺龜以卜吉凶。其實變動亦由於人，而況此問此答、勘破不勘破？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把住放行，無非在己。雖則路頭問破，幾箇能知？箇裏機關，何人可曉？雖則東村王老努目微嗔，誰知西塢張翁點頭大許？莫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麼？復云：勘破了也。

第九十四則多子塔前

示眾云：有口應難說，無言心自知，不勞舌劒唇槍，唯許辭源性海。莫有於一尺水、一丈波處明得的麼？

舉：僧問興化：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合取狗口)？化云：一人傳虛，萬人傳實(舌頭在你口裏)。投子拈云：然諸佛不出世，亦無有涅盤(一言道斷，非去來今)。佛既如是，道亦如然(渾侖無縫罅)。是以從上諸聖，密證此地(唯人自肯乃方親)。所以然燈不付，正覺自成(匪從人得)。法既無傳，至今續焰(就中一點更分明)。法既無得，更復何談(低聲低聲)？罔測稱揚，虛談互說(言多傷行)。然到此地者，何必塔前相見(有甚面孔)？對眾拈花，截臂傳衣，方為道矣(認着依前還不是)。既不如是，因甚大庾嶺頭提不起(自是汝無力)？

師云：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所以道：聲前一句圓音美，物外三山片月輝。辟支論曰：王舍城有大長者，財物無量，生育男女各三十人。適往遊觀，到一林間，見人斫於大樹，枝柯條葉繁美茂盛，使多象挽，不能令出。次斫一小樹，無諸枝柯，一人獨挽，都無滯礙。見是事已，即說偈言：我見伐大樹，枝葉極繁盛，稠林相鉤挂，無由可得出。世間亦如是，男女諸眷屬，愛憎縛繫心，於生死稠林，自然得解脫。即於彼得辟支佛，以至現通入滅。時諸眷屬為造塔廟，時人因號多子塔。此世尊拈花，以青蓮目顧視迦葉處也。投子道：諸佛不出世，亦無有涅盤。本花嚴經？出現品之半偈也。佛既如是，法亦如然，不言可曉，何必重宣？金剛般若云：如來於然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佛於然燈佛所，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此然燈不付正覺自成之本意也。若知無傳之傳、不說之說，自然續焰聯芳，代代不絕，何待塔前相見，對眾拈花？可祖斷臂。盧祖傳衣，當密受時，有道明者，與數十人躡迹而追。至大庾嶺，明最先見祖，乃置衣於磐石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任君將去。明舉之，如山不動。還達此理麼？早知今日成閑管，悔不當時用好心。若非投子，難知底蘊。頌曰：

於道無所證(不飡一粒米)，方通萬法路(終日飽齁齁)。或明或暗行(撞天撞地)，不慎亦不護(無繫無拘)。月來松色寒(亘古如然)，雲去青山露(可知理也)。今古天台橋(駕險乘虛)，幾人能得度(任誰可過)？

師云：有修有證，優遊於建化玄門；無證無修，潛縮於實際理地。若不強生節目，自然不墮常途。坐臥經行，莫非玄路。萬法從茲顯現，千差由是諧同。遇明則古鏡徒輝，當暗則玄珠匿耀。具眼禪流，不勞慎護；知心衲子，自解參詳。直待巖生皎月，壑納孤雲，杉松聳翠耐霜寒，泉石分流淹晚景。風挨雲去，露突屼之青山；月伴人歸，栖嵯峨之翠嶠。從今自古，自古從今，天台橋雖播其名，人世客幾能得度？休尋意路，盡思度量；莫被玄關，因循鎖住。本為汝卸却炙脂帽子，慎勿強穿鶻臭布衫。此之所謂將心用心，轉見病深。作麼生得頭輕眼明去？若能識盡情忘，賭取一服見效。

第九十五則大陽玄旨

示眾云：隨言定旨，當可斟量；逐語分宗，休教蹉過。莫有精細伶利解問者麼？

舉：僧問大陽堅和尚：如何是玄旨？(但看垂手處，不索別尋思。)堅云：壁上挂錢財。(鬼家活計)

師云：郢州太陽山慧堅禪師，初依靈泉仁禪師，入室次，泉問：甚麼處來？師曰：僧堂裏來。泉曰：為甚麼不築著露柱？師於言下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壁上挂錢財。無盡居士頌曰：玄旨分明示學人，錢財壁上挂金銀。連珠六貼三千貫，不濟飢寒不濟貧。林泉道：孰信路傍神廟裏？從來宜假不宜真。這僧問處，索隱鉤深；大陽答時，將無做有。此之所謂神無方，易無體，顯諸仁，藏諸用，休尋魚兔，強守筌罣。所以道：休於言上覓，莫向句中求。其實玄旨端的幽微，會得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不見僧問安州白兆志圓禪師：如何是妙覺？曰：若是皂角，分付浴頭。云：學人不問這箇。曰：你問甚麼？云：如何是妙覺？曰：若是妙藥，見示一服。僧又問：如何是萬行？曰：今年桃李也無，說甚麼爛杏？怡山暹云：上士見金如土，下士見土如金。作家宗師，天然有在，可謂截瓊枝寸寸是寶，折栴檀片片皆香。若是影響之流，將謂調戲。何也？從前心膽向人傾，相識由如不相識。咄！林泉道：怡山暹老子，指示更分明。只如白兆、大陽答處，是同是別？投子頌中，試聽分析。頌曰：

輕輕人問玄中旨(莫錯商量)，便吐肝腸說與他(心直口快)。木人暗皺雙眉處(不勞顰蹙)，石女多言爭奈何(切忌喃喃)。

師云：先覺覺後，常興利物之心；自利利他，屢啟抜生之念。所以雲興百問，瓶瀉千酬，非獨於今淺情而已。石頭曰：乘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藥山曰：更須自看，不得絕却語言。我今為汝說這箇語，顯無語底。長慶曰：二十八代祖師皆說傳心，且不說傳語，且道心作麼生傳？若也無言，啟蒙何名達者？雲門曰：此事若在言語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說？因甚麼道教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得，只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佛呵，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是，若是得底人，道火何曾燒著口？覺範曰：衲子於此徹去，方知諸佛無法可說，而證言說法身。如何是言說法身？自答曰：斷頭舡子下楊州。林泉道：深談實相，善說法要。若據恁麼比證，將來壁上錢財有價例沒價例。還知麼？將來鬼市沒人買，有箇波斯笑點頭。莫錯認

第九十六則德山上堂

示眾云：無說無言，難愜維摩本意；有鞭有影，用除慶喜疑心。只為當局者迷，故惹傍觀者哂。具眼禪和還有辨得的麼？

舉：德山和尚上堂云：及盡去也，直得三世諸佛口挂壁上(欲隱彌露)，猶有一人呵呵大笑(點檢將來，不可放過)。若識此人，參學事畢

(自來無眼孔，那有閑工夫)。投子拈云：雖然如是，德山大似藏盡楚天月，猶存漢地星(收得安南，又憂塞北)。

師云：靈龜雖曳尾，拂跡轉成痕。可笑區區者，無門為法門。正當此際，外不隨應，內不居空，方有少分相應。所以雲門道：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為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墮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放過即不可，子細點檢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論至於此，豈免那人呵呵大笑？林泉道：問你諸人笑箇甚麼？只知荊玉異，那辨楚王心？若識此人，參學事畢。林泉道：有甚面孔與伊相見？投子拈道：藏盡楚天月，猶存漢地星。若是伶利衲僧，於此一十字內，便見投子分星擘兩，別是知非底手段。子細參詳，不宜造次。頌曰：

雙盲入暗路崎嶇(牢看脚下)，日落栖蘆暫得甦(欺君不得)。爭似石人眠半夜(都在南柯一夢中)，免教舜讓守休居(坐著即不可)。須知花綻非干木(別是一般春)，無脚行時早觸途(心萌口應三千里)。昨朝風起長安道(撲頭撲面是紅塵)，元是崑崙進國圖(不因師指示，幾乎錯商量)。

師云：雲暗不知天早晚，雪深難辨路高低。正中妙叶誰能曉，萬水千山徒自迷。何止雙盲入暗，石徑崎嶇；六戶當明，情塵汩沒。不甘日落，撥棹棲蘆；偶爾烟收，夢魂甦息。何如木女發錦機而獨閱三更，爭似石人推桂枕而孤眠半夜。擬待灑灑落落，焉知半半和和。直饒及盡今時，未免口挂壁上。不如通今會古，見賢思齊。舜以天下讓于單卷，卷曰：予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勤勞；秋收斂，形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單卷姓單名卷，但能心地平穩，意根牢實，何慮覺花而煩木葉者哉？雖不動步而周遍十方，奈因狂念而已經三際。不必長安道上，漫逐風塵；進國圖中，崐崘說夢。未審此時合作麼生話會？師高聲唱云：莫寐語。

第九十七則投子月圓

示眾云：半暗半明，雲匣未全藏玉鏡；乍升乍降，海門恰欲泛金波。當此之際，莫有離識情絕意路會得的衲僧麼？

舉：僧問投子：月未圓時如何？(曲鉤由不似。)子云：吞却三箇四箇。(切忌咬嚼。)僧云：圓後如何？(明鏡轉差殊。)子云：吐却七箇八箇。(不勞筭數。)投子拈云：大眾！投子恁麼道，諸人作麼生商量？(自古詩人多詠月，不言如鏡便如鉤。)若也道得，寂住峰前，煙雲

蓋地；(非特呈瑞呈祥。)曹溪路上，日月同輪。(還解輝天鑒地。)若也不會，山僧有頌。(願聞佳作。)

師云：文殊但一月真，中間自無是月非月。這僧可惜向雲巖掃箒上尋、龍樹座榻邊覓，其實圓之與缺、晦之與明，皆汝妄情自生分別，你幾曾於圓陀陀剔圌圞處見那一段靈光？既問投子老漢，不免教沒巴鼻上任伊撈摸、沒奈何中儘他奈何，本非心倖相謾，端的慈悲太甚。若向吞吐處咬嚼，枉乾嚥唾。其或品藻，更別商量，一任雲煙蓋地，從教日月同輪，爭免為伊分明頌出？頌曰：

圓缺曾伸問老翁(不惜唇皮)，石龜嘴子引清風(拿空應空)。昨朝木馬潭中過(不得拖泥帶水)，踏出金烏半夜紅(莫便眼花)。

師舉石室善道禪師與仰山翫月次，仰問月：尖時圓相甚麼處去？圓時尖相又甚麼處去？室云：尖時圓相隱，圓時尖相在。雲巖云：尖時圓相在，圓時尖相無。道吾云：尖時亦不尖，圓時亦不圓。故駱賓王詩云：既能圓似鏡，何用曲如鈎？這一隊老凍膿，評論圓缺，更不小可。有的道：從偏入正，攝正歸偏。有的道：事不礙理，理不礙事。有的道：理事混融，正偏兼帶。直饒似鏡如鈎，也是妄生比並。爭如道：月落潭空夜色重，雲收山廋秋容多。論至理極忘情，謂處殃及。石龜嘴子，漫引清風。木馬奔馳，空踏碧浪。直得金烏東出，玉兔西沉。日午打三更，天明方半夜。慎勿以世間語言詩思文學，恣縱妄情，流落生死。故楞嚴經云：但有語言，俱無實義。又涅盤經云：吾四十九年說法，未嘗道一字。所據三乘十二分教，皆是止啼黃葉。咦！若知無說說，何必口喃喃？

第九十八則芭蕉拄杖

示眾云：越凡情，絕朕迹，不應認影迷頭；超聖解，離言詮，切忌黏牙著齒。脫灑伶利處，試請辨看。

舉：芭蕉和尚示眾云：你若有拄杖子，我即與汝拄杖子(他本不曾添)；你若無拄杖子，我即奪汝拄杖子(他亦不曾減)。投子拈云：人無遠見，必有近憂(若非師指示，險不惹灾殃)。

師云：見有不有，拿空應空。電光石火，水月松風。若也恁麼會去，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將欲與之，必姑奪之。其實與奪總不干，他亦聊以止啼。黃葉說，說鶻禪。有底道：仁義先於貧處斷，世情偏向有錢家。鶻頰沒交涉，早自關甚事？雲門上堂，拈拄杖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折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衲僧家見拄杖便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便坐。林泉道：拈來無不是，用處莫生疑。又曰：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箇是自己？乃曰：遇賤即貴。僧曰：乞師指示。師拍手一下，拈拄杖曰：接取

拄杖子。僧接得，拗作兩截。師曰：直饒恁麼，也好與三十棒。林泉道：賒三不如現二。雲門如此指示，且道與芭蕉用處是同是別？即了，鼇上看時痒要悟。德山臨濟禪頌曰：

有無今古兩重關(公驗明白，不勞勘辨)，正眼禪人過者難(莫便等閑看)。欲通大道長安路(但行好事)，莫聽崑崙敘往還(莫問前程)。

師云：自無始來，漂沉生死，非止有無，徒煩今古。被榮枯使作，困[跳-兆+孛]跳之心猿；令得失牽纏，伐奔馳之意馬。既同桎梏，何異樊籠？無暇自由，總被他累。此皆情關固閉，識鎖難開，何啻兩重而已哉？伶利禪和雖具正眼，擬議之間，撞頭磕額。不見道：明眼人前有三尺黑。信不誣矣。以喻長安大道縱橫得妙，左右逢原，未南回者，觸途成滯，直得登崑崙之丘，涉赤水之際，東望旋歸，方至寶所。莫有就路還家者麼？遂橫拄杖云：看時雖有節，用處本無心。

第九十九則浮山繡毬

示眾，云：燈燈續焰，耀古騰今；葉葉聯芳，遮天映日。擬要知根達蒂，唯除見性識心。欲審端由，應須窮究。有道得的麼？

舉：僧問浮山和尚：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不是知音人不知。)山云：八十翁翁輥綉毬。(定知難摸索，不必漫針錐。)僧云：恁麼則一句迥然開祖胄，三玄戈甲振叢林。(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山云：李陵元是漢朝臣。(重重相為處，且忌錯商量。)投子，拈云：水深魚穩，葉落巢踈。(若非親說破，強不漫追求。)

師云：舒州浮山圓鑑法遠禪師，鄭州人也。依三交嵩和尚出家，幼為沙彌，見僧入室請問趙州庭栢因緣，嵩詰其僧，師傍有省。受具後，謁汾陽、葉縣，皆蒙印可。嘗與達觀潁、薛大頭七八輩遊蜀，幾遭橫逆，師以智脫之。眾以師曉吏事，故號遠錄公。因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八十翁翁輥綉毬。僧云：恁麼則一句迥然開祖胄，三玄戈甲振叢林。師曰：李陵元是漢朝臣。三玄者，句中玄、體中玄、玄中玄。李陵乃廣之孫，少為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遜下士，甚得名譽。武帝以為有廣之風，天漢二年拜騎都尉。浮山雖恁舉來，意不在言，妙在體處。故投子拈以水深葉落、魚穩巢踈之語，使學者於非言之言、無語之語中，不從耳聽、眼裏聞聲。還曉會得麼？清音無間斷，歷劫響泠泠。頌曰：

月裏無根草(不從栽種得)，山前枯木花(遍界發清香)，鴈迴沙塞後(風冷霜寒)，砧杵落誰家(徒勞採聽)？

師云：言言見諦言非有，句句超宗句本無。恁麼會得，心月孤圓，情懷灑落。莫笑無根之語，全同無味之談。勦絕妄情，祛除意路。

平生死深坑，疊涅盤覺岸。非同春色，空媚皇州。豈戀風光，漫遊閬苑。靈泉問踈山云：枯木花開，始與他合。是這邊句？是那邊句？山曰：是這邊句。泉云：如何是那邊句？曰：石牛吐出三春霧，靈雀不栖無影林。林泉道：無中能唱出，幾箇是知音？直待鴈迴沙塞，鶴立巖松，色見聲求，無非是妄。擬聽隣砧搗月，寒杵驚雲，任是誰家，枉生愁思。當此之時，如何料理？休因三寸舌，縈損九迴腸。

第百則浮山骨堆

示眾云：龐老機關難謾靈照，就虎添斑不妨緊俏，莫有不限東西點頭會意的衲僧麼？

舉：僧問浮山：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雲騰致雨，露結為霜。)山云：平地起骨堆。(不必分高下，徒勞論短長。)

師云：佛祖的意，豈限東西？少室單傳，枉分南北。僧問雲門：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門曰：山河大地。云：向上更有事也無？曰：有。云：如何是向上事？曰：釋迦老子在西天，文殊菩薩居東土。林泉道：雲門恁麼酬對，是限東西，不限東西？雲門答話，愛用此機。本欲離情識，轉惹情識。鳳縈金網，趁霄漢以何期？正謂此也。又僧問靈樹：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樹默然。遷化後，門人立行狀碑，欲入此語，問雲門曰：先師默然處如何上碑？門對曰：師上堂云：佛法也大煞有，只是舌頭短。良久，曰：長也。林泉道：徒勞卜度。至於浮山道：平地起骨堆。他雖恁麼祇對，莫便做無事生事般會？有四種料揀：有語中無語，無語中有語，有語中有語，無語中無語。久參上士，舉著便知。林泉雖是強生節目，本欲截斷葛藤，打破窠窟，以楔出楔，以毒去毒，關空鎖夢如相委，鏤骨銘心可報恩。投子頌處，莫作境會。頌曰：

嫩草踈斜徑(驀直會取)，山泉帶碧流(灘下接取)。文曾要渭水(千載誰人不贊揚)，列士恥莊周(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師云：解語非干舌，能言不是聲，但容忘聖解，自不惹凡情。雖則春生嫩草，曉綻名花，處處踈通，頭頭顯露。紅衢紫陌，任斜曲以堪遊；綠樹黃鶯，儘依俙而可聽。非從眼見，豈在耳聞？六一俱忘，誰能會得？可愛山泉漱玉，石澗鏗金，帶碧色流至巖前，混素影分來月下。西伯將出獵，卜之，曰：非熊非羆，非虎非彪，覇王之輔。果獲呂 尚於渭水之陽。與語，大悅，曰：吾先君太公嘗云：當有聖人適周。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太公望。遂要歸，以尊為太公。要，於宵切。昔趙文王喜劒，劒士夾門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

悝患之，奉千金賜莊子，上說。莊子陳三劒，曰：有天子劒，有諸侯劒，有庶人劒。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劒，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劒事以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劒士皆服斃其處。見莊子說劒篇。悝，苦回切。然借事顯理，理固皆然；即俗明真，真不掩偽。幸不以世說玉石無分，金鍮不辨，老宿每以第一義諦指示於人，故假以牽合附會之說，發揚空劫前時一段大事。且道即今還會得也未？莫於平地骨堆上，徒費功夫散漫尋。

林泉老人評唱投子青和尚頌古空谷集卷六(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